

老舍作品

# 小坡的生日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
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# 小坡的生日

老舍 著



老舍一九二一年于济南

中國字難認，更難寫，不設法改，  
牠教育便永不易發展。

不過這是後話，暫且不言，且說

會中國字也有些好處，查此筆  
便另，有過以工細筆大不相同，鋼  
筆隨便過，是筆法已經的出，當  
改字作的時候，要用毛筆，慢，它  
同心，於是氣靜思熟，如平泉道  
派，不識不曉，筆石手，但在口紙  
亦要過，素願，若能再內，先一  
二頁，實創作妙境，若仍舊紅文  
章，似作詩醫治決了！

在抗戰期間，這可說不列

免卷六五 四

未完 君子可畏

讀書中

## 一 小坡和妹妹

哥哥是父亲在大坡开国货店时生的，所以叫作大坡。小坡自己呢，是父亲的铺子移到小坡后生的；他这个名字，虽没有哥哥的那个那么大方好听，可是一样有来历，不发生什么疑问。

可是，生妹妹的时候，国货店仍然是开在小坡，为什么她不也叫小坡？或是小小坡？或是二小坡等等？而偏偏的叫作仙坡呢？每逢叫妹妹的时候，便有点疑惑不清楚。据小坡在家庭与在学校左右邻近旅行的经验，和从各方面的探听，新加坡的街道确是没有叫仙坡的。你说这可怎么办！

这个问题和“妹妹为什么一定是姑娘”一样的不能明白。哥哥为什么不是姑娘？妹妹为什么一定叫仙坡，而不叫小小坡或是二小坡等等？简直的别想，哎！一想便糊涂得要命！

妈妈这样说：大坡是在那儿生的，小坡和仙坡又是在那儿生的，这已经够糊涂半天的了；有时候妈妈还这么说：哥哥是由大坡的水沟里捡了来的，他自己

是从小坡的电线杆子旁边拾来的，妹妹呢，是由香蕉树叶里抱来的。好啦，香蕉树叶和仙坡两字的关系又在那里？况且“生的”和“捡来的”又是一回事，还是两回事？“妈妈，妈妈，好糊涂！”一点儿也不错。

也只好糊涂着吧！问父亲去？别！父亲是天底下地上头最不好惹的人：他问你点儿什么，你要是摇头说不上来，登时便有挨耳瓜子的危险。可是你问他的时候，也猜不透他是知道，故意不说呢；还是他真不知道，他总是板着脸说：“少问！”“缝上他的嘴！”你看，缝上嘴不能唱歌还是小事，还怎么吃香蕉了呢！

问哥哥吧？呸！谁那么有心有肠的去问哥哥呢！他把那些带画儿的书本全藏起去不给咱看，一想起哥哥来便有点发恨！“你等着！”小坡自己叨唠着：“等我长大发了财，一买就买两角钱的书，一大堆，全是带画儿的！把画儿撕下来，都贴在脊梁上，给大家看！哼！”

问妹妹吧？唉！问了好几次啦，她老是摇晃着两条大黑辫子，一边儿跑一边娇声细气的喊：“妈妈！妈妈！二哥又问我为什么叫仙坡呢！”于是妈妈把妹子留下，不叫再和他一块儿玩耍。这种惩罚是小坡最怕的，因为父亲爱仙坡，母亲哥哥也都爱她，小坡老想他自己比父母哥哥全多爱着妹妹一点才痛快；天下那儿有不爱妹妹的二哥呢！

“昨儿晚上，谁给妹妹一对油汪汪的槟榔子儿？是咱小坡不是！”小坡搬着胖脚指头一一的数：“前儿下雨，谁把妹妹从街上背回来的？咱，小坡呀！不叫我和她玩？哼！那天吃饭的时候，谁和妹妹斗气拌嘴来着？咱，……”想到这里，他把脚指头拨回去一个，作为根本没有这么一大回事；用脚指头算账有这么点好处，不好意思算的事儿，可以随便把脚指头拨回一个去。

还是问母亲好，虽然她的话是一天一变，可是多么好听呢。把母亲问急了，她翻了翻世界上顶和善顶好看的那对眼珠，说：

“妹妹叫仙坡，因为她是半夜里一个白胡子老仙送来的。”

小坡听了，觉得这个回答倒怪有意思的。于是他指着桌儿底下摆着的那几个柚子说：

“妈！昨儿晚上，我也看见那个白胡子老仙了。他对我说：小坡，给你这几个柚子。说完，把柚子放在桌儿底下就走了。”

妈妈没法子，只好打开一个柚子给大家吃；以后再也不提白胡子老仙了。妹妹为什么叫仙坡，到底还是不能解决。

大坡上学为是念书讨父母的喜欢。小坡也上学——专为逃学。设若假装头疼，躺在家里，母亲是一

会儿一来看。既不得畅意玩耍，母亲一来，还得假装着哼哼。“哼哼”本来是多么可笑的事。哼，哼哼，噗哧的一声笑出来了。叫母亲看出破绽来也还没有多大关系，就是叫她打两下儿也疼不到那里去。不过妈妈有个小毛病：什么事都去告诉父亲，父亲一回来，她便嘀嘀咕咕，嘀嘀咕咕，把针尖大小的事儿也告诉给他。世上谁也好惹，就是别得罪父亲。那天他亲眼看见的：父亲板着脸，郑重其事的打了国货店看门的老印度两个很响的耳瓜子。看门的印度，在小坡眼中，是个“伟人”。“伟人”还要挨父亲两个耳光，那末，小坡的装病不上学要是传到他老人家耳朵里去，至少还不挨上四个或八个耳瓜子之多！况且父亲手指上有两个金戒指，打在脑袋上，啷！要不起个橄榄大小的青包才怪！还是和哥哥一同上学好。到学校里，乘着先生打盹儿要睡，或是爬在桌上改卷子的时候，人不知鬼不觉的溜出去。在街上，或海岸上，玩耍够了，再偷偷的溜回来，和哥哥一块儿回家去吃饭。反正和哥哥不同班，他无从知道。哥哥要是不知道，母亲就无从知道。母亲不知道，父亲也就无从晓得。家里的人们很象一座小塔儿，一层管着一层。自要把最底下那层弥缝好了，最高的那一层便傻瓜似的什么也不知道。想想！父亲坐在宝塔尖儿上象个大傻子，多么可笑！

这样看来，逃学并不是有多大危险的事儿。倒是妹妹不好防备：她专会听风儿，钻缝儿的套小坡的话，然后去报告母亲。可是妹妹好说话儿，他一说走了嘴的时候，便忙把由街上捡来的破马掌，或是由教堂里拾来的粉笔头儿给她。她便葶藶着小嘴，一声也不出了。

而且这样贿赂惯了，就是他直着告诉妹妹他又逃了学，妹妹也不信。

“仙！我捡来一个顶好，顶好看的小玻璃瓶儿！”

“那儿呢？二哥，给我吧！”

小玻璃瓶儿换了手。

“仙！我又逃了学！”

“你没有，二哥！去捡小瓶儿，怎能又逃学呢？”

到底是妹妹可爱，看她的思想多么高超！于是他把逃学的经验有枝添叶的告诉她一番，她也始终不跟妈妈学说。

“只要你爱你的妹妹，逃学是没有危险的！”小坡时常这样劝告他的学友。

小坡有两个志愿，只有他的妹妹知道：当看门的印度，（新加坡的大一点的铺户，都有印度人看门守夜。）和当马来巡警。

据小坡看：看门守夜的印度有多么尊严好看！头上裹着大白布包头，下面一张黑红的大脸，挂满长长

的胡子，高鼻子，深眼睛，看着真是又体面又有福气。大白汗衫，上面有好几个口袋儿，全装着，据小坡猜，花生米，煮豌豆，小槟榔，或者还有两块鸡蛋糕。那条大花布裙子更好看了，花红柳绿的裹着带毛的大黑腿，下面光着两只黑而亮的大脚鸭儿。一天到晚，不用操心做事，只在门前坐着看热闹，所闲得不了啦，才细细的串脚鸭缝儿玩。天仙宫的菩萨虽然也很体面漂亮，可是菩萨没有这种串脚鸭缝的自由。关老爷两旁侍立的黑白二将，黑的太黑，白的又太白，都不如看门的印度这样威而不猛，黑得适可而止。（这自然不是小坡的话，不过他的意思是如此罢了。）

况且晚上就在门前睡觉，不用进屋里去，也用不着到时候就非睡去不可。门前一躺，看着街上的热闹，听着铺户里的留声机，妈妈也不来催促。（老印度有妈妈没有，还是个问题。设若没有，那末老印度未免太可怜了；设若有呢，印度妈妈应该有多么高的身量呢？）困了呢，说睡就睡，也不用等着妹妹，——小坡每天晚上等着妹妹睡了，替她放好蚊帐，盖好花毯，他自己才敢去睡。不然，他老怕红眼儿虎，专会欺侮小姑娘们的红眼儿虎，把妹妹叼了去；把蚊帐放好，红眼儿虎就进不去了。

“仙！赶明儿你长大开铺子的时候，叫我给你看门。你看我是多么高大，多么好看的印度！”

“我是个大姑娘，姑娘不开铺子！”妹妹想了半天这样说。

“你不会变吗？仙！你要是爱变成男人呀，天天早晨吃过稀饭的时候，到花园里对椰子树说：仙要变男人啦！这样，你慢慢的就变成父亲那么高的一个人。可是，仙！你别也变成印度；我是印度，你再变成印度，咱们谁给谁看门呢！”

“就是变成男人，我也不开铺子！”

“你要干什么呢？仙！啊，你去赶牛车？”

“呸！你才赶牛车呢！”仙坡用小手指头顶住笑涡，想了半天：“我长大了哇，我去，我去作官！”

小坡把嘴搁在妹妹耳朵旁边，低声的嘀咕：“仙！作官和作买卖是一回事。那天你没听见父亲说吗：他在中国的时候，花了一大堆钱买了一个官。后来把那一堆钱都赔了，所以才来开国货店。”

“呕！”仙坡一点也不明白，假装明白了二哥的话。

“仙！父亲说啦，作买卖比作官赚的钱多。赶明儿哥哥也去开铺子，妈妈也去开铺子。可是我就爱给‘你’看门。仙，你看，我是多么有威风的印度！”小坡说着，直往高处拔脖子，立刻觉得身量高出一大块来，或者比真印度还高着一点了。

仙坡看着二哥，确是个高大的印度，但是不知为

什么心中有点不顺，终于说：“偏不爱开铺子吗！”

小坡知道：再叫妹妹开铺子，她可就要哭了。

“好啦，仙！你不用开铺子啦，我也不当印度了。我去当马来巡警好不好？”

妹妹点了点头。

马来巡警背上打着一块窄长的藤牌，牌的两端在肩外出着，每头有一尺多长。他站定了的时候，颇似个十字架。他脸朝南的时候，南来北往的牛车，马车，电车，汽车，人力车，便全咯噔一下子站住；往东西走的车辆忽啦一群全跑过去。他忽然一转身，脸朝东了，东来西往的车便全停住，往南北的车都跑过去。这是多么有势力威风，趣味！假如小坡当了巡警，背上那块长藤牌，忽然面朝南，忽然脸向东，叫各式各样的车随着他停的停，跑的跑，够多么有趣好玩！或者一高兴，在马路当中打开捻捻转儿，叫四面的车全撞在一块儿，岂不更加热闹！

妹妹也赞成这个意思，可是：

“二哥！车要是都撞在一处，车里坐的人们岂不是也要碰坏了吗？”

小坡向来尊重妹妹的意见，况且他原是软心肠的小孩，没有叫坐车的老头儿，老太太，大姑娘们把耳朵鼻子都碰破的意思。他说：

“仙！我有主意了：我要打嘀溜转的时候，先喊

一声：我要转了！车上的人快都跳下来！这么着，不是光撞车，碰不着人了吗？”

妹妹觉得这真好玩，并且告诉他：“二哥！等你当巡警的时候，我一定到街上看热闹去。”

小坡谢了谢妹妹肯这样赏脸，并且嘱咐她：

“可是，仙！你要站得离我远一些，别叫车碰着你！”

小坡是真爱妹妹的！

## 二 种族问题

小坡弄不清楚：他到底是福建人，是广东人，是印度人，是马来人，是白种人，还是日本人。在最近，他从上列的人种表中把日本人勾抹了去，因为近来新加坡人人喊着打倒日本，抵制仇货；父亲——因为开着国货店——喊得特别厉害，一提起日本来，他的脖子便气得比蛤蟆的还粗。小坡心中纳闷，为什么日本人这样讨人嫌，不要鼻子。有一天偶然在哥哥的地理书中发现了一张日本图，看了半天，他开始也有点不喜欢日本，因为日本国形，不三不四恰象个“歪脖横狼”的破炸油条，油条炸成这个模样，还成其为油条？一国的形势居然象这样不起眼的油条，其惹人们讨厌是毫不足怪的；于是小坡也恨上了日本！

可是这并不减少他到底是那国人的疑惑。

他有一件宝贝，没有人知道——连母亲和妹妹也算在内——他从那儿得来的。这件宝贝是一条四尺来长，五寸见宽的破边，多孔，褪色，抽抽疤疤的红绸子。这件宝贝自从落在他的手里，没有一分钟离

开过他。就是有一回，把它忘在学校里了。他已经回了家，又赶紧马不停蹄的跑回去。学校已经关上了大门，他央告看门的印度把门开开。印度不肯那么办，小坡就坐在门口扯着脖子喊，一直的把庶务员和住校的先生们全嚷出来。先生们把门开开，他便箭头儿似的跑到讲堂，从石板底下掏出他的宝贝。匆忙着落了俩点泪，把石板也摔在地上，然后三步两步跑出来，就手儿踢了老印度一脚；一气儿跑回家，把宝贝围在腰间，过了一会儿，他告诉妹妹，他很后悔踢了老印度一脚。晚饭后父亲给他们买了些落花生，小坡把瘪的，小的，有虫儿的，都留起来；第二天拿到学校给老印度，作为赔罪道歉。老印度看了看那些奇形怪状的花生，不但没收，反给了小坡半个比醋还酸的绿橘子。

这件宝贝的用处可大多多了：往头上一裹，裹成上尖下圆，脑后还搭拉着一块儿，他便是印度了。登时脸上也黑了许多，胸口上也长出一片毛儿，说话的时候，头儿微微的摇摆，真有印度人的妩媚劲儿。走路的时候，腿也长出一块来，一挺一挺的象个细瘦的黑鹭鸶。嘴唇儿也发干，时常用手指沾水去湿润一回。

把这件宝贝从头上撤下来，往腰中一围，当作裙子，小坡便是马来人啦。嘴唇撅撅着，蹲在地上，用

手抓着理想中的咖喇饭往嘴中送。吃完饭，把母亲的胭脂偷来一小块，把牙和嘴唇全抹红了，作为是吃槟榔的结果；还一劲儿呶呶的往地上唾，唾出来的要是不十分红，就特别的用胭脂在地上抹一抹。唾好了，把妹妹找了来，指着地上的红液说：

“仙！这是马来人家。来，你当男人，你打鼓，我跳舞。”

于是妹妹把空香烟筒儿拿来敲着，小坡光着胖脚，胳膊“软中硬”的伸着，腰儿左右轻扭，跳起活儿来。跳完了，两个蹲在一处，又抓食一回理想的咖喇饭，这回还有两条理想的小干鱼，吃得非常辛辣而痛快。

小坡把宝贝从腰中解下来，请妹妹帮着，费五牛二虎的力气，把妹妹的几个最宝贵的破针全利用上，作成一个小圆盔，戴在头上。然后搬来两张小凳，小坡盘腿坐上一张，那一张摆上些零七八碎的，作为是阿拉伯的买卖人。

“仙，你当买东西的老太婆。记住了，别一买就买成，样样东西都是打价钱的。”

于是仙坡弯着点儿腰，嘴唇往里瘪着些，提着哥哥的书包当篮子，来买东西。她把小凳上的零碎儿一样一样的拿起来瞧，有的在手中颠一颠，有的搁在鼻子上闻一闻，始终不说买那一件。小坡一手摺在膝

上，一手搬着脚后跟，眼看着天花板，好似满不在乎。仙坡一声不出的扭头走开，小坡把手抬起来，手指捏成佛手的样儿，叫仙坡回来。她又把东西全摸了一个过儿，然后拿起一支破铁盒，在手心里颠弄着。小坡说了价钱，仙坡放下铁盒就走。小坡由凳上跳下来，端着肩膀，指如佛手在空中摇画，逼她还个价钱。仙坡只是摇头，小坡不住的端肩膀儿。他拿起铁盒用布擦了擦，然后跑到窗前光明的地方，把铁盒高举，细细的赏玩，似乎决不愿意割舍的样子。仙坡跟过来，很迟疑的还了价钱；小坡的眼珠似乎要弩出来，把铁盒藏在腋下，表示给多少钱也不卖的神气。仙坡又弯着腰走了，他又喊着让价儿。……仙坡的腰酸了，只好挺起来；小坡的嘴也说干了，直起白沫；于是这出阿拉伯的扮演无结果的告一结束。

至于什么样儿的是广东人，和什么样儿的是福建人，上海人，小坡是没有充分的知识的。可是他有很好的解决办法：人家都说，父亲是广东人，那末，自然广东人都应和父亲差不多了。至于福建人呢，小坡最熟识的是父亲的国货店隔壁信和洋货庄的林老板。父亲对林老板感情的坏恶，差不多等于他恨日本人，每谈到林老板的时候，父亲总是咬着牙说：他们福建人！不懂得爱国。据小坡看呢，不但林老板是胖胖大大的可爱，就是他铺中的洋货也比父亲的货物

漂亮花俏的多。就拿洋娃娃说吧，不但他自己，连妹妹也是这样主张：假如她出嫁的时候，一定到林老板那里买两个眼珠会转的洋娃娃，带到婆家去。

好在卖洋货和林老板是否可恶的问题，小坡也不深究；他只认定了穿著打扮象林老板的全是福建人。第一，林老板嘴中只有一个金牙，不象父亲和父亲的朋友们都是满嘴黄橙橙的。小坡自然不知道牙是可以安上去的，他总以为福建人是生下来就比广东人少着几个金牙的。第二，林老板的服装态度都非常文雅可爱，嘴里也不象父亲老叼着挺长挺粗的吕宋烟，说话也不象父亲那样理直气壮的卖嚷嚷。他有一回还看见林老板穿起夏布大衫，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褂子居然可以长过膝的。每逢他装福建人的时候，他便把那块红绸宝贝直披在背后当作长袍，然后找一点黄纸贴在犬牙上，当作林老板的唯一的金牙。

母亲说：“凡是不会说广东，福建话，而规规矩矩穿着洋服的都是上海人。”于是小坡装上海人的时候，必要穿好了衣裳，还要和妹妹临时造一种新言语代表上海话。这种话他们随时造随时忘，可是也有几个字是永远不变动的，如管“香烟”叫“狗耳朵”，把“香蕉”叫“老鼠”等等。

外国洋鬼子是容易看出来的，他们的脸色，鼻子，头发，眼珠，都有显然的特色。可是他们的言语

和上海人的一样不好懂，或者洋鬼子全是由上海来的？哥哥现在学鬼子话了；学校新来的一位上海先生教他们国语；而哥哥学的鬼子话又似乎和上海人的国语不是一个味儿，这个事儿又透着有点糊涂！在新加坡的人们都喜光着脚，唯独洋鬼子们总是穿着袜子，而且没看见过他们趿拉着木板鞋满街走的，所以装洋鬼子的时候，一定非穿袜子皮鞋不可。妹妹根本反对穿袜子，也只好将就着不叫她穿。不穿袜子的鬼子很少见，可是穿军衣的鬼子很多，于是小坡把那件宝贝折成一寸来宽，系在腰间，至少也可以当一条军人的皮带。至于鼻子要高出一块等等是很容易的。一系上皮带，心里一想，鼻子就高了，眼珠便变成蓝色。虽然有时候妹妹说：他的鼻子还是很平，眼珠一点也不蓝。那只是妹妹偶然脾气不顺，成心这么说，并非是小坡不真象洋鬼子。

小坡对于这些人们，虽然有这样似乎清楚，而又不十分清楚的分别，可是这并不是说他准知道他是那一种人。他以为这些人都是是一家子的，不过是有的爱黄颜色便长成一张黄脸，有的喜欢黑色便来一张黑脸玩一玩。人们的面貌身体本来是可以随便变化的。不然，小坡把红巾往头上一缠的时节，怎么能就脸上发黑，鼻子觉得高出一块呢？况且在街上遇见的小孩子们，虽然黑黄不同，可是都说马来话，（他和

妹妹也总是用马来话交谈的。)这不是本来大家全是马来,而后来把颜色稍稍变了一变的证明吗?况且一进校门便看见那张红色的新加坡地图,新加坡原来是一块圆不圆,方又不方,象母亲不高兴时作的凉糕;这块凉糕上并没有中国,印度等地名;那末,母亲一来就说:她与父亲都是由中国来的;国货店看门的是由印度来的,岂不是根本瞎说;新加坡地图上分明没有中国印度啊!母亲爱瞎说,什么四只耳朵的大老妖咧,什么中国有土地爷咧,都是瞎说:自然哪,这种瞎说是很好听的。

哥哥是最不得人心的:一看见小坡和福建,马来,印度的小孩儿们玩耍,便去报告父亲,惹得父亲说小坡没出息。小坡郑重的向哥哥声明:“我们一块儿玩的时候,我叫他们全变成中国人,还不行吗?”而哥哥一点也不原谅,仍然是去告诉父亲。

父亲的没理由,讨厌一切“非广东人”,更是小坡所不能了解的。就是妈妈也跟着父亲学这个坏毛病,有一回他问母亲,父亲小的时候是不是马来人?母亲居然半天儿没有答理他!还是妹妹好,她说:“东街上的小孩儿们全有马来父亲,咱们的父亲也一定是马来。”

“一定!马来人是由上海来的,父亲看不起上海人,所以也讨厌马来。不知道父亲为什么看不起上海

人？”小坡摇着头说。

“父亲是由广东来的，妈妈告诉我的，广东人是天下最好最有钱的！”仙坡这时候的神气颇似小坡的老大姐。

“广东就是印度！”

仙坡想了半天，“对了！”

“仙！赶明儿你长大了，要小孩的时候，你上那里去捡一个呢？”

“我？”仙坡揉着辫子上的红穗儿，想了半天：“我到西边印度人家去抱一个来。”

“对了，仙！你看印度的小孩的小黑鼻子，大白眼珠，红嘴唇儿，多么可爱呀！是不是？”

“对呀！”

“可是，妈妈要不愿意呢？”

“我告诉妈妈呀，反正印度小孩儿长大了也会变成中国人的。你看，咱们那几只小黄雏鸡，不是都慢慢变成黑毛儿的，和红毛儿的了吗？小孩也能这样变颜色的。”

“对了！仙！”

他们这样解决了人种问题。

### 三 新 年

全世界的小朋友们！你们可曾接到小坡的贺年片？也许还没有收到，可是小坡确是没忘了你们呀。

小坡的父亲在新年未到，旧岁将残的时候，发了许多红纸金字的贺年片。小坡托妹妹给他要了一张和一个红信封。一只小白鸟撅撅着小黄嘴巴儿，印在信封的左角上。片子上的金字是“恭贺新年”和小坡父亲的姓名。小坡把父亲的名字抹了一条黑道，在一旁写上“小坡”两个字；笔上的墨太足了，在“小坡”二字的左右落了两个不小的黑点儿；就着墨点的形象，他画成一个小兔和一个小王八，他托哥哥大坡在带着小白鸟的信封上写：

“给全世界的小朋友。”

小友们，等我给你们讲一讲，小坡所用的“全世界”是什么意思。不错，小坡常说：新加坡就是世界；可是当他写这贺年片的时候，他是把太阳，月亮，天河，和星星都算在内的啊！

太阳上虽然很热，月亮上虽然很冷，星星们看着

虽然很小，其实它们上边全有小孩儿咧。——有老头儿老太太没有，不可得而知。你们不是在晚间常看见天上的星星，一闪一闪的好象金钢石那么发亮吗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它们上边的小孩们放爆竹玩咧。有时候在夜间，你们听见咕隆咕隆的打雷，一亮一亮的打闪，请你们不要害怕，不必藏在母亲的怀里；那是星星上的小孩一齐放爆竹：麻雷子，二踢脚，地老鼠，黄烟带炮等等一齐放，所以声音光亮都大了一些。他们本来是想：把你们吵醒，跟他们耍笑耍笑去。可是，你们睡着了也不要紧，因为他们也很喜欢到你们的梦中和你们耍笑耍笑。你们梦见过许多好看的小“光眼子”不是？有的还带着雪白的翅膀？对了，他们就是由星星上飞来的。

小坡的贺年片是在年前发的，可是你们不一定能在元旦接到。你看，他的红片儿也许先送到太阳上去，也许先送到月亮上去，也许先在地球上转一个圈儿，那全看邮差怎么走着顺脚。就是先在咱们的地球上转吧，不是也许先送到爱尔兰，也许先送到墨西哥吗？简直的没有准儿！可是，你们只要忍耐着点儿，早晚一定能接到的。

假如你们看见天上有飞机的时候，请你们大家一齐喊，叫它下来，因为也许那只飞机就是带着小坡的贺年片往月亮上或是星星上送的。

还有一层：小坡的信封上，印着个黄嘴的小白鸟，并没有贴邮票；他只在信封的右角上粘了半张香烟画片，万一邮局的人们不给他往外送呢！但是，据我想，这倒不大要紧。邮局的人们不至于那么狠心，把小坡的信扣住不发。他的信是给全世界的小孩儿的，那么，邮局的人们不是也有小孩儿吗？他们能把自己小孩儿的信留起来不送？不能吧。

所可虑的是：邮差把小坡的信先交给他自己的儿女，他们再一粗心，忘了叫父亲转递。这么一来呀，小坡的贺年片可不一准能到你们手里了。你们应当在门口儿等着，见个邮差便问：有小坡的信没有？或是说：有贴香烟画片的信没有？这样提醒邮差一声儿，或者他不至于忘了转寄小坡的信。

你们也许很关心：小坡怎样过新年呢？也许你们要给他寄些礼物去，而不知道寄什么东西好。

好啦，你们听我说：

小坡所住的地方——新加坡——是没有四季的，一年到头老是很热。不管是常绿树不是，（如不知什么是常绿树，请查一查《国语教科书》。）一年到晚叶儿总是绿的。花儿是不断的开着，虫儿是终年的叫着，小坡的胖脚是永远光着，冰吉凌是天天吃着。所以小坡过新年的时候，天气还是很热，花儿还是美丽的开着，蜻蜓蝴蝶还是妖俏的飞着；也不刮大风，

也不下雪，河里也不结冰。你们要是送给他礼物，顶好是找个小罐儿装点雪，假如你住的地方有雪，给他看看，他没有看见过。他听说过：雪是一片一片的小花片儿，由天上往下落；可是，他总以为雪是红颜色的；有一回他看见一家行结婚礼的，新郎新娘出来的时候，有许多人由楼上往下撒细碎的红纸片儿；他心里说：“啊，这大概就是下雪吧！”从此以后，他便以为雪花是红颜色的了。他这样说，妹妹仙坡也自然这么信；就是妈妈也不敢断言雪是白的，还是红的，还是豆瓣绿的；因为妈妈是广州人，也没有看见过雪。

小坡看见过的东西也许你们没有见过，比如：你们看见过香蕉树吗？小坡的后院里就有好几株，现在正大嘟噜小挂结着又长又胖的香蕉，全是绿的，比小荷叶还绿；你们看见过项上带着肉峰的白牛吗？看见过比螺丝还大一些的蜗牛吗？……请你们给小坡寄些礼物吧，他一定要还礼的。也许他给你送两个大蜗牛玩玩，（这种大蜗牛也是“先出犄角，后出头”的。）也许他给你画两张图。小坡的图画是很有名的，而且画得很快；不过有时候过于慌了，也许把香蕉画成蓝的，把黄牛画成三条腿。请你告诉他慢慢来，不要忙，他一定可以画得很正确很美观的。

新加坡的人们，不象别处，是各式各样的，以脸色说吧，就有红黄黑白的不同。小坡过年的时候，这

“各色人等”也都过年；所以显着分外的热闹。那里有穿红绣鞋的小脚儿老太太，也有穿西服露着胳膊的大姑娘。那里有梳小辫，结红绳的老头儿；也有穿花裙，光着脚的青年小伙子。有的妇女鼻子上安着很亮的珠子，有的妇女就戴着大草帽和男人一样的作工。可是，到了新年，大家全笑着唱着过年，好象天下真是一家了。谁也不怒视谁一眼，谁也不错说一句话；大家都穿上新衣，吃些酒肉，忘记了旧的困苦，迎接新的希望。基督教堂的钟声当当的敲出个曲调来，中国的和尚庙奏起法器，也沉远悠扬的好听。菩萨神仙过年不过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他们一定是抿着嘴，很喜欢看这群人们这样欢天喜地，和和美美的享受这年中的第一天。

虫儿鸟儿一清早便唱起欢迎新岁的歌儿，唱得比什么音乐都好听。花儿草儿带着清香的露珠欢迎这元旦的朝阳。天上没有一块愁眉不展的黑云，也没有一片无依无靠，孤苦零丁的早霞，只是蓝汪汪的捧着一颗满脸带笑的太阳。阳光下闪动着各色的旗子，各样的彩灯，真成了一个锦绣的世界。

小坡自己呢，哎呀，真忙个不得了。随着鸟声他便起来了，到后花园中唱了一个歌儿给虫儿鸟儿们听。然后进来亲了亲妹妹的脑门儿，妹妹还没睡醒，可是小嘴唇上已经带着甜美的笑意。把妹妹叫醒，给

她道了新禧，然后抱着二喜去洗澡。二喜是一个小白猫，脑门上有两个黄点儿。洗完了澡，便去见母亲，张罗着同她买东西去。虽然是新年，还要临时去买吃食，因为天气太热，东西搁不住。母亲买东西一定要带着小坡，因为他会说马来话又会挑东西，打价钱；而且还了价钱不卖的时候，他便抢过卖菜的或是卖肉的大草帽儿，或是用他的胖手指头戳他们的夹肢窝，于是他们一笑就把东西卖给他了。

在市场买了一大筐子东西，小坡用力顶在头上，（这是跟印度人学的。）压得他浑身都出了玉米粒大的汗珠子。到了家中把筐子交给陈妈——他们的老妈子。陈妈向来是一天睡十八点钟觉的，就是醒着的时候，眼睛也不大睁着。今天她也特别的有精神，眼睛确是睁着，而且眼珠里似乎有些笑意。

父亲也不出门，在花园中收拾花草。把一串大绿香蕉也摘下来，挂在堂中，上面还拴上一些五彩纸条儿，真是好看。哥哥的钱全买了爆竹，在门口儿放着，妹妹用手堵着耳朵注意的听响儿。小坡忽然跑到厨房，想帮助母亲干点儿事。又慌着跑到花园和父亲一块儿整理花草。听见了炮声，又赶紧跑到门口看哥哥放爆竹，哥哥不准他动手，他也不强往前巴结，站在妹妹身后，替她堵着耳朵。喝！真忙！幸亏没穿鞋，不然非把鞋底跑个大窟窿不可！

吃饭了，桌上摆满了碟碗，小坡就是搬着脚指头算，也算不清了。真多，而且摆得多么整齐好看呢！哎呀！父亲还给买来玩艺儿！妹妹是一套喝咖啡用的小壶小碗小罐，小坡是一串火车，带站台铁轨。“到底是新年哪！”小坡心里说。

吃完了饭，剩下不少东西，母亲叫小坡和妹妹在门口看着，如有要饭的花子来了，给他们一些吃，母亲向来是非常慈善的。

父亲喝多了酒，躺在竹床上，要起也起不来。哥哥吃得也懒得动。二喜叼着一个鱼头到花园里去慢慢的吃。小坡和妹妹拿着新玩艺儿在门外的马缨花下坐着，热风儿吹过，他也慢慢的打起盹儿来。

这时候，四外无声，天上响晴。鸟儿藏在绿叶深处闭上小圆眼睛。蜻蜓也落在叶尖上，只懒懒的颤动着透明的嫩翅膀。椰子树的大长绿叶，有时上下起落，有时左右平摆，在空中闪动着，好似彼此嘀咕什么秘密。只有蜂儿还飞来飞去忙个不了，嗡嗡的声儿，更叫人发困。

风儿越来越小了，门上的旗子搭拉下来，树叶儿也似乎往下披散，就是马缨花干上的寄生草儿也好象睡着了，竟自有一枝半枝的离了树干在空中悬悬着，好似睡着了的小儿，把胳膊轻松的搭在床沿上。

马儿也不去拉车，牛儿也歇了工，都在树荫下半

闭着眼卧着。多么静美！远处几声鸡啼，比完全没有声儿还要静寂。

多么静美！这便是小坡的新年。啊，别出声，小坡睡着了！一切的人们鸟兽都吃饱酣睡，在梦里呼吸着花儿的香味。

小坡醒来时，看见妹妹的黑发上落着三四朵深红的马缨花。

## 四 花园里

可惜新年也和别的日子一样，一眨巴眼儿就过去了。父亲又回铺子去作生意，母亲也不作七碟子八碗的吃食了，陈妈依旧一天睡十八点钟觉，而且脸上连一钉点笑容也没有啦。父亲给的玩艺儿也有点玩腻啦，况且妹妹的小碗儿丢了一个，小坡的火车也不住的出轨，并且摔伤不少理想中的旅客。

妈妈和哥哥都出了门，陈妈正在楼上作梦。小坡抱着火车，站台，轨道，跑到花园中，想痛痛快快的开一次快车。到了园里，只见妹妹仙坡独自坐在篱旁，地上放着一些浅黄的豆花，编花圈儿玩呢。

“仙，干什么呢？”

“给二喜编个花圈儿。”

“不用编了，把花儿放在火车上，咱们运货玩吧。”

“也好。从那儿运到那儿呢？”妹妹问，其实她准知道小坡怎么回答。

“从这里运到吉隆坡，好不好？”

父亲常到吉隆坡去办事情，总是坐火车去，所以小坡以为凡是火车都要到吉隆坡去，好似没有吉隆坡，世界上就根本没有修火车路的必要。

“好，咱们上货吧。”妹妹说。

兄妹俩把豆花一朵一朵的全装上车去，小坡把铁轨安好，来回开了几趟；然后停车，把花儿都拿下来；然后又装上去，又跑了几趟；又拿下来；又装上去……慢慢的把花儿全揉搓熟了，火车也越走越出毛病。

“仙，咱们不这么玩啦。”

“干什么呢？”妹妹一时想不出主意来。

小坡背着手儿，来回走了两遭，想起来了：“仙，咱们把南星，三多，什么的都找来，好不好？”

“妈妈要是说咱们呢？”

“妈妈没在家呀！仙，你等着，我找他们去。”

不大一会儿，小坡带来一帮小孩儿：两个马来小姑娘；三个印度小孩，二男一女；两个福建小孩，一男一女；一个广东胖小子。

两个马来小姑娘打扮得一个样儿，都是上身穿着一件对襟小白褂，下边围着条圆筒儿的花裙子。头发都朝上梳着，在脑瓜顶上梳成朝天杵的小髻儿。全光着脚，腿腕上戴着对金镯子。她们俩是孪生的姊妹，模样差不多，身量也一般儿高。两个都是慢条斯

礼，不慌不忙的，似乎和他们玩不玩全没什么关系。她们也不多言，也不乱动，只手拉手儿站在一边，低声的争辩：谁是姐姐，谁是妹妹；因为她们俩一切都相同，所以记不清谁是姐，谁是妹。

两个小男印度，什么也没穿，只在腰间围着条短红裙。他们的手，脚，脊梁，都非常的柔软，细腻，光滑；虽然是黑一点儿，可是黑得油汪汪的好看。那个印度小妞妞也穿着一条红裙，可是背上斜披着一条丝织的大花巾，两头儿在身旁搭拉着，非常潇洒美观。

两个福建小孩都穿着黑暑凉绸的宽袖宽腿衣裤。那个小姑娘梳着一头小短辫，系着各色的绒绳。

广东的胖小子，只穿着一条小裤叉。粗粗的胳膊，胖胖的腿，两眼直不棱的东瞧瞧西看看，真象个混小子。

大家没有一个穿着鞋的，就是两个福建小孩——父亲是开皮鞋店的——也是光着脚鸭儿。

他们都站在树荫下，谁也不知道干什么好。南星，那个广东胖小子，一眼看见小坡的火车，忽然小铜钟似的说了话：

“咱们坐火车玩呀！我来开车！”说着他便把火车抱起来，大有不再撒手的样儿。

“往吉隆坡开！”小坡只好把火车让给南星，因为

他——南星——真坐过火车，而且在火车上吃过一碗咖喇饭。坐过火车的自然知道怎么驾车，所以小坡只好退步。

两个印度小男孩的父亲在新加坡车站卖票，于是他们喊起来：

“这里买票！”

（现在他们全说马来话——南洋的“世界语”。）

大家全拔了一根兔儿草当买票的钱。

“等一等！人太多，太乱，我来当巡警！”小坡当了巡警，上前维持秩序：“女的先买！”

小妞儿们全拿着兔儿草过来，交给两个小印度。他们给大家每人一个树叶当作车票。

大家都有了车票，两个卖票的小印度也自己买了票——他们自己的左手递给右手一根草，右手给左手一个树叶。

他们全在南星背后排成两行。他扯着脖子喊了一声：“门！——”然后两腿弯弯着，一手托着火车，一手在身旁前后的抡动，脚擦着地皮，嘴中“七咚七咚”的响。

开车了！

后面的旅客也全弯弯着腿，脚擦着地，两手前后抡转，嘴中“七咚，七咚”，这样绕了花园一圈。

“吃咖喇饭呀！不吃咖喇饭，不算坐过火车！”驶

车的在前面嚷。

于是大家改为一手抡动，一手往嘴里送咖喇饭。这样又绕了花园一遭。

火车越走越快了，南星背后的两个马来小妞儿，裙子又长，又没有多大力气，停止了争论谁是姐，谁是妹；喘着气问：“什么时候才能到呢？”

“离吉隆坡还远着呢！到了的时候，我自然告诉你们。”小坡在后面喊。

“什么？到吉隆坡去？刚才买的票只够到柔佛去的！”两个小印度很惊异的说：“没有别的法子，只好还得补票。”说着他们便由车上跳下来，跟大家要钱。都没带钱，只好都跳下去，到墙根去拔兔儿草。南星一个人托着火车，口中“七咚七咚”的，绕了花园一遭。

火车还跑着，大家不知道怎么股子劲儿，又全上去了。

车跑得更快了！马来小姑娘撩着裙子，头上的小髻向前许杵着，拚命的跑。到底被裙子一裹腿，两个一齐朝前跌下去，正压在驶车的背上。后面的旅客也一时收不住脚，都自自然然的跌成一串；可是口中还“七咚七咚”的响。仙坡的辫子缠在马来小妞的腿上，脚后跟正顶住印度小姑娘的鼻子尖；但是不管，口中依旧念着“七咚七咚”。

“改成货车啦！就这么爬吧！”小坡出了主意。他看见过：客车是一间一间的小屋子，货车多半是没有盖儿的小矮车。那末，大家现在跌在地上，矮了一些，当然正好变作货车。

南星又“门！——”了一声，开始向前爬，把火车也扔在一边。大家在后面也手脚齐用的跟着。

小猫二喜也来了，跟在后面。她比他们跑得轻俏了，一点也不吃力。

小坡不说话，自然永远到不了吉隆坡，因为只有他认识那个地方。（其实他并没到过那里，因为父亲常提那里的事儿，小坡便自信他和吉隆坡很有关系似的。）可是他偏不说，于是大家继续往前爬。

南星忽然看见小坡的“站台”在篱旁放着，他“门！——”了一声，便爬过去。喊了声：“到了！”便躺在地上不住的喘气。大家也都倒下，顾不得问到底是不是到了吉隆坡。小坡明知还没有到目的地，可是也没有力量再爬，只好口中还“七咚七咚”的，倒在地上不动。

大家不知躺了好久才喘过气儿来。两个马来小妞儿先站起来了，头上的小髻歪歪在一边，脑门上还挂着许多小汗珠，脸上红红的，更显得好看。她们低声的说：“不玩了！坐火车比走道儿还累的慌，从此再也不坐火车了！”

小坡赶紧站起来，拦住她们。虽然是还没到吉隆坡，但是她们既不喜欢再坐火车，只好想些别的玩法吧。她们听了小坡甜甘的劝告，又拉着手儿坐下了。仙坡也抬起头儿问她谁是姐姐，谁是妹妹；于是她们又想起那未曾解决过的问题，忘了回家啦。

“来，说笑话吧！”小坡出了主意。

大家都赞成。南星虽没笑话可说，可也没反对，因为他有个好主意：等大家说完，他再照说一遍，也就行了。

他们坐成一个圆圈，都脸儿朝里，把脚放在一处，许多脚指头象一窝蜜蜂似的，你挤我，我挤你的乱动。

“谁先说呢？”小坡问。

没有人告奋勇。

“看谁的大拇脚指头最小，谁就先说。”三多——那个福建小儿——建议。

“对了！”仙坡明知自己的脚小，可是急于听笑话，所以用手遮着脚这样说。

南星也没等人家推举他，就拨着大伙儿的脚指，象老太太挑香蕉似的，检查起来。结果是两个马来小妞的最小，大家都鼓起掌欢迎她们说笑话。

两小妞的脸蛋更红了，你看着我，我瞧着你，不知说什么好，也不知谁应当先说。嘀咕了半天，打算

请姐姐先讲，可是根本弄不清谁是姐姐，于是又改成两个一齐说。她们看着地上，手摸弄着腿腕上的镯子，一齐细声细气的说：

“有一回呀，有一回呀，有一个老虎，”

“不是，不是老虎，是鳄鱼！”

“不是鳄鱼，是老虎！”

“偏不是老虎，是鳄鱼！”

一个非说老虎不行，一个非讲鳄鱼不可。姐妹俩越说越急，头上的小髻都挤到一块，大家只听到：“老虎，鳄鱼，鳄鱼，老虎。”

南星鼓起掌来，他觉得这非常好听。平常人们说笑话，总是又长又复杂，钩儿弯儿的，老听不明白。你看她们说的多么清楚：老虎，鳄鱼，没有别的事儿。好！拚命鼓掌！

仙坡恐怕她们打起来，劝她们一个先说老虎，一个再说鳄鱼。她们不听，非一齐说不可；因为她们这两个笑话是一字不差记在心里的；可是独自个来说，是无论怎样也背不上来的。

大家看这个样儿，真有点不好办，全举起手来要说话。及至小坡问他们要说什么，又将手落下去，全一语不发啦。最后还是小坡提议：叫她们姐妹等一会儿再说，现在先请妹妹仙坡说一个。其实仙坡的笑话，他是久已听熟的，但是爱妹妹心切，所以把她提

出来。大家也不知究竟听明白没有，又一齐鼓掌。小印度姑娘不懂得怎样鼓掌，用手拍着脚心；心中纳闷：为什么她拍的没有别人那样响亮呢？

仙坡很感激大家鼓掌欢迎她，可是声明：她的嘴很小，恐怕说不好。大家都以为这不成理由，而且南星居然想到：嘴小吃香蕉吗，倒许吃得不痛快；说笑话吗，恐怕嘴小比嘴大还好；他自己的嘴很大，然而永远不会说故事。

仙坡很客气的答应了他们，大家全屏气息声的听着。她先扭着头看了看椰树上琥珀色的半熟椰果，然后捻了捻辫上的红绒绳儿，又摸了摸脚背上的小黑痣儿。南星以为这就是说笑话，登时鼓起掌来。小坡有点不高兴，用脚指头夹了南星的胖腿肚子一下，南星赶紧停止了拍掌。

仙坡说了：

“有一回呀，有一只四眼儿虎，”

两个马来小妞，两个印度小儿一齐说了：“虎都是两只眼睛！”马来和印度都是出虎的地方，所以他们知道的详细。

仙坡把小嘴一撅，生了气：“不说了！”

印度小孩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赶紧解说：“你说的是两只虎，那自然是四个眼的。”

“呸！偏是一只老虎，四个眼睛！”仙坡的态度很

强硬。

马来姐妹一齐低声问：“四个眼睛都长在什么地方呢？都长在脖子上？”说完，她们都遮嘴，低声笑了一阵。

仙坡回答不出，只好瞪了她们一眼。

三多忽然一时聪明，替仙坡说：“戴眼镜的老虎便是四眼虎！”

南星不明白话中的奥妙，只觉得糊涂得颇有趣味，又鼓起掌来。

仙坡不言语了。小坡试着想个好听的故事，替妹妹转转脸。不知为什么，除了四眼虎这个笑话，什么也想不起来。

大家请求印度小姑娘说，她也说了个虎的故事，而且只说了一半，把下半截儿忘了。

这时候，大家都想说，可是脑中只有虎，虎，虎，虎，谁也想不出新鲜事儿来。

最后南星自荐，给大家说了一个：

“有一回呀，有只四眼虎，还有只六眼虎，还有只——有只——七眼虎。”说到六只眼，他的“以二进”的本事完了，只能一只一只往上加了。一直说到：“还有只十八眼虎，”再也想不起：十八以后还是五十呢，还是十二呢。

想不起，便拉倒，于是他就秃头儿文章，忽然不

---

说了。假如他不是自己给自己鼓掌，谁也想不到他是说完了。

## 五 还在花园里

南星的笑话说完，不但没人鼓掌，而且两个马来小妞低声的批评：她们向来没听过这样糊涂的故事！南星听见了，虽然没生气，心中可有点不欢喜。糊涂人也有点精明劲儿，这点精明是往往在人家说他糊涂的时候发现，南星也是如此。他想了半天，打算说些绝不带傻气的话，以证明他不“完全”糊涂；他承认自己有“一点”糊涂。他忽然说：

“我坐过火车！”

这句话叫他的身分登时增高了许多，因为在这一帮小孩中，只他一个人有说这个话的资格。大家自然都看见过火车，可是没有坐过，“看过”和“坐过”是根本不同的；当然不敢出声，只好听着南星说：

“火车一动，街道，树木，人马，房子，电线杆子就全往后面跑。”

这个话更是叫他们闻所未闻，个个张着嘴发楞，不敢信以为实，也不敢公然反对。

现在南星看出他的身分是何等的优越，心中又

觉得有点不安，似乎糊涂惯了，忽然被人钦敬，是很难受的事儿。于是他双手扯着嘴，弄了个顶可怕，又可笑的鬼脸。

大家此时好象受了南星的魔力，赶快都双手扯嘴，弄了个鬼脸；而且人人心中觉到，他们的鬼脸没有南星的那样可怕又可笑。

到底是小坡胆气壮，不易屈服，他脸对脸的告诉南星，他不明白为什么树木和电线杆子全往后退。

“你看，”南星此刻也有点怀疑，到底刚才所说的是否正确。可是话已说出去，也不好再改嘴：“你看，比如这是火车，”他捡起小坡的火车来，托在手上：“你们是火车两旁的人马树木，你们全站起来！”

大家依命都站起来。

“看着，”南星说：“这是火车，”火车一走，他往前跑了几步：“你们就觉着往后退！”他又往前跑了几步，回过头来问：“觉得往后退没有？”

大家一齐摇头！

南星脸红了，结结巴巴的说：

“来！来！咱们大家当火车，你们看两旁的树木房子退不退！”

他们排成两行，还由南星作火车头，“门！——”了一声，绕了花园一遭。

“看出东西全往后退没有？”南星问，其实他自己

也没觉得它们往后退，不过不好意思不这么问一声儿。

“没有！没有！”大家一齐喊。两个马来小妞低声儿说：“我们倒看见树叶儿动了，可是，或者是因为有风吧！”说完她们咕咕咕咕的笑了一阵。

“反正我坐过火车！”南星没话可说，只好这样找补一句。

“他瞎说呢，”两个马来小妞偷偷的对仙坡说：“我们坐过牛车，就没看见东西往后退。”

牛车，火车，都是车，仙坡自然也信南星是造谣言呢。

三多想：也许树木和房子怕火车碰着它们，所以往后躲，这也似乎近于情理；但是他没敢发表他的意见。看着大家还排着两行，没事可作，他说了话：

“咱们当兵走队玩吧！”

大家正想不出主意，乐得的有点事儿作，登时全把手搁在嘴上吹起喇叭来。南星一边儿吹号，一边儿把脚鸭抬起老高，噗嚓噗嚓的走。大家也噗嚓噗嚓的在后面跟着。小坡拔起一根三楞草插在腰间，当作剑；又捡起根竹竿骑上，当马；耀武扬威的作起军官来。

“不行！不行！站住！”小坡在马上下命令：“大家都吹喇叭，没有拿枪当兵的还行吗？”

全部军队都站住，讨论谁吹喇叭，谁当后面跟着的兵。

讨论的结果：大家全愿意吹喇叭，南星说他可以不吹喇叭，但是必须允许他打大鼓。

“我们不能都吹喇叭！”小坡的态度很坚决：“这么着，先叫小姑娘们吹喇叭，我们在后面跟着当兵。”然后我们再吹喇叭，叫她们跟着走，这公道不公道？”

小坡的办法有两个优点：尊敬女子和公道。大家当然赞成。于是由仙坡领队，她们全把手放在嘴上，嘀打嘀打的吹起来。

可是，后面的兵士也全把手放在嘴上吹起来。

“把手放下去！”小坡向他们喊。

他们把手放下去了，可是嘴中依然嘀打嘀打的吹着，而且吹得比前面的乐队的声音还大的多。小坡本想惩罚他们中的一个，以示警戒。可是，他细一听啊，好，他自己也正吹得挺响。

走了一会儿，小坡下命换班。

男的跑到前面来，女的退到后边去，还是大家一齐出声，谁也不肯歇着。小坡本来以为小姑娘们容易约束，谁知现在的小妞儿更讲自由平等。

“大家既都愿意吹喇叭，”小坡上了马和大家说：“落得痛痛快快的一齐唱回歌吧！”

唱歌比吹喇叭更痛快了，况且可以省去前后换

班的麻烦，大家鼓掌赞成。

“站成一个圆圈，我一举竹竿就唱。”小坡把竹竿——就是刚才骑着的那匹大马——举起，大家唱起来。

有的唱马来歌，有的唱印度曲，有的唱中国歌，有的唱广东戏，有的不会唱扯着脖子嚷嚷，南星是只会一句：“门！——”

啊哎吆喝，门！——吆哎啊喝，门！——哎呀，好难听啦，树上的鸟儿也吓飞了，小猫二喜也赶快跑了，街坊四邻的小狗一齐叫唤起来，他们自己的耳朵差不多也震聋了。

小坡忽然想起：陈妈在楼上睡觉，假如把她吵醒，她一定要对妈妈说他的坏话。他赶紧把竹竿举起，叫大家停住。他们正唱得高兴，那肯停止；一直唱（或者应该说，“嚷”）下去，声儿是越来越高，也越难听。唱到大家都口干舌燥，嗓子里冒烟，才自动的停住。停住之后，南星还补了三四声“门！——”招得两个马来小妞说：设若火车是她们家的，她们一定在火车头上安起一架大留声机来，代替汽笛——天下最难听的东西！

幸而陈妈对睡觉有把握，她始终没醒；小坡把心放下去一些。

歇了一会儿，大家才彼此互问：“你刚才唱的是

什么？”“你听我唱的好不好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我唱的是什么。你唱的我一点也没听见！”大家这么毫不客气的回答。

大家并不觉得这样回答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本来吗，唱歌是要“唱”的，谁管别人听不听呢。

又没事可作了！有的手拍脑门，有的手按心口，有的撩着裙子，有的扯着耳朵，大家想主意。主意本来是很多的，但是一到想的时候，便全不露面儿了。想了半天，大家开始彼此问：“你说，咱们干什么好？”

“我们‘打倒’吧？”小坡提议。

“什么叫‘打倒’呢？”大家一齐拥上前来问。

据小坡的经验，无论开什么会，演说的人要打算叫人们给他鼓掌，一定得说两个字——打倒。无论开什么会，听讲的人要拍掌，一定是要听到两个字——打倒。比如学校里欢迎校长吧，学生代表一喊打倒，大家便鼓起掌来。比如行结婚礼吧，证婚人一说打倒，便掌声如雷。这并不是说，他们欢迎校长，而又想把他打出去；他们庆贺人家白头偕老，又同时要打新郎新妇一顿；这不过是一种要求鼓掌的记号罢了。

不但社会上开会如此，就是小坡的学校内也是如此。三年级的学生喊打倒，二年级的小姑娘也喊打倒，幼稚园的胖小子也喊打倒。先生不到时候不放学，打倒。妈妈作的饭不好吃，打倒。好象他们这一

辈子专为“打倒”来的，除了他们自己，谁都该打倒。最可笑的是，小坡看出来，人人喊打倒，可是没看见过谁真把谁打倒。更奇怪的是：不真打，人们还真不倒。小坡有点不佩服这群只真嚷嚷，而不真动手的人们。

小坡的计划是：去搬一只小凳当讲台，一个人站在上边，作为讲演员。他一喊打倒，下面就立起一位，问：你是要打倒我吗？台上的人一点头，登时跳下台去，和质问的人痛打一番。讲演人战胜呢，便再上台去喊打倒，再由台下一人向他挑战。他要是输了呢，便由战胜者上台去喊打倒。如此进行，看最后谁能打倒的顶多，谁就算赢了；然后由大家给他一点奖品。

南星没等说完，已经把拳头握好，专等把喊打倒的打倒。两个小印度也先在自己的胸上捶了两拳，作为接战的预备。三多也把暑凉绸褂子脱了，交给妹妹拿着。

两个马来小妞儿一听他们要打架比武，吓得要哭。仙坡虽然胆子大一些，但是声明：男和女打不公道。印度小姑娘主张：假如非打不可，那末就三个女的打一个男的，而且女的可以咬男子的耳朵。三多的妹妹没说什么，心中盘算：大家要打成一团的时候，她便把哥哥的褂子盖在头上，藏在花丛里面。

南星虽然凶猛非常，可是听到她们要咬耳朵，心

中未免有点发嘀咕：设若他长着七八十来只耳朵呢，咬掉一个半个也原不算什么。可是一个人只有两只——他摸了摸耳朵，确是只有一对儿！——万一全咬下去，脑袋岂不成了秃球！他傻子似的看着小坡，小坡到底有主意：女子不要加入战团，只要在远处坐着，给他们拍掌助威。

大家赞成这个办法。女子坐在一边，专等鼓掌。小坡搬了一只小矮凳来，怕南星抢他的，登时便跳上去。

小坡的嘴唇刚一动，南星便蹿过去了；他以为小坡一定要说打倒的。谁知小坡并没那么说，他真象个讲演家似的，手指着天上：“诸位！今天，哥哥到这里，”（有仙坡在座，他自然要自称哥哥，虽然他常听人们演说的时候自称“兄弟”。）“要——打倒！”

“你要打倒我吗？”下面四位英雄一齐喊。

小坡原是主张一个打一个的，可是一见大家一齐来了，要一定主持原议，未免显着太不勇敢。于是他大声喝道：

“就是！要打你们一群！”

这一喊不要紧，简直的象拆了马蜂窝了，大家全吼了一声，杀上前来。

两个小印度腿快，过来便一人拉住小坡一只胳膊。南星上来便搂他的腿。三多抡圆了拳头，打在自

己头上，把自己打倒。小坡拚命往外抽胳膊，同时两脚叉开，不叫南星搂住。

仙坡一看三个打一个，太不公平，捋了一把树叶，往南星背上扔；可是无济于事，因为树叶打人不疼的。两个马来小妞害怕，遮着眼睛由手指缝儿往外看，看得分外清楚。印度小姑娘用手拍脚心，鼓舞他们用力打。三多的妹妹看见哥哥自己打倒了自己，过去骑在他身上，叫他当黄牛。

小坡真有能耐，前抡后扯，左扭右晃，到底把胳膊抽出来。南星是低着头，专攻腿部，头上挨了几拳，也不去管，好象是已把脑袋交给别人了似的。他本来是搂着小坡的腿，可是经过几次前后移动，也不知是怎回事，搂着的腿变成黑颜色了。好吧，将错就错，反正摔谁也是一样，一使劲，把小印度搬倒了一个。这两个滚成一团，就手儿也把小坡绊倒。于是四个人全满地翻滚，谁也说不清那个是自己的手脚，那个是别人的；不管，只顾打；打着谁，谁算倒运；打着自己，也只好算着。

打着打着，南星改变了战略：用他的胖手指头钻人们夹肢窝和大腿根的痒痒肉。大家跟着都采用这个新战术，哎呀！真痒痒！都倒在地上，笑得眼泪汪汪，也没法再接着作战。笑声刚住，肋骨上又来了个手指头，只好捧着肚子再笑。刚喘一口气，脚心上又

挨了一戳，机灵的一下子，又笑起来。小姑娘们也看出便宜来，全过来用小手指头，象一群小毛毛虫似的，痒痒出出，痒痒出出，在他们的胸窝肋骨上乱串。他们满地打滚，口中一劲儿央求。

“谁赢了？”三多忽然喊了一声。

大家都忽然的爬起来，捧着肚子喘气，刚喘过气来，大家一齐喊：“我赢了！”

“请仙坡发给奖品！”小坡说。

仙坡和两个马来小妞嘀咕了半天，然后她上了小凳手中拿着一块橘皮，说：

“这里是一块黄宝石，当作奖品。我们想，”她看了两个马来小妞一眼：“这个奖品应当给三多！”

“为什么？没道理！”他们一齐问。

“因为：”仙坡不慌不忙的说：“他自己打倒自己，比你们乱打一回的强。他打倒自己以后，还背着妹妹当黄牛，又比你们好。”她转过脸去对三多说：“这是块宝石，很娇嫩的，你可好好的拿着，别碰坏了！”

三多接过宝石，小姑娘们一齐鼓掌。

“不公道！”两个小印度嚷。

“不明白！”南星喊。

“分给我一半！”小坡向三多说，跟着赶紧把妹妹背起来：“我也爱妹妹，当黄牛，还不分给我一半？”

南星一看，登时爬在地上，叫小印度姑娘骑上

他：“也分给我一半！”

两个小印度慌着忙着把两个马来小妞背起来。

三多的妹妹在三多的背上说：

“不行了！太晚了！”

“不玩了！”南星的怒气不小。

“不玩了？可以！得把我们背回家去！”小姑娘们说。

他们一人背着一个小姑娘，和小坡兄妹告辞回家。

## 六 上 学

要是学校里一年到头老放假，这一年的光阴要过得多么快活，多么迅速；你看，年假一个来月过得有多么快，还没玩耍够呢，又到开学的日子了！不知道先生们为何这样爱教书，为什么不再放两三个月的假，难道他们不喜欢玩耍吗？那怕再放“一”个月呢，不也比现在就上学强吗？

小坡虽然这么想，可是他并不怕上学。他只怕妹妹哭，怕父亲生气；此外，他什么也不怕，没有他不敢作的事儿。开学就开学呗，也跟作别的游戏一样，他高高兴兴的预备起来。由父亲的铺中拿来七八支虫蚀掉毛，二三年没卖出去的毛笔。父亲那里不是没有好笔，但是小坡专爱用落毛的，因为一边写字，一边摘毛，比较的更热闹一些。还拿来一个大铜墨盒，不为装墨，是为收藏随时捡来的宝贝——粉笔头，小干槟榔，棕枣核儿等等。

父亲给买来了新教科书，他和妹妹一本一本的先把书中图画看了一遍。妹妹说：这些新书不如旧的

好，因为图画不那么多了。小坡叹了口气说：先生们不懂看画，只懂看字，又有什么法儿呢！

东西都预备好了，书袋找不到了。小坡和妹妹翻天捣洞的寻觅，连洗脸盆里，陈妈的枕头底下都找到了，没有！最后他问小猫二喜看见了没有，二喜喵了一声，把他领到花园里，哈哈！原来书袋在花丛里藏着呢。拿起一看，里面鼓鼓囊囊的装着些小棉花团，半个破皮球，还有些零七八碎的；原来二喜没有地方放这些玩艺儿，借用小坡的书袋作了百宝囊。他告诉了妹妹这件事，他们于是更加喜爱二喜。小坡说：等父亲高兴的时候，可以请求他给买个新书袋，就把这个旧的送给二喜。妹妹说：简直的她和二喜一人买个书袋，都去上学也不坏。可是小坡说：学校里有一对小白老鼠，要是二喜去了恐怕小鼠们有些性命难保！这个问题似乎应该等有工夫时，再详加讨论。

由家里到学校有十几分钟便走到了。学校中是早晨八点钟上课，哥哥大坡总在七点半前后动身上学。可是小坡到六点半就走，因为妹妹每天要送他到街口，然后他再把妹妹送回家，然后她再送他到街口，然后他再把妹妹送回来。如此互送七八趟，看见哥哥预备好了，才恋恋不舍的把妹妹交给母亲，然后同哥哥一齐上学。

有的时候呢，他和妹妹在附近走一遭，去看南

星，三多，和马来小妞儿们。小坡纳闷：为什么南星们不和他在一个学校念书；要是大家成天在一块儿够多么好！不行，大家偏偏分头去上学，只有早晚才能见面，真是件不痛快的事。还更有不可明白的事呢：大家都是学生，可是念的书都不相同，而且上学的方法也不一样。拿南星说吧，他一月只上一天学。那就是说：每月一号，南星拿着学费去交给先生，以后就不用再去，直等到第二月的一号。听说南星所入的学校里，有一位校长，一位教员，一个听差，和一个学生——就是南星。校长，教员，听差，和南星都在每月一号到学校来。大家到齐，听差便去摇铃，摇得很响。一听见铃声南星便把学费交给校长。听差又摇铃，摇得很响；校长便把南星的学费分给先生与听差。听差又摇铃，摇得很响；校长和先生便出去吃饭。他们走后，南星抢过铜铃来摇，摇得更响；痛痛快快的摇过一阵，便回家去。他第一次入学的时候，拿着第一册国语教科书，现在上了三年的学，还是拿着第一册国语。他的父母说：天下再找不出这样省书钱，省笔墨费的地方，所以始终不许南星改入别的学校。校长和先生呢，也真是热心教育，始终不肯停。新加坡学校太多，招不来学生，那不是他们的过错。小坡很想也入南星所在的学校，但是父亲不但不允所请，还带手儿说：南星的父亲是糊涂虫！

两个马来小姑娘的上学方法就又不同了：她们的是个马来学校。她们是每天午前十一点钟才上学，而且到了学校，见过先生便再回家。听说：她们的学校里不是先生教学生，是学生教先生。她们所担任的课程是“吃饭”。到十一点钟，她们要不到学校去，给先生们出主意吃什么饭，先生们便无论如何想不出主意来，非一直饿到晚上不可！她们到了学校，见了先生，只要说：“今天是咖咧饭和炒青菜。”说着，向先生一鞠躬。先生赶紧把这个菜单写在黑板上。等他写完，她们便再一鞠躬，然后手拉手儿回家去。小坡也颇想入这个学校，因为他可以教给马来先生们许多事情。但是父亲不知为何老藐视马来人，又不准小坡去！

两个小印度是在英文学校念书。学校里有中国小孩，印度小孩等等；还有白脸，高鼻子，蓝眼珠的美国教员，而且教员都是大姑娘。小坡时时想到：我要是换学校啊，一定先入这个英文学校。那里有各样的小孩，多么好玩；况且有白脸，高鼻子，蓝眼珠的教员，而且都是大姑娘！我要是在那里好好念书，先生一喜爱我，也许她们把仙坡请去当教员；仙坡虽然没长着蓝眼珠，但是她反正是姑娘啊！

两个小印度上学的方法也很有趣味：他们是上一天学，休息一天的，因为他们俩交一份儿学费，两

个人倒换着上学。今天哥哥去，明天弟弟去。蓝眼珠的先生们认不清他们谁是谁，所以也不知道。到学期考试的时候，哥哥预备英文，弟弟就预备地理，你看这有多么省事！谁能把一大堆书都记住，就是先生们吧，不也是有的教国语，有的教唱歌吗？可见一个人不能什么都会不是？小印度们的办法真有道理，各人抱着一角儿，又省事，又记得清楚。小坡想：假如他披上他那件红绸子宝贝，变成印度，再叫妹子把脸涂黑，也颇可以学学小印度们，一对一天的上学。唉！不好办！父亲准不许他们这样办！一问父亲，父亲一定又说：“广东人上广东学校，没有别的可说！”

小坡要是羡慕南星们呀，可是他真可怜三多。三多是完全不上学校，每天在家里眼着个戴大眼镜，长胡子，没有牙的糟老头子，念读写作，一天干到晚！没有唱歌，也没有体操！顶厉害的是：书上连一张图画没有，整篇整本密密匝匝的全是小黑字儿！也就是自己能打倒自己的三多，能忍受这个苦处；换个人哪，早一天喊五百多次“打倒”了！不错，三多比谁都认识的字多。但是他只认识书本上的字，一换地方，他便抓瞎了。比如你一问他街上的广告，铺户门匾上的字，他便低声说：“这些字和书本上的不一样大，不敢说！”可怜了三多！

小坡虽然羡慕别人的学校，可是他并不是不爱

他所入的学校。那里有二百多学生，男女都有。先生也有十来位，都能不看图就认识字。他们都很爱小坡，小坡也很爱他们。小坡尤其爱他本级的主任先生，因为这位先生说话声音宏亮，而且能在讲台上站着睡觉。他一睡，小坡便溜出去玩一会儿。他醒来大声一讲书，小坡便再溜进来，绝对的不相冲突。

六点半了，上学去！背上书袋，袋中除了纸墨笔砚之外，还塞着那块红绸子宝贝，以便随时变化形象。

拉着妹妹走出家门。

“先去看看南星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哇。”

绕过一条街，找到了南星。

“上学吗，小坡？”南星问。

“可不是。你呢？”

“我？还没到一号呢。”

“呕！”小坡心中多么羡慕南星！“咱们找三多去吧？”

“别去啦！三多昨儿没背上书来，在门口儿罚站，脑袋晒得直流油儿。我偷偷的给他用香蕉叶子作了个帽子，好！被那个糟老头子看见了，拿起大烟袋，梆！给了我一下子！你看看，这个大包！”

果然，南星的头顶上有个大包，颜色介乎青紫之

间！

“啊！”小坡很为南星抱不平，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南星，赶明儿咱们都约会好，去把那个糟老头子打倒，好不好？”

“他的烟袋长，长，长着呢！你还没走近他身前，他把烟袋一抡，哐！准打在你的头上！好，我不敢再去！”南星摸着头上的大包，颇有点“一朝被蛇咬，三年怕井绳”的神气。

“先去偷他的烟袋呀！”小坡说。

“不行！三多说过：老头子除了大烟袋，还有个手杖呢！老头子常念道：没有手杖不用打算教学！”

“手杖？”仙坡不明白。

“唉，手杖？”南星也不知道什么是手杖，只是听三多说惯了，所以老觉得“似乎”看见过这种名叫手杖的东西。——不敢说一定是怎么样儿。

“什么是手杖呢？二哥！”仙坡问小坡。

小坡翻了翻眼珠：“大概是个顶厉害的小狗，专咬人们的腿肚子！”

“那真可怕！”仙坡颤着声儿说。

小坡知道这个老头子有些不好惹，他只好说些别的：“咱们找小印度去，怎样？”

“已经上学了，刚才从这儿过去的。”南星回答。

“反正他们总有一个在家呀，他们不是一对一天

轮着班上学吗？”小坡问。

“今天他们学校里开会，有点心，有冰吉凌吃。他们所以全去了。他们说：一个先进去吃，吃完了出来换第二个。这样来回替换，他们至少要换十来回！可惜，我的脸不黑；不然，我也和他们一块去了！点心，冰吉凌！哼！”南星此刻对于生命似乎颇抱悲观。

“冰吉凌！点心！”小坡，仙坡一齐舔着嘴唇说。

待了半天，小坡说：“去看看马来小姑娘们吧？”

“她们也上学了！”南星丧气颓声的说，似乎大家一上学，他简直成了个无依无靠的“小可怜儿”啦。

“也上学啦？这么早？我不信！”仙坡说。

“真的！我还背了她们一程呢！她们说：有一位先生今天早晨由床上掉下来了，不知道怎么再上去好，所以来传集学生们，大家想个好主意。”

“呕！”仙坡很替这位掉下床来而不知怎么再上去好的先生发愁。

“把床翻过来，盖在他身上，就不错；省得上床下床怪麻烦的，”小坡说，待了一会儿：“可是，那要看是什么床啦：藤床呢还可以，要是铁床可未免有点压的慌！”

“其实在地板上睡也不坏，可以不要床。”仙坡说。

“有这样的老师，真是好玩！我赶明儿告诉父亲，

也把我送到马来学校去念书，”南星说。

“你要去，我也去。可是你得天天背着我上学！”仙坡说。

“可以！”南星很高兴仙坡这样重视他。

“好啦，南星，晚上见！我可得上学啦！”小坡说。

“早点回来呀！小坡！咱们还得打一回呀！”南星很诚恳的央求。

“一定！”小坡笑了笑，拉着妹妹把她送回家去。到了家门，哥哥已经走了，他忙着扯开大步，跑向学校去。

## 七 学 校 里

到了学校里，小坡的第一件事是和人家打起来了。假如你们知道小坡打架的宗旨，你们或者不至于说他是好勇斗狠，不爱和平了。小坡的打架，十回总有九回半是为维持公道，保护别人呀。尤其是小姑娘们，她们受了别人的欺侮，不去报告先生，总是来找小坡诉苦。小坡虽然还在低年级，可是一见不平的事儿，便勇往直前，不管敌人的胳膊比电线杆子还粗，也不管敌人的腿是铁打的还是铜铸的。打！没有别的可说！人们仗着胳膊粗，身量大，去欺侮人，好，跟他们拚命！

小坡到拚命的时候，确也十分厉害。双手齐抡，使敌人注意上部，其实目的是用脑袋撞敌人的肚子。自然哪，十回不见得有三四回恰好撞上；但是，设若撞上呀，哈！敌人在三天之内不用打算舒舒服服的吃香蕉了！

小坡的头是何等坚硬！你们还记得：他和妈妈上市买东西去，不是他永远把筐子，不论多么沉重，顶

在头上吗？再说，闲着没事儿的时候，他还贴着墙根，两脚朝天，用脑袋站着，一站就是十来分钟。有经过这样训练的脑袋，再加以全身力量作后盾，不要说撞人呀，就是碰在老山羊头上，也得叫山羊害三天头疼！据被撞过的人说，只要小坡的脑门触上你的肚皮，得啦，你的肚皮便立刻贴在脊梁骨上去，不好受！

小坡对于比自己身量矮，力气弱的呢，根本不屑于这么费“脑力”——脑袋的力量，他只要手拍脑门然后一指敌人的肚子，敌人便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好认罪赔情。

对于“个子”，力气差不多与小坡相等的，他也轻易不用脑袋；用拳头打胜岂不更光荣，也显着不占便宜啊。到底是小坡，什么事都讲公道！

还有一类小孩呢，好欺侮人，又不敢名正言顺的干，偷偷摸摸的占小便宜儿；被人指出过错来，不肯认罚；听人家跟他挑战，便赶紧抹着泪去见老师。小坡永远不跟这样的小鬼儿宣战，只是看见他们正在欺侮人的时候，过去就是一拳，打完再说。被打的当然去告诉先生，先生当然惩罚小坡。小坡一声不出，低头领受先生的罚办。他心里说：反正那一拳打得不轻！至少叫你三天之内不敢再欺侮人！

“操场的树后面见！”是正式挑战的口号。

这个口号包括着许多意思：操场东边有一排密

匝匝的小山丹树，剪得整整齐齐的，有三尺多高。这排红花绿叶的短墙以后，还有块空地。有几株大树把这块地遮得绿荫荫的，又凉爽，又隐僻，正好作为战场。到这儿来比武的，目的在见个胜负，事前事后都不准去报告先生们的。打完了的时候，胜家便说：“完了，对不起呀！”败将也随着说：“完了，对不起呀！”假如不分胜负，同时倒在地上，便喊个一，二，三，一齐说：“完了，对不起呀！”这样说，虽是打了架，而根本不伤和气。所以小坡虽常常照顾这块地方，可是并没和谁结下仇恨。

现在我们应当低点声儿说了！小坡，这样可爱的一个小孩儿，原来也有时候受贿赂，替人家打架。

“小坡，替我和王牛儿打一回吧！他管我父亲叫大洋狗！”一个小魔鬼手里握着五张香烟画儿。“打倒王牛儿，这全是你的，保管全是新的！”

小坡一劲儿摇头，可是眼睛盯着小魔鬼的手。

小魔鬼递过一张来。

小坡迟疑了一会儿，接过来了，舍不得再交还回去，果然是骨力硬整，崭新的香烟画！

“你先拿着那张，打赢了之后再给这四张！”小魔鬼张开手，不错，还有四张，看着特别的可爱。

“输赢总得给我？”小坡的灵魂已经被小魔鬼买了去！

“打输了哇？吹！打赢了？给！你常打胜仗，是不是？”小魔鬼的话说得甜美而带力量。

“好了，什么时候？”小坡完全降服了。

“下了第二堂，操场后面。”

“好吧，那儿见！”小坡把画儿郑重的收好，心中十分得意。

时间到了，大家来到大树底下。

打！哎呀，自己的脑袋没有热力贯着，一撞就撞了个空。拳头也只在空气中瞎抡，打不着人。敌的拳头雨点般打来，打在身上分外的疼。而且好象拳拳打在小坡的良心上了！只觉得疼，鼓不起勇气来！心中越惭愧，手脚越发慌。每拳打在身上都似乎是说：要人家的洋画，不要脸！哪！……结果，被人家打倒在地！王牛儿得意扬扬的说：“完了，对不起呀！”小坡含羞带愧的说：“完了，对不起呀！”

呸！呸！呸！——小魔鬼的声音！

以后再也不这样干了，多么丢脸！为争公道的时候，打得多么有力气，打输打赢都是光荣的；为几张香烟画打的时候，头和豆腐一样软，而且心里何等的难过！况且事后一打听，原来是小魔鬼先说：王牛儿的姐姐长得象只小老鼠，王牛儿才反口说他父亲象大洋狗。

“小坡！”后来又有一个小魔鬼捧着一把各色的

花蛤壳：“你和李三羊打，”

小坡没等他说完，手遮着眼睛就跑开了。

我们往回说吧。小坡进了校门正问看门的老印度，在新年的时候吃了什么好东西，听了什么好笑话。背后来了个小妞儿，拉了他一把。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同班的小英。她满脸是泪，连脑门上都是泪珠，不晓得她怎么会叫眼泪往上流。

“怎么了？小英！”

小英还是不住的抽搭，嘴唇张了几次，吃进去许多大咸泪珠，可是说不出话来。

“怎么了，小英；别哭，吃多了眼泪可就吃不下饭去了！”小坡常见妹妹仙坡闹脾气哭喊的时候，便吃不下饭去，所以知道吃眼泪是有碍于饮食的。

小英果然停住哭声，似乎是怕吃不了饭。她委委屈屈的说：“他打我！”

“谁？”小坡问，心中很替小英难过。

“张秃子！打我这儿！”小英的手在空中随便指了一指。

小坡看了看小英的身上，并没有被打的痕迹。或者张秃子打人是不留痕迹的，也未可知。反正小英的眼泪是真的，一定是受了委屈。

“他还抢去一只小船，张秃子！”小英说。

小坡有点发糊涂：还是那只小船叫张秃子呢？还

是张秃子抢去小船？

“小船？”他问。

“纸折的小船，张秃子！”

小坡决定了：这一定是张秃子（人），抢去张秃子（小船）。

“你去告诉了先生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！”这时小英的泪已干了，可是用小指头在眼睛上抹了两个黑圈。

“好啦，小英，我去找张秃子把小船要回来。”小坡说着，撩起老印度的裙子给小英擦了擦脸。老印度因为开学，刚换上一条新裙子，瞪了小坡一眼。

“要回小船还不行！”小英说。

“怎么？”

“你得打他！他打了我这儿，张秃子！”小英的手指又在空中指了一指。

“小英，他要是认错儿，就不用打他了。”小坡的态度很和平。

“非打他不可！张秃子！”

小姑娘们真不好惹！小坡还记得：有一回妹妹仙坡说，拉车的老牛故意瞪了她一眼，非叫他去打牛不可。你说，万一老牛真有意打架，还有小坡的好处吗？经过长时间的辩论，不行，妹妹是“一把儿死拿”，一点儿不退步。最后小坡急中生智，在石板上画了只老

牛，叫妹妹自己去打，算是把这斗牛的危险躲过去了。

“好啦，小英，咱们先上教室去吧。”

小英和小坡刚进了讲堂，迎面正好遇见张秃子。张秃子一看小坡拉着小英的手，早明白了其中的典故儿，没等小坡开口，他便说了：

“操场的树后面见哪，小坡！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小坡问。

“现在就走！你敢不敢？”张秃子的话有些刺耳。

“你先去，等我把衣裳脱了。”小坡穿着雪白的新制服，不敢弄脏。脱了上身，挂在椅子上，然后从书袋中掏出红绸宝贝，围在腰间，既壮威风，又省得脏了裤子。

“小英，你看我一围上这个宝贝，立刻就比张秃子还高了许多，是不是？”

“真的！”小英一看小坡预备到战场去，拍着两只小手，连话也说不出来了。

大树底下，除张秃子与小坡之外，还有几个参观的，都穿着新制服，坐在地上看热闹。

由树叶透进的阳光，斑斑点点射在张秃子的秃头上，好象个带斑点的傻瓜，黄腊腊儿的带着些绿影儿。张秃子虽然头发不多，力气可是不小。论他的身量，也比小坡高好些；胳膊腿儿也全筋是筋，骨是骨

的，有把子笨劲。

可是小坡一点没把这个傻瓜脑袋的混小子放在心里。他手插在腰间，说：

“张秃子，赶快把小英的小船交回去！再待一会儿，可就太晚了！”

张秃子把那只小纸船放在树根下的青苔上，然后紧了紧裤带，又摸了摸秃脑袋，又咽了口气，又舔了舔嘴唇，又指了指青苔上的小纸船，又看了看旁边坐着的参观者，又捏了捏鼻子，这才说：

“打呀！不用费话，你打胜，小船是小英的；你打败，小船归我啦！”

张秃子不但态度强横，对于作战也似乎很有把握。把脚一跺，秃头一晃，吼了一声，就扑上来了。

一看来得厉害，小坡算计好，非用脑袋不足以取胜。他架开敌人的双手，由尾巴骨起，直至头顶，联成一气，照着张秃子的肚子顶了去。张秃子也是久经大敌的手儿，早知小坡的“撞羊头”驰名远近，他赶快一吸气，把肚子缩回，跟着便向旁边一偏身，把小坡的头让过去。

小坡每逢一用脑袋，便只用眼睛看着敌人脚步移动，把脖子，脊梁一概牺牲。他见张秃子的脚挪到旁边去了，心中说：“好，捶咱脊背！”果然，梆当梆当梆，背上着了拳，胸中和口腔里还似乎有些回响。

张秃子打人有这样好处：捶人的时候老有声有韵的，**梆当梆当梆**，五声一顿，不多不少，怪有意思的。

小坡赶快往后退，拉好了尺寸，两手虚晃，头又顶上前去。喝！张秃子的脚又挪开了，头又撞着了空气！**梆当梆当梆**，背上又挨了五拳。哎呀，脖子上也**梆当开了**。只好低着头听响儿，一抬头非叫敌人兜着脖子打倒不可。得换些招数了：不往后退，往前死攻，抱住张秃子的腿，给他个短距离的碎撞。好容易得着敌人的胖腿，自己的背上不知**梆当**了多少次了，牺牲不小！不管，自要抱住他的腿，就有办法了。唉！还是不好，距离太近，撞不上劲来，而背上的**梆当梆当梆**更响亮了。

“小坡要完！小坡要完！”参观人这样乱说。

小坡有点发急了！

急中生智，忽然放了张秃子的腿，“急溜的”一下，往敌人背后转去。张秃子正扬着头儿捶得有趣，忽然捶空一拳，一低头，唉！小坡没有了。忙着转身，身儿刚转好，**梆**！肚子好象撞在个大皮球上，可是比皮球还硬一些。“啊！小坡的脑袋！”想起小坡的脑袋来，心中当时失了主心骨儿。两手不往前抡，搁在头上，好象要想什么哲学问题。肚子完全鼓出去，似乎说：来，再撞，果然，**梆**！我要倒下，他心里想。果然，不幸而言中，晃晃悠悠，晃晃悠悠，脚不触地，

向后飞去，耳旁忽忽的颇有风声。咯喳！秃脑瓜扎进山丹树叶里面去了。

“完了，对不起呀！”小坡一手摸着脑门，一手搓着脖子说。

“完了，对不起呀！”张秃子的嘴在一朵大红山丹花下面说。

参观的过来，把张秃子从树叶里拉出来。张秃子捧着肚子说：“可惜，这些山丹花不很香，不很香！”

小坡从树根下捡起那只小船，绕过山丹树，到操场来找小英。她正在矮树旁边等着呢。

“哟！小坡！小坡！我都听见了！你梆梆梆的打张秃子，真解恨！解恨！”小英跺着脚说。

“这是你的小船，小英。好好的拿着，别再叫别人抢去！”他把小船交给小英，心里说：“梆梆梆的打张秃子，那敢情好！打张秃子，我脊背上可直发烧！”

“可是有一样，张秃子以后也许不敢再欺侮小姑娘了！”小坡自言自语的往教室里走。“你捶的痛快呀，我顶得也不含糊！”

## 八 逃 学

先生正教算术，一手提着教鞭，一手捏着粉笔，很快的在黑板上画了两个“7”，然后嗽了一声，用教鞭连敲黑板，大声喊道：

“小英！七七是多少？说！”

小英立起来，两腿似乎要打滴溜转，低头看桌上放着的小纸船，半天没言语。

“说！”先生又打了个霹雳。

小英眼睛慢慢往左右了，希望同学们给她打个手势；大家全低着头似乎想什么重大的问题。

“说！”先生的教鞭在桌上拍拍连敲。

张秃子在背后低声的说：“七七是两个七。”

小英还是低着头，说：“七七是两个七。”

“什么？”先生好似没有听见。

“七七是两个七。”小英说，说完，腿一软，便坐下了。坐下又补了一句：“张秃子说的！”

“啊？张秃子？”先生正想不起怎么办好，听说张秃子，也就登时想起张秃子来了，于是：“张秃子！七

七是多少！说！快说！”

“不用问我，最讨厌‘7’的模样，一横一拐的不象个东西！”张秃子理直气壮的说。

先生看了看黑板上的“7”，果然是不十分体面。

小坡给张秃子拍掌，拍得很响。

“谁拍掌呢？谁？”先生瞪着眼，教鞭连敲桌子。

大家都爱小坡，没有人给他泄漏。可是小坡自己站起来了：“我鼓掌来着。先——！”他向来不叫“先生”，只是把“先”字拉长一点。

“你？为什么？”先生喊。

“‘7’是真不好看吗！‘8’字有多么美：又象一对小环，又象一个小葫芦，又象两个小糖球黏到了一块儿。”

小坡还没说完，大家齐喊：

“我们爱吃糖球！”

“七七是多少，我问你！”先生用力过猛，把教鞭敲断了一节儿。

“没告诉你吗，先——！‘7’字不顺眼，说不上来。二八一十六，四八四十八，五八——”

“我问你七七是多少，谁叫你说八！”先生一着急，捏起个粉笔头儿，扔在嘴里，咬了咬，吃下去了。吃完粉笔头，赌气子坐在讲桌上，不住的叨唠：“不教了！不教了！气死！气死！”

“二八一十六，四八四十八，五八——”小坡继续着念。

大家唏里哗啦，一齐在石板上画“8”。

小坡画了个大“8”，然后把石板横过来，给大家看：“对了，‘8’字横着看，还可以当眼镜儿。”

大家忙着全把石板横过来，举在面前，“真象眼镜！”

“戴上眼镜更看不真了！”张秃子把画着“8”的石板放在鼻子前面。

“‘9’也很好玩，一翻儿就变成‘6’。”小坡在石板上画了个“9”，然后把石板倒拿：“变！是‘6’不是？”

大家全赶快画“9”，赶快翻石板，一声呐喊：“变！”有几个太慌了，把石板哗嚓嚓摔在桌子上。

先生没有管他们，立起来，又吃了一个粉笔头。嘴儿动着，背靠黑板，慢慢的睡去。

大家一看，全站起来，把眼闭上。有的居然站着睡去，有的闭着眼慢慢坐下，趴在桌上睡。张秃子不肯睡。依旧睁着眼睛，可是忽然很响的打起呼来。

小坡站了一会儿，轻手蹑脚的往外走。一边走，一边叨唠：

“大家爱‘8’，你偏问‘7’，不知好歹！找你妈去，叫她打你一顿！”

小坡本来是很爱先生的，可是他们的意见老不相合；他爱“8”，先生偏问“7”；他要唱歌，先生偏教国语。谁也没法儿给他们调停调停，真糟！

走到校外，小坡把这算术问题完全忘掉。心中算计着，干什么去好呢。想不出主意来，好吧，顺着大街走吧，走到那儿算那儿。

一边走，一边手脚“不识闲儿”，地上有什么果子皮，烂纸，全象踢足球似的踢到水沟里去！恐怕叫小脚儿老太太踩上，跌个脚朝天。有的时候也试用脚指夹地上的小泥块什么的。近来脚指练得颇灵动；可惜脚指太短了一些，不然颇可以用脚拿筷子吃饭。洋货店门外挂着的皮球也十分可爱，用手杵了一下，球儿左右摆动了半天，很象学校大钟的钟摆。假如把皮球当钟摆多么好，随时拿下来踢一回，踢完再挂上去，岂不是“一搭两用”吗。钟里为什么要摆呢？不明白！不用问先生去，一问他钟摆是干什么的，他一定说：七七是多少？哎呀，还有小乒乓球，洋娃娃，口琴儿等等！可惜都在玻璃柜里，不能摸一摸；只好趴在玻璃盖儿上看着，嘴中叨唠：有钱的时候，买这个口琴！不，还是乒乓球好，没事儿和妹妹打一回，准把妹妹赢了；可是也不要赢太多了，妹妹脸皮儿薄，输多了就哭。还是长大了开个洋货店吧！什么东西都有：小球儿，各种的小球儿；口琴儿，一大堆；

粉笔，各种颜色的；油条，炸得又焦又长；可是全不卖，自己和妹妹整天拿着玩，这够多么有趣；也许把南星找来一块儿玩耍；南星啊，一定光吃油条，不干别的！

旁边的鸡鸭店挂着许多板鸭，小烧猪，腊肠儿，唉，不要去摸，把烧猪摸脏了，人家还怎么吃！“小坡到处讲公德，是不是？”他自己问自己。“公德两个字怎么写来着？”……“又忘了！”……“想起来了！”……“哼，又忘了！”

慢慢的走到大马路。有一家茶叶铺是小坡最喜爱的。小徒弟们在柜台前挑捡茶叶，东一簸箩，西一竹篓，清香的非常好闻。玻璃柜中的茶叶筒儿也很美丽，方的，圆的，六棱儿的，都贴着很花俏的纸，纸上还画着花儿和小人什么的。小坡每逢走到这里，一定至少要站十来分钟。

这个还有点奇怪的地方，每逢看见这个茶叶店，便想起：啊，哥哥大坡一定是在这里被妈妈捡去的！这条大街处处有水沟，不知道为何只有此处象是捡哥哥的地方。他往水沟里看了看，也许又有小孩在那里躺着。没有，可是有个小青蛙，团着身儿不知干什么玩呢。“啊，大概哥哥也是小青蛙变的！小蛙，上这儿来，我带你看妈妈去！”小坡蹲在沟边上向小蛙点头。来了一股清水，把小青蛙冲走了，可惜！

咚，咚，咚，咚，由远处来了一阵鼓声。啊！不是娶新娘，便是送殡的！顶好是送殡的，那才热闹！小坡伸着脖子往远处看，心中噗咚噗咚的直跳，唯恐不是送葬的。而且就是出殡，也还不行；因为送殡的有时完全用汽车，忽——，一展眼儿就跑过去，有什么好看！小坡要看的是前有旗伞执事，后有大家用白布条拉着的汽车，那才有意思。况且没有旗伞的出殡的，人们全哭得红眼妈似的，看着怪难过。有旗伞执事在街上慢慢走的呢，人人嘻皮笑脸的，好似天下最可乐的事就是把死人抬着满街走。那才有意思！

“哎呀，好天爷！千万来个有旗伞执事的！”小坡还伸着脖子，心中这样祷告。

咚，咚，咚，咚，不是一班乐队呀，还有“七擦”，“七擦”的中国吹鼓手呢！这半天还不过来，一定是慢慢走的！

等不得了，往前迎上去。小坡疯了似的，撒腿就跑，一气跑出很远。

可了不得，看，那个大开路鬼哟！一丈多高，血红的大脸，眼珠儿有肉包子大小，还会乱动！大黑胡子，金甲红袍，脚上还带着小轮子！一帮小孩子全穿着绿绸衣裤，头戴蛤壳形的草帽，拉着这位会出风头，而不会走路的开路鬼。小坡看着这群孩子，他嘴里直出水，哈！我也去拉着那个大鬼，多么有趣哟！

开路鬼后面，一排极瘦极脏的人们，都扛着大纸灯，灯上罩着一层黄麻。小坡很替这群瘦人难过，看那个瘦老头子，眼看着就被大灯给压倒了！

这群瘦灯鬼后面是一辆汽车，上面坐着几个人，有的吹唢呐，有的打铜锣，有的打鼓。吹唢呐的，腮梆儿凸起，象个油光光的葫芦。打锣的把身子探在车外，一边笑，一边当当的连敲，非常得意。小坡恨不得一下子跳上车去，当当的打一阵铜锣！

汽车后面又是一大群人，一人扛着一块绸子，有的浅粉，有的淡黄，有的深蓝，有的葱心儿绿，上面都安着金字，或是黑绒剪的字。还有一些长白绸子条，上面的字更多。小坡想不出这都是干什么的，而且一点“看头儿”也没有。把大块很好的绸子满街上摆着，糟蹋东西！拿几块黑板写上几个“7”，或是画上两只小兔，岂不比这个省钱！小坡替人家想主意。也别说，大概这许是绸缎店的广告队？对了，电影院，香烟庄都时常找些人，背着广告满街走，难道不许人家绸缎铺也这么办吗！小坡你糊涂！小坡颇后悔他的黑板代替绸子的计划。

啊，好了！绸子队过去了！又是一车奏乐的，全是印度人。他们是一律白衣白裙，身上斜披大红带，带子上有些绣金的中国字。小坡认不清那是什么字，过去问老印度。老印度摇头，大概也不认识。

“不认识字，你们倒是吹喇叭呀！”小坡说。

印度们不理他，只抱着洋喇叭洋号，仰头看着天。

汽车后面有一个打白旗的，襟上带着一朵花儿，一个小红缎条，小坡不知道这个人又是干什么的。只见他每一举旗的时候，前面的绸子队便把绸子扛得直溜一点，好象大家的眼睛全往后了着他似的。有的时候，他还骂街，骂得很花哨，前面的绸子队也不敢还言。小坡心里说，这个人一定是绸缎庄的老板，不然，他怎么这样威风呢。

后面又是一辆没篷的汽车，车里坐着个老和尚，闭着眼一动也不动。小坡心里说：“这必定是那位死人了！”继而一看，这位老和尚的手儿一抬，往嘴送了一牙橘子。小坡明白了，这不是死人，不过装死罢了。他走过去把住车沿，问：“橘子酸不酸呀？”老和尚依然一动也不动。小坡没留神，车前面原来还有两个小和尚呢。他们都是光头未戴帽，脑袋晒得花花的流油。他们手打问心，齐声“呸”了小坡一口。小坡瞪了他一眼，说：

“操场后面见！”

小和尚们不懂，依旧打着问心，脑袋上花花的往下流油。

这辆后边，还有一车和尚，都戴黑僧帽，穿着蓝

法衣，可是法衣上有许多口袋，和洋服一样。他们都嘟囔着，好象是背书。小坡想出来了：前面的老和尚一定是先生，闭着眼听他们背书。不知道背错了挨打不挨？

这车背书的和尚后面，又有一辆大汽车，拉着一大堆芭蕉扇儿，和几桶冰水，还有些大小纸包，大概是点心之类。两个戴着比雨伞还大的草帽的，挑着水桶，到车旁来灌水，然后挑去给人们喝。小坡过去，欠着脚看了看车中的东西。“喝！还有那么些瓶子拧柠檬水呢！”

“拿一把！”驶车的说。

小坡看前后没人，当然这是对他说了，于是拿了一把芭蕉扇，遮着脑袋。还跟着车走，两个挑水的又回来灌水，小坡搭讪着喝了碗冰水，他们也没向他要钱。哼，舒服多了，冰水喝了，头上还有芭蕉扇遮去阳光，这倒不坏！天天遇见送葬的，岂不天天可以白喝冰水？哼！也许来瓶柠檬水呢！还跟着车走，希望驶车的再说：“拿一把！”岂不可以再拿一把芭蕉扇，给妹妹拿回去。可是驶车的不再言语了。后面咚咚的打起鼓来，不得已，只好退到路旁，去看后面还有什么好玩的事儿。

喝！又是一车印度，全是白衣，红裙，大花包头。不得了，还有一车呢；不得了，还有一车呢！三车印

度一齐吹打起来，可是你吹你的，我打我的，谁也不管谁，很热闹，真的；但是无论如何不象音乐。

小坡过去，乘着打鼓的没留神，用拳头捶了鼓皮一下，捶得很响。打鼓的印度也不管，因为三队齐吹，谁也听不出错儿来。小坡细一看，哈！有两个印度只举着喇叭，在嘴上比画着，可是不吹。小坡过去戳了他们的脚心一下，两人机灵的一下子，全赶快吹起来。小坡很得意，这一戳会这么有灵验。

三车印度之后，有两排穿黄绸衣裤的小孩，一人拿着个纸人儿。纸人的衣裳很漂亮，可惜脸上太白，而且脑袋全左右前后乱转。小坡也试着转，哼，怎么也把脸转不到后面去；用手使力搬着，也不行！算了吧，把脸转到后面去，万一转不回来，走路的时候可有点麻烦！

纸人队后面，更有趣了，一群小孩头上套着大鬼脸，一路乱跳！有一个跳着跳着，没留神，踩上一块香蕉皮，大爬虎似的倒在地上，把鬼脸的鼻子摔下一块去。哎，戴鬼脸到底有好处，省得摔自己的鼻子！

又是辆大汽车，上边扎起一座松亭。亭上挂满了花圈，有的用鲜花作的，有的用纸花作的。小坡纳闷：这些圈儿是干什么的呢？花圈中间，有一张大像片，是个乌漆巴黑的瘪嘴老太太。小坡又不明白了：这张像片和出葬有什么关系呢？摆出来叫大家看？一点不

好看哪！不明白，死人的事儿反正与活人不同，不用管，看着吧！

啊哈！更有趣了！七八十，至少七八十人，都是黑衣黑裤，光着脚。一人手中一条白布带，拉着一辆老大老大的汽车。一个老印度驾车，可是这群人假装往前拉。小坡笑起来了：假如老印度一犯坏主意，往前忽然一赶车，这群黑衣人岂不一串跌下去，正象那天我们开火车玩，跌在花园中一样？那多么有趣！小坡跺着脚，向老印度打手势，低声而恳切的说：“开呀！往前开呀！”老印度偏不使劲开。“这个老黑鸟！糊涂！不懂得事！”

车上扎着一座彩亭，亭中放着一个长方的东西，盖着红绸子，看不出到底是什么。亭上还站着一对小孩，穿着彩衣，可是光着头，晒得已经半死了。小坡心里说：大概这两个小孩就是死人，虽然还没死，可是等走到野外，也就差不多了！多么可怜！

车后面有四五个穿麻衣，麻帽，麻鞋的，全假装往前推着汽车。他们全低着头，可是确是彼此谈笑着，好象这样推车走很好玩似的。他们的麻衣和林老板的夏布大衫一样长，可是里边都是白帆布洋服。有一个年纪青的，还系着根红领带，从麻衣的圆大领上露出来。

这群人后面，汽车马车可多了！一辆跟着一辆，

一辆跟着一辆，简直的没有完啦！车中都坐着大姑娘，小媳妇，老太太，小妞儿，有的穿麻衣，有的穿西装，有的梳高髻，有的剪着发，有的红着眼圈，有的说说笑笑，有的吸着香烟，有的吃着瓜子，小妞儿是一律吃着洋糖，水果，路上都扔满了果皮！喝！好不热闹！

小坡跟着走，忽然跑到前面看印度吹喇叭，忽然跑到后边看小孩儿们跳鬼。越看越爱看，简直的舍不得回学校了！回去吧？再看一会儿！该回去了？可是老印度又奏起乐来！

走着走着，心中一动！快到小坡了！哎呀，万一叫父亲看见，那还了得！父亲一定在国货店门外看热闹，一定！快往回跑吧！等等，等他们都走过去，“再向后转走！”拿着芭蕉扇立在路旁，等一队一队都走过去，他才一步一回头的往回走。

“到底没看见死人在那儿装着！”他低着头想：“不能藏在乐队的车上！也不是那个老和尚！在那儿呢？也许藏在开路大鬼的身里？说不清！”

“无论怎样吧，出殡的比什么都热闹好玩。回家找南星们去，跟他们作出殡玩，真不错！”

## 九 海 岸 上

设若有人说，小坡是个逃学鬼儿，我便替小坡不答应他！什么？逃学鬼儿？哼，你以为小坡不懂得用功吗？小坡每逢到考试的时候，总考得很好咧！再说，就是他逃学的时候，他也没作坏事呀！就拿他看殡说吧，他往学校走的时候，便作了件别个小孩子不肯作的好事。那是这么一档子事：他不是正顺着大马路走吗，唉，一眼看见个老太太，提着一筐子东西，累得满头是汗，吁吁带喘。小坡一看，登时走过去，没说什么，抢过筐子便顶在头上了。

“在那儿住哇，老太太？”

老太太一看小坡的样儿，便知道他是个善心的孩子，喘着说：

“广东学校旁边。”

“好啦，跟着我走吧，老太太！”小坡顶着筐子，不用手扶，专凭脖子的微动，保持筐子的平稳。两脚吧唧吧唧的慢慢走，因为老太太走道儿吃力，所以他不敢快走。

把老太太领到家门口——正在学校的旁边，——小坡把筐子拿下来，交给老太太。

“我怎么谢谢你呢？”老太太心中很不过意：“给你两个铜子买糖吃？还是给你一包瓜子儿？”老太太的筐中有好几包瓜子。

小坡手，脚，脑袋一齐摇，表示决定不要。老太太是很爱他，非给他点东西不可。

“这么办吧，老太太！”小坡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不用给我东西，赶明儿我不留心把衣裳弄脏了的时候，我来请你给收拾收拾，省得回家招妈妈生气，好不好？你要是上街买东西，看见了我，便叫我一声，我好替你拿着筐子。我叫小坡，是妈妈由小坡的电线杆旁边捡来的。妹妹叫仙坡，是白胡子老仙送给妈妈的。南星很有力量，张秃子也很厉害，可是他们都怕我的脑袋！”小坡拍了拍脑门：“妈妈说，我的头能顶一千多斤！我的脑袋不怕别的，就怕三多家中糟老头子的大烟袋锅子！南星头上还肿着呢！”

“哎！哎！够了！够了！”老太太笑着说：“我的记性不好，记不住这么些事。”

“不认识南星？老太太！”小坡问。

老太太摇了摇头，然后说：“你叫小坡，是不是？好，我记住了。你去吧，小坡，谢谢你！”

小坡向老太太鞠躬，过于慌了，脑袋差点碰在墙

上。

“老太太不认识南星，真奇怪！”小坡向学校里走。

到了学校，先生正教国语教科书的一课——轮船。

看见小坡进来，先生假装没看见他。等他坐好，先生才问：

“小坡，上那儿啦？”

“帮着老太太拿东西来着，她怪可怜的，拿着满满的一筐子东西！她要给我一包瓜子儿，我也没要！”

“你不爱吃瓜子，为什么不给我带来？”张秃子说。

“少说话，张秃子！”先生喊。

“坏秃子！张秃子！”小英还怀恨着张秃子呢。

“不准出声，小英！”先生喊，教鞭连敲讲桌。

“听着先生一个人嚷！”大家一齐说。

“气死！哎呀，气死！”先生不住摇头，又吃了个粉笔头儿。吃完，似乎又要睡去。

“小英，先生讲什么呢？”小坡问。

“轮船。张秃子！”小英始终没忘了张秃子。

“轮船在那儿呢？”小坡问。

“书上呢。张秃子！”

小坡忙掀开书本，哎！只有一片黑字儿，连个轮

船图也没有。他心里说，讲轮船不到码头去看，真有点傻！

“先——！我到码头上看看轮船去吧！”小坡向先生要求。

“先生——！我也去！”张秃子说。

“我也跟小坡去！不许张秃子去！”小英说。

“先生——！你带我们大家去吧！”大家一齐喊。先生不住的摇头：“气死！气死！”

“海岸上好玩呀，先——！”小坡央告。

“气死！”先生差不多要哭了。

“先生，那里轮船很多呀！走哇！先生！”大家一齐央告。

“不准张秃子去呀，先生！”小英说。

“下午习字课不上了，谁爱看轮船去谁去！哎呀，气死！现在好好的听讲！”先生说。

大家看先生这样和善，允许他们到海岸去，立刻全一声不发，安心听讲。

你们看小坡！喝！眉毛拧在一块儿，眼睛盯着书本，象两把小锥子，似乎要把教科书钻两个窟窿。鼻子也抽抽着一块，好象钞票上的花纹。嘴儿并得很严，上下牙咬着动，腮上微微的随着动。两耳好似挂着条橡皮筒儿，专接受先生的话，不听别的。一手按着书角，一手不知不觉的有时在鼻下搓一阵，有时往

下撕几根眉毛，有时在空中写个字。两脚的十指在地上抓住，好象唯恐地板跑了似的。喝！可了不得！这样一用心，好象在头的旁边又长出个新脑袋来。旧头中的南星，三多，送殡，等等事故儿，在新头中全没有地位；新头中只有字，画，书。没有别的。这个新头一出来，心中便咚咚的跳：唯恐听不清先生的话，唯恐记不牢书上的字。这样提心吊胆的，直到听见下堂的铃声，这个新头才啷的一下，和旧头联成一气，然后跳着到操场去玩耍。

下课回家吃饭。吃完，赶快又跑回学校来，腮上还挂着一个白米粒儿。同学们还都没回来，他自己找先生去：

“先——，我到码头看轮船去了！”

“去吧，小坡！早点回来，别误了上第二堂！”

“听见了，先——！”小坡笑着跑出来。

码头离学校不远，一会儿就跑到了。喝！真是好看！

海水真好看哪！你看，远处是深蓝色的，平，远，远，远，一直到一列小山的脚下，才卷起几道银线儿来，那一系列小山儿是深绿的，可是当太阳被浮云遮住的时候，它们便微微挂上一层紫色，下面绿，峰上微红，正象一片绿叶托着几个小玫瑰花蓓葵。同时，山下的蓝水也罩上些玫瑰色儿，油汪汪的，紫溶溶的，

把小船上的白帆也弄得有点发红，好象小姑娘害羞时的脸蛋儿。

稍近，阳光由浮云的边上射出一把儿来，把海水照得碧绿，比新出来的柳叶还娇，还嫩，还光滑。小风儿吹过，这片娇绿便摺起几道细碎而可怜儿的小白花。

再近一点，绿色更浅了，微微露出黄色来。

远处，忽然深蓝，忽然浅紫；近处，一块儿嫩绿，一块儿娇黄；随着太阳与浮云的玩弄，换着颜色儿。世上可还有这样好看的东西！

小燕儿们由浅绿的地方，飞，飞，飞，飞到深蓝的地方去，在山前变成几个小黑点儿，在空中舞弄着。

小白鸥儿们东飞一翅，西张一眼；又忽然停在空中，好象盘算着什么事儿；又忽然一振翅儿，往下一扎，从绿水上抓起一块带颜色的东西，不知道是什么。

离岸近的地方，水还有点绿色；可是不细看，它是一片油糊糊的浅灰，小船儿来了，挤起一片浪来，打到堤下的黄石上，溅起许多白珠儿。哗啦哗啦的响声也很好听。

渔船全挂着帆，一个跟着一个，往山外边摇，慢慢浮到山口外的大蓝镜面上去。

近处的绿水上，一排排的大木船下着锚，桅杆很高，齐齐的排好，好似一排军人举着长枪。还有几排更小的船儿，一个挨着一个，舱背圆圆的，好象联成一气的许多小骆驼桥儿，又好象一群弯着腰儿的大黑猫。

小轮船儿，有的杏黄色，有的浅蓝色，有的全黑，有的杂色，东一只西一艘的停在那里。有的正上货，哗啦，——哗啦，哗，——鹤颈机发出很脆亮的响声。近处，哗啦，哗啦，哗——；远处，似乎由小山那边来的，也哗啦，哗啦，哗——，但是声音很微细。船上有挂着一面旗的，有飘着一串各色旗的。烟筒上全冒着烟，有的黑嘟嘟的，有的只是一些白气。

另有些小船，满载着东西，向大船那边摇。船上摇桨的有裹红头巾的印度，有戴大竹笠的中国人。还有些小摩托船嘟嘟的东来西往，好象些“无事忙”。

船太多了！大的小的，高的矮的，丑的俊的，长的短的。然而海中并不显出狭窄的样儿，全自自然然的停着，或是从容的开着，好象船越多海也越往大了涨。声音也很多，笛声，轮声，起重机声，人声，水声；然而并不觉得嘈杂刺耳；好似这片声音都被平静的海水给吸收了去，无论怎么吵也吵不乱大海的庄严静寂。

小坡立在岸上看了一会儿。虽然这是他常见的

景物，可是再叫他看一千回，一万回，他也看不腻。每回来到这里，他总想算一算船的数目，可是没有一回算清过。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……五十。哼，数乱了！再数：一五，一十，十五，十五加五是多少？不这样干了，用八来算吧！一八，二八十六，四八四十八，五八——！嗨！一辈子也记不清五八是多少！就算五八是一百吧，一百？光那些小船就得比一百还多！没法算！

有一回，父亲带他坐了个小摩托船，绕了新加坡一圈儿。小坡总以为这些大船小船也都是绕新加坡一周的，不然，这里那能老有这么多船呢；一定是早晨开船，绕着新加坡走，到晚上就又回到原处。所以他和南星商议过多少次，才决定了：

“火车是跑直线的，轮船是绕圈儿的。”

“我要是能跳上一只小船去，然后，哧！再跳到一只大船上去，在船上玩半天儿，多么好！”小坡心里说。说完，在海岸上，手向后伸，腿儿躬起，哧！跳出老远。“行了，只要我能进了码头的大门，然后，哧！一定能跳上船去！一定！”他念念道道的往码头大门走。走到门口，小坡假装看着别处，嘴里哼唧的，“满不在乎”似的往里走。

哼！眼前挡住只大黑毛手！小坡也没看手的主人，——准知道是印度巡警！——大拇脚指头一

捻，便转过身来，对自己说：“本不想进去吗！这边船小，咱到那边看大的去！”他沿着海岸走，想到大码头去：“不近哪，来，跑！”心里一想，脚上便加了劲，一直跑到大码头那边。

哼！一，二，三，四，那么些个大门全有巡警把着！

他背着手儿，低着头，来回走了几趟。偷眼一看，哼！巡警都看着他呢。

来了个马来人，头上顶着一筐子“红毛丹”和香蕉什么的。小坡知道马来人是很懒的，于是走过去，给他行了个举手礼，说：“我替你拿着筐子吧？先生！”

马来人的嘴，裂开一点，露出几个极白的牙来。没说什么，把筐子放在小坡的头上。小坡得意扬扬，脚抬得很高，走进大门。小坡也不知为什么，这样白替人作工，总觉得分外的甜美有趣。

喝！好热闹！卖东西的真不少：穿红裙的小印度，顶着各样颜色很漂亮的果子。戴小黑盔儿的阿拉伯人提着小钱口袋，见人便问“换钱”？马来人有的抱着几匣吕宋烟，有的提着几个大榴莲。地上还有些小摊儿，玩艺儿，牙刷牙膏，花生米，大花丝巾，小铜钮子……五光十色的很花哨。

小坡把筐子放下。马来人把“红毛丹”什么的都摆在地上，在旁边一蹲，也不吆喝，也不张罗，好似

卖不卖没什么关系。

小坡细细的把地上的东西看了一番，他最爱一个马来人摆着的一对大花蛤壳儿。有两本邮票也很好玩，但是比蛤壳差多了。他心里说：假如这些东西可以白拿，我一定拿那一对又有花点，又有小齿，又有弯弯扭扭的小兜的蛤壳！可惜，这些东西不能白拿！等着吧，等长大了有钱，买十对八对的！几儿才可以长大呢？……

啊！到底是这里，轮船有多么大呀！都是长，长，长的大三层楼似的玩艺儿！看烟筒吧，比老树还粗，比小塔儿还高！

一，二，三，四，……又数不过来了！

看靠岸这只吧！人们上来下去，前后的起重机全哗啦啦的响着，船旁的小圆窟窿还哗哗的往外流水，真好玩！哎呀，怎能上去看看呢？小坡想了一会儿，回去问那个马来人：“我拿些‘红毛丹’上船里卖去，好不好？”

马来人摇了摇头。

小坡叹了口气，回到大船的跳板旁边去等机会。

跳板旁有两个人把着。这真难办了！等着，只好等着！

不大一会儿，两个人中走去了一个。小坡的黑眼珠里似乎开了两朵小花，心里说：“有希望！”慢慢往

前凑合，手摸着铁栏杆，嘴中哼唧着。那个人看了他一眼，他手摸着铁栏，口中哼唧着，又往回走；走了几步，又往前凑。又假装扶在铁栏上，往下看海水：喝，还有小鱼呢。又假装抬起头来看船：哼，大船一身都是眼睛，可笑！——他管舱房的小圆窗叫眼睛。他斜着眼看了看那个人，哼！纹丝儿不动，在那里站着，好象就是给他一百个橘子，他也不肯躲开那里！小坡真急了！非上去看看不可！

地上有块橘子皮，小坡眼看着船身，一脚轻轻的推那块皮，慢慢，慢慢，推到那个人的脚后边。

“喝！可了不得！”小坡忽然用手指着天，撒腿就跑。

那个人不知是怎么了，也仰着头，跟着往前跑，他刚一跑，小坡，手还指着天，又跑回来了。那个人，头还是仰着，也赶紧往回跑。噗！嗞——梆！他被橘子皮滑出老远，然后老老实实的摔在地上。

小坡嗞溜的一下，跑上跳板去。

到了船上，小坡赶快挺直了腰板，大大方方的往里走。船上的人们一看这样体面的小孩，都以为他是新上来的旅客，也就不去管他。你看，小坡心里这个痛快！

哟！船上原来和家里一样啊！一间一间的小白屋子，有床，有风扇，有脸盆架儿。在水上住家，这够

多么有意思呢！等着，长大了我也盖这么一所房子，父亲要打我的时候，咦，我就到水房子里住几天来！还有饭厅呢！地上铺着地毯，四面都有大镜子！照着镜子吃饭，看着自己的嘴一张一闭，也好玩！还有理发所呢！在海上剪剪发，然后跳到海中洗洗头，岂不痛快！洗完了头，跑到饭厅吃点咖喇鸡什么的，真自在呀！

小坡一间一间的看，一直看到后面的休息室。这里还有钢琴呢！有几个老太太正在那里写字。啊，这大概是船上的学校，赶紧躲开她们，抓住我叫我写字，可不好受！

转过去，已到船尾。哈，看这间小屋子哟！里面还有大轮子，小棍儿的，咚咚的直响。水房子上带工厂，可笑！我要是盖水房子呀，一定不要工厂；顶好在那儿挖个窟窿，一直通到海面上，没事儿在那里钓鱼玩，倒不错！

小屋的旁边有个小窄铁梯，上去看看。上面原来还有一层楼呢。两旁也都是小屋子，又有一个饭厅……回去告诉南星，他没看见过这些东西。赶明儿他一提火车，我便说水屋子！

看那个铁玩艺儿，在空中忽忽悠悠的往起拉大木箱，大麻口袋。看这群人们这个嚷劲！不知道拉这些东西干什么，但是也很有趣味！

扶在栏杆上看看吧。远处的小山，下面的海水，看着更美了，比在岸上看美的多！开了一只船，闷——闷！汽笛儿叫着。船上的人好象都向他摇手儿呢，他也向他们摇手。看船尾巴拉着那一溜白水浪儿，多么好看！——看那群白鸟跟着船飞，多么有意思！

正看得高兴，背上来了只大手，抓住他的小褂。小坡歪头一看，得！看跳板的那个家伙！那个人一声没发，抓起小坡便走；小坡也一声不发，脚在空中飘摇着，也颇有意味。

下了跳板，那个人一松手，小坡摔了个“芥末蹲”儿。

“谢谢你啊！”小坡回着头儿说。

## 十 生 日

星期日，小坡早晨起来稍微晚一点。

一睁眼，有趣，蚊帐上落着个大花蛾子。他轻轻掀起帐子，蛾子也没飞去。“蛾子，你还睡哪？天不早啦！”蛾子的绒须儿微微动了动，似乎是说：“我还得睡一会儿呢！”

妹妹仙坡还睡得很香甜，一只小胖脚在花毯边上露着，五个脚指伸伸着，好似一排短圆的花瓣儿。有个血点红的小蜻蜓正在她的小瓣儿上落着。小坡掀起帐子看了看妹妹，没敢惊动她，只低声的说：“小蜻蜓，你把咬妹妹的蚊子都吃了吧？谢谢你呀！”

他去冲凉洗脸。

冲凉回来，妹妹还睡呢。他找来石板石笔，想画些图儿，等妹妹醒了给她看。画什么呢？画小兔吧？不！回回画小兔，未免太贫了。画妹妹的脚？对！他拿着石板，一眼斜了妹妹的脚，一眼看着石板，照猫画虎的画。画完了，细细的和真脚比了一比；不行，赶快擦去吧！叫妹妹看见，她非生气不可。闹了归齐，

只画上四个脚指！再补上一个吧，就非添在脚外边不可，因为四个已经占满了地方。

还是画小兔吧，到底有点拿手。把脚擦去，坐在床沿上，聚精会神的画。画了又擦，擦了再画，出了一鼻子汗，才画成一只小兔的偏身。两个耳朵象一对小棒槌，一个圆身子，两条短腿儿，一个小嘴，全行了；但是只有一只眼睛，可怎么办呢？要是只画小兔的前脸吗，当然可以象写“小”字似的，画出一个鼻子两只眼。可是这样怎么画兔身子呢？小兔又不是小人，可以在脸下画身子，胳膊，腿儿。没有法子，只好画偏身吧，虽然短着一只眼睛，到底有身子什么的呀！

他抱着石板，想了半天，啊，有主意了！在石板的那边画上一只眼，岂不是凑成两只！对！于是将石板翻过来，画上一只眼，很圆，颇象个小圆糖豆儿。

画完了，把石板放在地板上，自己趴下学兔儿：东闻一闻，西跳一跳，又用手前后的拉耳朵，因为兔耳是会动弹的。跳着跳着把妹妹跳醒了。

“干什么呢，二哥？”仙坡掀起帐子问。

“别叫我二哥了，我已经变成一个小兔！看我的耳朵，会动！”他用手拨弄着耳朵。

“来，我也当兔儿！”仙坡光着脚下了床。

“仙！兔儿有几只眼睛？”

“两只。”仙坡蹲在地上，开始学兔儿。

“来，看这个。”小坡把石板拿起来，给妹妹看：“象不象？”仙坡点头说：“真象！”

“再看，细细的看。”他希望妹妹能挑出错儿来。

“真象！”仙坡又重复了一句。

“几只眼？”

“一只。”

“小兔有一只眼睛行不行？”他很得意的问。

“行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小坡心里说：“妹妹有点糊涂！”

“三多家里的老猫就是一只眼，怎么不行？”

“不行！猫也都应当有两只眼，一只眼的猫不算猫，算——”小坡一时想不起到底算什么。

幸而仙坡没往下问，她说：“非有两只不行吗，为什么你画了一只？”

“一只？谁说的？我画了两只！”

“两只！那一只在那儿呢？”

“这儿呢！”小坡把石板一翻过儿，果然还有一只圆眼，象个小圆糖豆儿。

“哟！可不是吗！”仙坡乐得把手插在腰间，开始跳舞。

小坡得意非常，又在石板上画了只圆眼，说：“仙，这只是给三多家老猫预备的。赶明儿三多一说

他的老猫短着眼睛，咱们就告诉他，还有一只呢！他一定问，在那儿呢？咱们就说，在石板上呢。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”仙坡停止了跳舞：“赶明儿我拿着石板找老猫去。见了它，我就说，我就说，”她想了一会儿：“瞎猫来呀！”

“别叫它瞎猫，它不爱听！”小坡忙着插嘴，“这么说，猫先生来呀？”

“对了，我就说，猫先生来呀！没有给你带来什么好吃的，只带来一只眼睛，你看合式不合式？”

“别问它，石板上的眼睛也许太大一点！”小坡说。

仙坡拿起石板，比画着说：“请过来呀，瞎——呸，猫先生！它一过来，我就把石板放在它的脸前面。听着！忽——的一声，这只眼便跳上老猫脸上去，老猫从此就有两只眼，你看它喜欢不喜欢！”

“也不一定！”小坡想了想：“万一老猫嫌有两只眼太费事呢？你看，仙，有一个眼也不坏，睡觉的时候，只闭一只，醒了的时候，只睁一只，多么省事！尤其是看万花筒的时候，不用费事闭上一只，是不是？”

“也对！”仙坡说，并没有明白小坡的意思。

“吃粥来——！”妈妈的声音。

“仙还没洗脸呢！”小坡回答。

“快去洗!”妈妈说。

“快来,仙!快着!”小坡背起妹妹,去帮着她洗脸。

洗了脸回来,父亲母亲哥哥都已坐好,等着他们呢。

小坡仙坡也坐下,母亲给大家盛粥。

小坡刚要端碗,母亲说了:

“先给父亲磕头吧!”

“为什么呢?”小坡问。

“今天是你的生日,傻子!”妈妈说。

“鞠躬行不行?”

“不行!”妈妈笑着说。

“过新年的时候,不是大家鞠躬吗?”小坡问妹妹。妹妹看了父亲一眼。

“非磕头不可呀!新年是新年。生日是生日!养活你们这么大,不给爸爸磕头?好!磕!没话可说!”父亲说,微微带着笑意。

小坡不敢违背父亲的命令,跪在地上,问:“磕几个呢?”

“四八四十八个。”仙坡说。

“磕三个吧。”妈妈说。

小坡给父亲磕完,刚要起来,父亲说:

“不用起来,给妈妈磕!”

小坡又给母亲磕了三个头，刚要起来，哥哥说：“还有我呢！”

小坡假装没听见，站起来，对哥哥说：

“你要是叫我看看你的图画，我就给你磕！”

“偏不给你看！爱磕不磕！”哥哥说。

小坡不再答理哥哥，回头对妹妹说：

“仙，该给你磕了！”说着便又跪下了。

“不要给妹妹行大礼，小坡！”妈妈笑了，父亲也笑了。

“非磕不行，我爱妹妹！”

“来，我也磕！”仙坡也忙着跪在地上。

“咱们俩一齐磕，来，一，二，三！”小坡高声的喊。

两个磕起来了，越磕越高兴：“再来一个！”“哎，再来一个！”随磕随往前凑，两个的脑门顶在一处，就手儿顶起牛儿来，小坡没有使劲，已经把妹妹顶出老远去。

“好啦！好啦！快起来吃粥！”妈妈说。

两个立起来，妈妈给他们擦了手，大家一同吃粥。平日的规矩是：粥随便喝，油条是一人一根，不准多拿。今天是小坡的生日，油条也随便吃，而且有四碟小菜。小坡不记得吃了几根油条，心里说：多咱把盘子吃光，多咱完事！可是，忽然想起来：还得给

陈妈留两条呢，二喜也许要吃呢！于是对哥哥说：

“不要吃了，得给陈妈留点儿！”

父亲听小坡这样说，笑了笑，说：“这才是好孩子！”

小坡听父亲夸奖他，心中非常高兴，说：“父亲，带我们到植物园看猴子去吧！”

哥哥也说：“下午去看电影吧！”

妹妹也说：“现在去看猴子，下午去看——”她说不上“电影”来，因为没有看过。

父亲今天不知为什么这样喜欢，全答应了他们：“快去换衣裳，趁着早晨凉快，好上植物园去。仙坡，快去梳小辫儿。”

大家慌着忙着全去预备。

哥哥和小坡全穿上白制服，戴上童子军帽，还都穿上皮鞋。妹妹穿了一身浅绿绸衣裤，没穿袜子，穿一双小花鞋。两条辫儿梳得很光，还戴着一朵大红鲜花。

坐了一截车，走了一截，他们远远望见绿丛丛一片，已是植物园。

“园中的花木没有一棵好看的，就是好看吧，谁又有工夫去看呢！”小坡这样想，“破棕树叶子！破红花儿！猴子在那儿呢？”越找不到猴，越觉得四面的花草不顺眼。“猴子！出来呀！”

“我看见了一条小尾巴！”仙坡说。

“那儿呢？”

“在椰子树上绕着呢！”

“哎哟！可不是吗！一个小猴，在椰子下面藏着哪！小猴——！小猴——！快来吃花生！”

哥哥拿着许多香蕉，妹妹有一口袋花生，都是预备给猴子吃的。

三个人，把父亲落在后边，一直跑下去。

一片密树林，小树挤着老树，老树带着藤蔓。小细槟榔树，没地方伸展叶子，拚命往高处钻，腰里挂着一串槟榔，脚下围着无数的小绿棵子。密密匝匝，枝儿搭着枝儿，叶子挨着叶子，凉飕飕的摇成一片绿雾。虫儿不住吱吱的叫，叫得那么怪好听的。哈哈，原来这儿是猴子的家呀！看树干上，树枝上，叶儿底下，全藏着个小猴！喝！有深黄的，有浅灰的，有大的，有小的，有不大不小的，全鬼头魔儿眼的，又淘气，又可爱。顶可爱的是母猴儿抱着一点点的小猴子，整跟老太太抱小孩儿一样。深灰色的小毛猴真好玩，小圆脑袋左右摇动，小手儿摸摸这里，抓抓那里，没事儿瞎忙。当母猴在树上跳，或在地上走的时候，小猴就用四条腿抱住母亲的腰，小圆头顶住母亲的胸口，紧紧的抱住，唯恐掉下来。真有意思！

妹妹往地上撒了一把落花生。喝，东南西北，树

上树下，全呕呕的乱叫，来了，来了，一五，一十，一百……数不过来。有的抢着一个花生，登时坐下就吃，吃得香甜有味，小白牙咯哧咯哧咬得又快又好笑。有的抢着一个，登时上了树，坐在树杈上，安安稳稳的享受。有的抢不着，便撅着尾巴向别人抢，引起不少的小战争。

大坡是专挑大猴子给香蕉吃。仙坡是专送深黄色的喂花生，父亲坐在草地上看着，嘻嘻的笑。小坡可忙了，前后左右乱跳，帮着小猴儿抢花生。大猴子一过来对弱小的示威，小坡便跑过去：“你敢！不要脸！”大猴子急了，直向小坡噙牙，小坡也怒了：“你来，跟你干干！张秃子都怕我的脑袋，不用说你这猴儿头了！”一个顶小的猴儿，抢不着东西，坐在一旁要哭似的。小坡过去由哥哥手里夺过一只香蕉：“来！小猴儿，别哭啊！就在这儿吃吧，省得叫别人抢了去！”小猴子双手抱着香蕉，一口一口的吃，吃得真香；小坡的嘴也直冒甜水儿！

大猴子真怕了小坡，躲他老远，不敢过来。有的竟自一生气，抓着一个树枝，三悠两摆到树枝上坐着生气去了。有的把尾巴卷在树上，头儿倒悬，来个珍珠倒卷帘。然后由树上溜下来。

花生香蕉都没啦。又来了一群小孩，全拿着吃食来喂他们。又来了两辆汽车，也都停住，往外扔果子。

小坡们都去坐在父亲旁边看着，越看越有趣，好象再看十天八天的也不腻烦！

有些小猴似乎是吃饱了，退在空地方，彼此打着玩。你咬我的耳朵，我抓你的尾巴，打得满地乱滚。有时候，一个遮住眼，一个偷偷的从后面来抓。遮眼的更鬼道，忽然一回身，把后面的小猴，一下捏在地上。然后又去遮上眼，等着……

有的一群小猴在一条树枝上打秋千，抡，抡，抡，把梢头上的那个抡下去。他赶快又上了树，又抡，把别人抡下去。

有的老猴儿，似乎不屑于和大家争吵，稳稳当当的，秃眉红眼的，坐在树干上，抓抓脖子，看看手指，神气非常老到。

“该走了！”父亲说。

没人答应。

又来了一群小孩，也全拿着吃食，猴子似乎也更多了，不知道由那儿来的，越聚越多，也越好看。

“该走了！”父亲又说。

没人应声。

待了一会儿，小坡说：“仙，看那个没有尾巴的，折跟头玩呢！”

“哟！他怎么没有尾巴呢？”

“叫理发馆里的伙计剪了去啦！”哥哥说。

“呕！”小坡仙坡一齐说。

“该走了！”父亲把这句话说到十多回了。

大家没言语，可是都立起来，又立着看了半天。

“该走了！”父亲说完，便走下去。

大家恋恋不舍的一边走，一边回头看。

到花室，兰花开得正好。小坡说，兰花没有小猴那么好看。到河边，子午莲，红的，白的，开得非常美丽。仙坡说，可惜河岸上没有小猴！到棕园，小坡看着大棕叶，叫：小猴儿别藏着了，快下来吧！叫了半天，原来这里并没有猴子！他叹了一口气！

午饭前，到了家中。小坡顾不得脱衣服，一直跑到厨房，把猴儿的事情全告诉了妈妈。妈妈好象一辈子没看过猴子，点头咂嘴的听着。告诉完了妈妈，又和陈妈说了一遍。陈妈似乎和猴儿一点好感没有，只顾切菜，不好好的听着。于是小坡只好再告诉妈妈一遍。

仙坡也来了，她请求妈妈去抱一个小猴来。

妈妈说，仙坡小时候和小猴儿一样。仙坡听了非常得意。小坡连忙问妈妈，他小时候象猴儿不象。

妈妈说，小坡到如今还有点猴气。小坡也非常得意。

## 十一 电 影 园 中

吃过午饭，小坡到妈妈屋中去问：“妈！明天还是生日不是呀？”

妈妈正在床上躺着休息呢，她闭着眼，说：“那有的事！一年只有一个生日。”

“呕！”小坡有点不痛快：“不许有两个，三个，一百个生日？”

“天天吃好东西，看猴子，敢情自在！”妈妈笑着说。

“妈妈你也有生日，是不是？”

“人人有。”

“你爱那一天过生日呢？”

“我爱那一天不行啊，生日是有一定的。”

“谁给定的呢？父亲？”小坡问。

“生日就是生下来的那一天，比如仙坡是五月一号生的吧，每到五月一号我们就给她庆贺生日，明白不明白？”

“妹妹不是白胡子老仙送来的吗？”

“是呀，五月一号送来的，所以就算是她的生日。”

“呕！我可得记住：比如明天桌椅铺给咱们送张桌子来，到明年的明天，便是桌子的生日，是这么说不是？妈！”

妈妈笑着说：“对了！”

“啊，到桌子生日那天，我就扛着他去看猴子！”

“桌子没有眼睛啊？”妈妈说。

“拿粉笔圆圆的画两只呀！妈，猴子也有生日？”

“自然哪，”妈妈说：“有一个小孩过生日的时候，小猴儿之中也必有过生日的，所以小孩过生日，一定要拿些东西去给猴子庆贺。”

“可是，妈！那里这么多猴子，怎能知道是那个的生日呢？”

“不用管是那个的，反正其中必有一个今天过生日。你过生日吧。哥哥妹妹全跟着吃好东西，猴子也是这样，一个过生日，大家随着欢喜。这个道理好不好？”妈妈很高兴的问。

“好！真好！”小坡拍着手说：“妈，回来父亲要带我们去看什么？”

“看电影。”

“电影是什么玩艺儿呢？”

“到电影园就知道了。”

“那里也有猴子？”小坡心目中的电影园是：是几根电线杆子，上面有些小猴。

“没有。”妈妈似乎要睡觉。

小坡还有许多问题要问，一看妈妈困了，赶快走出去，然后又轻轻走回来，把手在妈妈的眼前摆了一摆，试试妈妈是否真睡了；妈妈不愿说话的时候，常常假装睡觉。“啊，妈妈是真困了！赶快走吧！”他低声的说。

哼！妈妈闭着眼笑了！

“啊！妈妈你又冤我呢！不行！不答应你！你个小妈妈！”小坡说着，把头顶在她的胸口上：“妈，小猴儿顶你来了，顶！顶！顶！”

“小坡好好的！妈妈真困了！”妈妈睁开眼说：“快去，找仙坡去！别惹妈妈生气！”

“走喽！找妹妹去喽！”小坡跑出去：“仙！仙！你在那儿呢？仙——！”

“别嚷！”父亲的声音。

小坡赶紧放轻了脚步，手遮着嘴，恐怕出气儿声音大点，叫父亲听见，又挨说。

快走到街门，门后忽然“咚”！吓了他一大跳。一看，原来是妹妹抱着二喜在门后埋伏着呢。

“好你个坏姑娘，坏仙坡，吓嚇我！好你个二喜，跟妹妹玩，不找我去！”小坡叨唠了一阵。

“二哥，父亲说了四点钟去看电影。”

“四点？现在什么时候了？看看吧！”小坡把手腕一横，看了一眼：“十三点半了！还有三刻就到四点。”说完，他假装在手腕旁捻了捻，作为是上弦。然后把手腕放在耳旁听了听：“哼！太快了，咯瞪咯瞪一劲儿响！仙，你的表什么时候了？”

仙坡学着父亲掏金表的样儿，从小袋中把二喜的脚掏出来，看了看：“三刻！”

“几点三刻？”小坡问。

“就是三刻！”

“你的表一定是站住了，该上弦啦！”他过去在二喜的脚旁捻了几捻。二喜以为这是捻它玩呢，小圆眼儿当中的一条小黑道儿随着小坡的手转，小脚儿团团着要抓他。

他们和二喜玩了半天，小坡忽然说：“到四点了吧？”忙着跑去看父亲，父亲正睡觉呢。回来又玩了一会儿，又说：“到四点了吧？”跑去看父亲，哼，还睡觉呢！跑了几次，父亲醒了，可是说：“还早呢！”简直的永远到不了四点啦！一连气问了四五次，父亲老说：还早呢！

哎呀可到了四点！

原来电影园就离家里不远呀！小坡天天上学，从那里过，但是他总以为那是个大礼拜堂。到了，父亲

在个小窗户洞外买了票。有趣！电影园卖票的和二喜一样，爱钻小洞儿。

父亲领着他们上了一层楼。喝！怎么这些椅子呀！那个桌椅铺也没有这些椅子！可是没有桌子，奇怪！大堂里很黑，只在四角上有几支小红灯。台上什么也没有，只挂着一块大绣花帐子，帐子后面必有好玩艺儿！小坡心里说：这就是电影吧，看，四下全是黑的吗。

他们坐好，慢慢的人多起来，可是堂中还是那么黑，除了人声嘍嘍嘈嘈的，没有别的动静。来了个卖糖的，仙坡伸手便拿了四包。父亲也没说什么，给了钱，便吃开了。小坡一边吃糖，一边想：“赶明年过生日，叫父亲给买个大汽车，他一定给我买！过生日的时候，父亲是最和气的！”

人更多了。台上的绣花帐子慢慢自己卷起，露出一块四方的白布，雪白，连个黑点也没有。小坡心里说：这大概是演完了吧？忽然，叮儿当儿打起钢琴，也看不见琴在那儿呢。当然看不见，演电影吗，自然都是影儿。一个人影打一个钢琴影，对，一定是这么回事。

电灯忽然一亮，把人们的脑袋照得象一排一排的光圆球。忽然又灭了，堂中比从前更黑了。楼上嗒嗒嗒的响起来，射出一条白光，好象海岸上的灯

塔。喝，白布上出来个大狮子，直张嘴儿。下面全是洋字，哎呀，狮子念洋字，一定是洋狮子了。狮子忽然没了，又出来一片洋字。字忽然又没了，出来一个大人头，比牛车轮还大，戴着一对汽车轮大小的眼镜。眼毛比手指还粗，两个眼珠象一对儿皮球，滴溜滴溜的乱转。

“仙！看哪！”仙坡只顾了吃糖，什么也没看见。

“哟！我害怕！”她忽然看见那个大脑袋。

“不用害怕，那是鬼子脑袋！”父亲说。

忽然，大脑袋没有了。出来一群人，全戴着草帽，穿着洋服，在街上走。衣服没有颜色，街上的铺子，车马，也全不是白的，便是黑的。大概全穿着孝呢？而且老有一条条的黑道儿，似乎是下雨了，可是人们全没打伞。对了，电影中的雨。当然也是影儿，可以不打伞的。

来了辆汽车，一直从台上跑奔楼上来！喝，越跑，越大，越近！小坡和仙坡全抱起头来，往下面藏。哼！什么事儿也没有。抬头一看，那辆汽车跑得飞快，把那群人撞倒，从他们的脊背上跑过去了。楼上楼下的人都笑了。小坡想了想，也觉得可笑。

汽车站住了，下来一个人，父亲说，这就是刚才那个大脑袋。小坡也认不清，但是看出来。这个人确乎也戴着眼镜。下了车，刚一迈步，哧，摔了个脚朝

天，好笑！站起来了，嘣，又跌了个嘴啃地，好笑！小坡笑得喘不过气来了！

“二哥，你笑什么呢？”仙坡问。

“摔跟头的，看着呀！”小坡立起来，向台上喊：“再摔一个，给妹妹看！”

这一喊，招得全堂都笑了。

连汽车带摔跟头的忽然又都没有了。又出来一片洋字，糟糕！幸而：

“仙，快看！出来个大姑娘！”

“那儿哪？哟！可不是吗，多么美呀！还抱着个小狗儿！”

戴眼镜的又钻出来了，喝！好不害羞，抱着那个大姑娘亲嘴呢！羞！羞！小坡用手指拨着脸蛋。仙坡也说：羞！羞！

好了！后面来了个人，把戴眼镜的抓住，提起多高，嘣！摔在地上！该！谁叫你不害羞呢！该！那个人拉着大姑娘就跑，跑得真快，一会儿就跑得看不见了。戴眼镜的爬起来，拐着腿就追；一边跑一边摔跟头，真可笑！

又出来一片洋字，讨厌！

可了不得！出来只大老虎！

“四眼虎！”仙坡赶快遮上眼睛。

老虎抓住了戴眼镜的，喝，看他吓得那个样子！

混身乱抖，头发一根一根的立起来，象一把儿棒儿香。草帽随着头发一起一落，真是可笑。

看哪！戴眼镜的忽然强硬起来，回手给了老虎一个大嘴巴子！喝，打得老虎直裂嘴！小坡嚷起来：再打！果然那个人更横起来，跟老虎打成一团。打得草帽也飞了，眼镜也飞了，衣裳都撕成破蝴蝶似的。还打，一点不退步！好朋友！

小坡握着拳头往自己腿上捶，还直跺脚。坏了！老虎把那个人压在底下！小坡心里咚咚的直跳，恨不能登时上去，砸老虎一顿好的！那个人更有主意，用手一捏鼻子，老虎立刻抿着耳朵，夹着尾巴，就跑了。

“仙！四眼虎怕咱们捏鼻子！”他和妹妹全捏住鼻子，果然老虎越跑越远，不敢回头。

大姑娘又回来了，还抱着小狗。那个人把眼镜捡起来，戴上。一手拿着破草帽，一手按在胸前，给她跪下来。

“二哥！”仙坡说：“今天是戴眼镜的生日，看他给大姑娘磕头呢！”

又亲嘴了，羞！羞！羞！哪，后面有人放了枪，把草帽儿打飞了！忽！灯全亮了，台上依然是一块白布，什么也没有了！

小坡叹了口气。

“父亲，那些人都上那儿啦？”仙坡问。

“回家吃饭去了。”父亲笑着说。

小坡刚要问父亲一些事，灯忽然又灭了，头上那条白光又射在白帐上。洋字，洋字，一所房子，洋字，房子里面，人，老头儿，老太太，年青的男女，洋字，又一所房子，又一群人，大家的嘴唇乱动，洋字！

好没意思！也不摔，也不打，也不跑汽车，也不打老虎！只是嘴儿乱动，干什么呢？

一片海，洋字；一座山，洋字；人们的嘴乱动，洋字！

“父亲，”小坡拉了父亲一把：“他们怎不打架啦？”

“换了片子啦，这是另一出了！”

“呕！”小坡不明白，也不敢细问；只好转告诉妹妹：“仙，换了片子啦！”

妹妹似乎要睡觉。

“妹妹要睡，父亲！”

“仙坡，别睡啊！”父亲说。

“没睡！”仙坡低声的说，眼睛闭着，头往一旁歪歪着。

房子，人，洋字，房子，人，洋字！

“父亲，那戴眼镜的不来啦？”

“换了片子啦，他怎能还来呢？”

“呕！”小坡说：“这群人不爱打架？”

“那能总打架呢!”

“呕!”

小坡心里说：我也该睡会儿啦!

## 十二 嚼拉巴唧

小坡，仙坡的晚饭差不多是闭着眼吃的。看猴子，逛植物园，看电影，来回走路，和一切的劳神，已经把他们累得不成样儿了。

吃过晚饭，小坡还强打精神告诉母亲：“大脑袋”怎么转眼珠，怎么捏鼻子吓跑四眼虎。说着说着，眼皮象小金鱼的嘴，慢慢的一张一闭，心中有些发迷糊。脖子也有些发软，脑袋左右的直往下垂。妈妈一手拉着小坡，一手拉着仙坡，把他们两个小瞎子送到卧室去。他们好似刚一撒妈妈的手，就全睡着了。

睡觉是多么香甜的事儿呀！白天的时候，时时刻刻要守规矩；站着有站着的样子，坐着有坐着的姿式，一点儿也不自由。你不能走路的时候把手放在头上，也不能坐着的时候把脚放在桌子上面。就是有意拿个“大顶”，耍个“猴儿啃桃”什么的，也非到背静的地方去不可！谁敢在父亲眼前，或是教室里，用脑袋站一会儿，或是用手走几步“蝎子爬”？只有睡觉的时候才真有点自由。四外黑洞洞的，没有人来看

着你。你愿把手枕在头下也好，愿把两腿伸成个八字也好，弯着腰儿也好，张着嘴儿也好，睡觉的时候你才真是自己的主人，你的小床便是王宫，没人敢来捣麻烦。

况且顶有意思的是随便作些小梦玩玩，谁能拦住你做梦？先生可以告诉你不要这么着，不要那些着，可是他能说，睡觉的时候不要做梦？父亲可以告诉你，吃饭要慢慢的，喝茶不要唏溜唏溜的响，可是他能告诉你要一定怎样做梦吗？只有在梦里，人们才得到真正的自由：白天里不敢去惹三多的糟老头子，哼！在梦中便颇可以夺过大烟袋，在他带皱纹的脑门上凿两三个（四五个也可以，假如你高兴打）大青包。

作梦吧！小朋友们！在梦里你可以长上小翅膀，和蜻蜓一样的飞上飞下。你可以到海里看鲸鱼们怎样游戏。多么有趣！多么有趣！

请要记住：每逢看见人家睡觉的时候，你要千万把脚步放轻，你要小声的说话，简直的不出声儿更好。千万不要把人家吵醒啊！把人家的好梦打断是多么残忍的事呀！人家正在梦中和小蝴蝶们一块儿飞呢，好，你一嚷，把人家惊醒，人家要多么不痛快呢！

来！我挨在你的耳朵上轻轻告诉你：小坡睡着了，要作个顶好玩的梦。我自己也去睡，好看看小坡在梦中作些什么可笑的事儿。

小坡正跪在电影园中的戏台上，想主意呢。还是把白帐子弄个窟窿，爬进去呢？还是把帐子卷起来，看看后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呢？还是等着帐子后面的人出来，给他们开个小门，请他进去参加呢？

忽然“大脑袋”来了，向小坡转眼珠儿；小坡也向他转眼珠儿，转得非常的快。他向小坡摇头儿，小坡也赶快摇头儿。他张了张嘴，小坡也忙着张嘴。“大脑袋”笑了。啊，原来这转眼珠，摇头，张嘴，是影儿国的见面礼。他们这样行礼，你要是不还礼，可就坏了。你不还礼，他们就一定生气！他们一生气可不得了：不是将身一晃，跑得无影无踪，再也不和你一块儿玩；便是嘴唇一动，出来一片洋字，叫你越看越糊涂！幸而小坡还了礼，“大脑袋”笑了笑，就说：

“出来吧！”

“你应当说，进去吧！”小坡透着很精明的样儿说。

“没有人不从那边出来，而能进到这里来的，糊涂！”“大脑袋”的神气很骄傲，说话一点也不客气。

小坡因要进去的心切，只好咽了口气，便往白帐子底下钻。

“别那么着！你当我们影儿国的国民都是老鼠吗，钻窟窿？”“大脑袋”冷笑着说。

小坡也有点生气了：“我没说你们是老鼠呀！你

不告诉我，我怎么会知道怎样进去！”

“碰！往帐子上碰！不要紧，碰坏了帐子算我的事儿！”

“碰坏帐子倒是小事，碰在你的头上，你可受不了！你大概知道小坡脑袋的厉害吧？”小坡说。

“呕！”“大脑袋”翻了翻眼，似乎是承认：自己的头是大而不结实。可是他还很坚强的说：“我试试！”

“好吧！”小坡说完，立起来，往后退了两步，往前碰了去。哼！软忽忽的好似碰在一片大蘑菇上，大脑袋完全碎了，一点迹渣没剩，只是空中飞着些白灰儿。“怎样告诉你来着？我说我的头厉害，你偏不信，看看！”小坡很后悔这样把大脑袋碰碎。

忽然一回头，哈！“大脑袋”——头已经不大了——戴着眼镜，草帽，在小坡身后站着笑呢！

“真有你的！真有你的！你个会闹鬼儿的大脑袋！”小坡指着他说，心中非常爱惜他。“你叫什么呀？大脑袋！”

“我？等等，我看一看！”“大脑袋”把草帽摘下来，看了看里面的皮圈儿：“啊，有了，我叫啮拉巴唧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啮拉巴唧！”

“嚼里嚼嚙行不行？”小坡问。

嚼拉巴啣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行是行的，不过这顶帽子印着‘嚼拉巴啣’，我就得叫嚼拉巴啣。等买新帽子时再改吧！”

“那末，你没有准姓呀？”小坡笑着问。

“影儿国的国民都没有准姓。”

“呕！呕！”小坡看着嚼拉巴啣，希望问他的名子，他好把为什么叫“小坡”的故事说一遍。

嚼拉巴啣把帽子戴上，一声也没出。

小坡等不得了，说：“你怎么不问我叫什么呢？”

“不用问，你没戴着帽子，怎会有名子！”

“哟！你们敢情拿帽子里面印着的字当名子呀？”

“怎么，不许呀？！”

“我没说不许呀！我叫小坡。”

“谁问你呢！我说，我的帽子呢？”

小坡哈哈的笑起来了。他初和嚼拉巴啣见面的时候，他很想规规矩矩的说话行事；继而一看嚼拉巴啣是这么一种眼睛看东，心里想西，似乎明白，又好象糊涂的人，他不由的随便起来；好在嚼拉巴啣也不多心。嚼拉巴啣原来就是这么样的人：两眼笑迷迷的，鼻子又很直很高，透着很郑重。胳膊腿儿很灵活，可又动不动便摔个嘴啃地。衣裳帽子都很讲究，可是又瘦又小紧巴巴的贴在身上，看着那么怪难过的。他

似乎很精明，可又有时候“心不在焉”：手里拿着手绢，而口中叨唠着，又把手绢丢了！及至发觉了手绢在手中，便问人家：昨天下雨来着没有？

小坡笑了半天，嚼拉巴唧想起来了：帽子在头上戴着呢，赶紧说：“不要这样大声的笑！你不知道这是在影儿国吗？我们说话，笑，都不许出声儿的！嘿喽！你腰中围着的是什么玩艺儿呀？”

“这个呀？”小坡指着他那块红绸宝贝说：“我的宝贝。有它我便可以随意变成各样的人。”

“赶快扔了去，我们这里的人随意变化，用不着红绸子！”

“我不能扔，这是我的宝贝！”

“你的宝贝自然与我没关系，扔了去！”

“偏不扔！”

“不扔就不扔，拉倒！”

“那末，我把它扔了吧？”

“别扔！”

“非扔不可！”小坡说着，解下红绸子来，往帐子上的一摔，大概是扔在戏台上了，可是小坡看不见，因为一进到帐子里面去，外边的东西便不能看见了。

“我说，你看见钩钩没有？”嚼拉巴唧忽然问。

“谁是钩钩？”

“你不知道哇？”

“我怎会知道！”

“那么，我似乎应该知道。钩钩是个大姑娘。”

“呕！就是跟你一块儿，抱着小狗儿的那位姑娘！”小坡非常得意记得这么真确。

“你知道吗，怎么说不知道，啊？！”嚼拉巴唧很生气的样子说。

小坡此时一点也不怕嚼拉巴唧了，毫不介意的说：“钩钩那儿去了？”

“叫老虎给背了去啦！”嚼拉巴唧似乎要落泪。

“背到那儿去啦？”

“你不知道啊？”

小坡摇了摇头。

“那么，我又似乎该当知道。背到山上去了！”

“这个嚼里嚼噜，呸！嚼拉巴唧，有点假装糊涂，明知故问！”小坡心里说。然后他问：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办？我要有主意，我早办了，还等着你问！”嚼拉巴唧的泪落下来了。

小坡心中很替他难过，虽然他的话说得这么不受听。“你的汽车呢？”

“在家呢。”

“坐上汽车，到山里打虎去呀！”小坡很英勇的说。

“不行呀，车轮子的皮带短了一个！”

“那儿去了?”

“吃了!”

“谁吃的?”

“你不知道哇?” 嚼拉巴唧想了一会儿：“大概是我!”

“皮带好吃吗?” 小坡很惊讶的问。

“不十分好吃，不过加点油醋，还可以将就!”

“呕! 怪不得你的脑袋有时候可以长那么大呢，一定是吃橡皮轮子吃的!”

“你似乎知道，那末，我一定知道了!”

“这个人说话真有些绕弯儿!” 小坡心里说。

“呕! 钩钩! 钩钩!” 嚼拉巴唧很悲惨的叫，掏出金表来，擦了擦眼泪。

“咱们走哇! 找老虎去!” 小坡说。

“离此地很远哪!” 嚼拉巴唧撇着大嘴说。

“你不是很能跑吗?”

“能!” 嚼拉巴唧呜咽起来：“也能摔跟头!”

“不摔跟头怎么招人家笑呢?”

“你摔跟头是为招人家笑呀?!”

“我说错了，对不起!” 小坡赶快的道歉。

“你干什么说错了呢?!”

小坡心中说：“影儿国中的人真有点不好惹，”可是他也强硬起来：“我爱说错了!”

“那还可以！你自要说‘爱’，甚么事都好办！你看，我爱钩钩，钩钩爱我；跟你爱说错话一样！”

小坡有点发糊涂，假装着明白，说：“我爱妹妹仙坡！”

“你无论怎么爱妹妹，也不能象我这样爱钩钩！再说，谁没有妹妹呢！”

“那末，你也有妹妹？”小坡很关心的问。

“等我想想！”啮拉巴唧把手指放在鼻子上，想了半天：“也许没有，反正我爱钩钩！”

“钩钩不是你的妹妹？”

“不是！”

“她是你的什么人呢？”

“告诉你，你也不明白，我只能这么说：我一问她，钩钩你爱不爱我？她就抿着小红嘴一笑，点点头，我当时就疯了！”

“爱和疯了一样？”小坡问。

“差不多！等赶明儿你长大成人就明白了！”

“呕！”小坡想：假如长大就疯了，也很好玩。

“你到底要帮助我不呢？”

“走啊！”小坡挺起胸脯来。

“往那里走？”

“不是往山里去吗？”

“那边是山？”

“山那边啊？”小坡很聪明的说。

“对了！”噌拉巴唧拿腿就走，小坡在后面跟着。走了一会儿，噌拉巴唧说：“离我远一点啊，我要摔跟头了！”

“不要紧，你一跌倒，我就踢你一脚，你就滚出老远，这样不是可以走的快一点吗？”

“也有理！”说着，噌拉巴唧摔出老远去：“踢呀！”

小坡往前跑了几步，给了他一脚。

“等等！”噌拉巴唧立起来，说：“得把眼镜摘下来，戴着眼镜滚，不痛快！”

噌拉巴唧把镜子摘下来，给小坡戴上，钩儿朝前，镜子正在小坡的脑杓儿上。

“怎么倒戴眼镜呢？”小坡问，心中非常高兴。

“小孩子戴眼镜都应当戴在后面！”

### 十三 影 儿 国

戴着眼镜，虽然是在脑杓上，小坡觉得看的清楚多了。他屡屡回头，看后面的东西，虽然叫脖子受点累，可是不如此怎能表示出后边戴眼镜的功用呢。

他前后左右的看，原来影儿国里的一切都和新加坡差不多，铺子，马路等等也应有尽有，可是都带着些素静气儿，不象新加坡那样五光十色的热闹。要是以幽雅论，这里比新加坡强多了。道路两旁的花草树木很多，颜色虽不十分鲜明，可是非常的整齐静美。天气也好，不阴不晴的飞着些雨丝。不常看见太阳，处处可并不是不光亮。小风儿刮着，正好不冷不热的正合适。

顶好玩的是路上的电车，没有人驶着，只用老牛拉着。影儿国的街道有点奇怪：比如你在“甲马路”上走吧，眼前忽然一闪，哼，街道就全变了，你不知不觉的就在“乙马路”上走啦！忽然又一闪，你又跑到“丙马路”去；忽然又一闪，你就跑到“丁马路”上去。这样，所以电车公司只要找几只认识路的老

牛，在街道上等着马路变换，也不用驶车的，也不用使电气，马路自然会把电车送到远处去。街道的变动，有时候是眼前稍微一黑，马路跟着就变了，一点也看不出痕迹来。有时候可以看得明明白白的，由远处来了条大街，连马路连铺子等等，全晃晃悠悠的，忽高忽低忽左忽右的摆动，好象在大海中的小船，看着有些眼晕。

要是嚼拉巴唧会在街上等着，他们早就闪到城外去了。他是瞎忙一气，东撞一头，西跑一路，闪来那条街，他便顺着走；有时走出很远，又叫马路给带回来了。而且他是越急越糊涂，越忙越摔跟头。小坡起初以为这样乱跑，颇有意思，一语不发的随着他去；转着转着，小坡有点腻烦了，立住了问：

“你不认识路呀？”

“我怎么应当认识路呀？！”嚼拉巴唧擦着汗说。

“这样，咱们几几个才能走到城外呢？”

“那全凭机会呀，凑巧了，转到上城外的大路，咱们自然走到城外去了！”

“呕！”小坡很想休息一会儿，说：“我渴了，怎么办呢？”

“路旁不是有茶管子吗，过去喝吧！”

“水管子！”

“茶管子！”

小坡走到树木后面一看，果然离不远儿便有个大水龙头，碧绿的，好象刚油饰好。过去细看，龙头上有一对浅红宝石的嘴鸭，上面有两个小金拐子。“茶”，“牛奶”在鸭嘴上面的小磁牌子上写着。龙头旁边有张绿漆的小桌，放着些玻璃杯，茶碗，和糖罐儿。雪白绉织桌布上绣着“白喝”两个字。

小坡细细看了一番，不敢动，回过头来问啮拉巴唧：“真是白喝呀？”

啮拉巴唧没有回答，过去拧开小金拐子，倒了杯牛奶，一气喝下去，也没搁白糖。

小坡也放开胆子，倒了碗茶，真是清香滚热。他一边喝，一边点头咂嘴的说：

“比新加坡强多了！”

“那里是新加坡呢？”啮拉巴唧问，随手又倒了杯牛奶。

“没听说过新加坡？”小坡惊讶得似乎有点生气了。

“是不是在月亮上呢？”啮拉巴唧咂着牛奶的余味说。

“在月亮底下！”小坡说。

“那么天上没有月亮的时候呢？”啮拉巴唧问，非常的得意。跟着把草帽摘下来，在胸前僂着。

小坡挤了挤眼，没话可答。低着头又倒了碗茶，

搭讪着加了两匙儿糖，叨唠着：“只有茶，没有咖啡啊！”

“今天礼拜几？”啮拉巴唧忽然问。

“礼拜天吧。”

“当然没有咖啡了，礼拜五才有呢！”

“呕！”小坡虽然不喜欢啮拉巴唧的骄傲神气，可是心中还不能不佩服影儿国的设备这么周到，口中不住的说：“真好！真好！”

“你们新加坡也是这样吧？”啮拉巴唧问。

小坡的脸慢慢的红上来了，迟疑了半天，才说：“我们的管子里不是茶和牛奶，是橘子汁，香蕉水，柠檬水，还有啤酒！”

“那末，咱们上新加坡吧！”啮拉巴唧大概很喜欢喝啤酒。

小坡的脸更红了，心里说：“撒谎到底不上算哪！早晚是叫人家看透了！”他想了一会说：“等过两天再去吧！现在咱们不是找钩钩去吗？”

这句话正碰在啮拉巴唧的心尖上，他赶快说：“你知道吗，还在这里自在的喝茶？！”

小坡忙着把茶碗放下就走。

啮拉巴唧一边走一边叨唠，好象喝醉了的老太太：

“你知道吗，还不快走！你知道吗，成心不早提

醒我一声儿！什么新加坡，柠檬水，瞎扯！”

小坡现在已经知道嚼拉巴唧的脾气，由着他叨唠，一声也不出，加劲儿往前走。嚼拉巴唧是一边叨唠，一边摔跟头。走了老远，还是看不见山，小坡看见路上停着辆电车，他站住了，问：

“我们坐车去吧？”

“没带着车票哇！”

“上车买去，你有钱没有？”

“你们那里是拿钱买票啊？”

“那当然哪！”小坡说，觉得理由十分充足。

“怎会当然呢？我们这里是拿票买钱！”嚼拉巴唧的神气非常的骄傲。

“你坐车，还给你钱？”小坡的眼睛睁得比酒盅儿还大。

“那自然呵！不然，为什么坐车呢！可惜没带着票！”

“车票是那儿来的呢？”小坡很想得两张拿票买钱的票子玩玩。

“妈妈给的！”

“你回家跟妈妈要两张去，好不好？”小坡很和气的说。

“妈妈不给，因为我不淘气。”嚼拉巴唧带出很后悔的样子。

“不淘气？”

“唉！非在家里闹翻了天，妈妈不给车票；好到电车里玩半天，省得在家中乱吵。”

“你还不算淘气的人？”小坡笑着问，恐怕得罪了嚼拉巴唧。

“我算顶老实的人啦！你不认识我兄弟吧？他能把家中的房子拆了，再试着另盖一回！”嚼拉巴唧似乎颇得意他有这样的兄弟。

“呕！”小坡也很羡慕嚼拉巴唧的弟弟：“他拿票买来钱，当然可以再拿钱买些玩艺儿了？”

“买？还用买？钱就是玩艺，除了小孩子，没有人爱要钱！”

两个人谈高了兴，也不知道是走到那儿去啦。小坡问：

“你们买东西也不用钱吗？”

“当然不用钱！进铺子爱拿什么就拿什么。你要愿意假装给钱呢，便在口袋掏一掏，掏出一个树叶也好，一张香烟画片也好，一把儿空气也好，放在柜台上，就算给钱啦。你要是不愿意这么办呢，就一声不用出，拿起东西就走。”

“铺子的人也不拦你？”

“别插嘴，听我说！”

小坡咽了口气。

“你要是爱假装偷东西呢，便拿着东西，轻手蹑脚儿的走出去，别叫铺子里的人看见。”

“巡警也不管？”

“什么叫巡警啊？你可别问这样糊涂的问题！”

小坡本想告诉他，马来巡警是什么样子，和他自己怎么愿当巡警；一看嚼拉巴啾的骄傲劲儿，他又不想说了。待了一会儿，他问：

“假如我现在饿了，可以到点心铺白拿些饽饽吗？”

“又是个糊涂问题？当然可以，还用问！况且，你是真饿了不是？为什么你说‘假如’？你说‘假如’你饿了，我要说，你‘假如’不饿，你怎么办？”

小坡的脸又红了！搭讪着往四外看了看，看见一个很美丽的小点心铺。他走过去细看，里面坐着个顶可爱的小姑娘，蓝眼珠儿，黑头发，小红嘴唇，粉脸蛋儿，脑后也戴着一对大眼镜儿。小坡慢慢的进去，手在袋中摸了摸，掏出一些空气放在小桌儿上。小姑娘看了看他，抿着嘴笑嘻嘻的说：“要什么呢？先生！”

小坡伸着食指往四围一指，她随着手指看了看。然后她把各样的点心一样拿了一块，一共有二十多块。她一块一块的都垫上白纸，然后全轻轻的放在一支小绿竹篮里，笑着递给小坡。跟着，她拿出一个小白绸子包儿来，打开，也掏出一点空气。说：“这是

找给你的钱，你给的太多了。”

小坡乐得跳起来了！

“哟，你会跳舞啊？”小姑娘娇声细气的说，好象个林中的小春莺儿。

“会一点，不很好。”小坡很谦虚的说。

“咱们跳一回好不好？”小姑娘说着，走到柜台的后面，捻了墙上的小钮子一下，登时屋中奏起乐来。她过来，拉了拉小裙子，握住小坡的手。小坡忙把篮子放下，和她跳起来。她的身体真灵活轻俏，脚步儿也真飘颻，好象一片柳叶似的，左右舞动。小坡提心吊胆的，出了一鼻子汗，恐怕跳错了步数。

“点心在那儿哪？”啣拉巴唧在门外说。

“篮子里呢。”小坡回答，还和她跳着。

啣拉巴唧进来看了看小绿篮子，说：

“你刚才一定是伸了一个手指吧？你要用两个指头指，她一定给你一样两块！”

“馋鬼！”小坡低声的说。

“他是好人，不是馋鬼！”小姑娘笑着说：“我们愿意多卖。卖不出去，到晚上就全坏了，多么可惜！我再给你们添几块吧？”

小坡的脸又红了！哎呀，影儿国的事情真奇怪，一开口便说错，简直的别再说了！

“不用再添了，小姑娘！”啣拉巴唧说：“你看见

钩钩了没有？”

“看见了！”小姑娘撒开小坡的手，走过啣拉巴唧那边去：“跟着个大老虎，是不是？”

啣拉巴唧的鼻子纵起来，耳朵也竖起，好象个小兔：“对呀！对呀！”

“老虎在这儿给钩钩买了几块点心，临走的时候，老虎还跟我握手来着呢！”小姑娘拍着手说。

“这一定不是那个专爱欺侮小姑娘的四眼虎！”小坡说。

“少说话！”啣拉巴唧瞪了小坡一眼。

“你要是这么没规矩，不客气，”小坡从篮子里拿起一块酥饼：“我可要拿点心打你了！”

啣拉巴唧没答理小坡，还问小姑娘：“他们往那边去了呢？”

“上山了。老虎当然是住在山上！”小姑娘的神气似乎有点看不起啣拉巴唧。

“该！”小坡咬了口酥饽饽。

“山在那里呢？”

“问老虎去呀，我又不住在山上，怎能知道！”小姑娘嘲笑着说。

“该！”小坡又找补了一口酥饼。

啣拉巴唧的脸绿了，原来影儿国的人们，一着急，或是一害羞，脸上就发绿。

小姑娘看见啣拉巴唧的脸绿了，很有点可怜他的意思。她说：

“你在这儿等一等啊，我去找张地图来，也许你拿着地图可以找到山上去。”

小姑娘慢慢的走到后边去。啣拉巴唧急得什么似的，拿起点心来，一嘴一块，恶狠狠的吃。小坡也学着他，一嘴一块的吃，两人一会儿就把点心全吃净了。啣拉巴唧似乎还没吃够，看着小绿竹篮，好象要把篮子吃了。小坡忙着捡起篮子来，放在柜台后面。

小姑娘拿来一张大地图。啣拉巴唧劈手抢过来，转着眼珠看了一回，很悲哀的说：“只有山，没有道路啊！”

“你不要上山吗，自然我得给拿山的图不是！”小姑娘很得意的说。

“再说，”小坡帮助小姑娘说：“拿着山图还能找不到山吗？”

“拿我的眼镜来，再细细看一回！”啣拉巴唧说。

小姑娘忙把眼镜摘下来，递给他。“这是我祖母的老花镜，不知道你戴着合适不合适。”

“戴在脑后边，还有什么不合适！”啣拉巴唧把眼镜戴在脑杓上，细细看着地图。看了半天，他说：“走哇！这里有座狼山，狼山自然离虎山不远。走哇，先去找狼山哪！拿着这张地图！”

---

小坡把地图折好，夹在腋下，和小姑娘告辞，  
“谢谢你呀！”啃拉巴唧向小姑娘一点头，慌手忙脚的跑出去。

## 十四 猴 王

小坡忽然一迷糊，再睁眼一看，已经来到一座小山。山顶上有些椰树，鸡毛鸪子似的，随着风儿，来回鸪天上的灰云。

“嗝拉巴唧！”小坡喊。哎呀！好难过，怎么用力也喊不出来。好容易握着拳头一使劲，出了一身透汗，才喊出来：“嗝拉巴唧！你在那儿哪？”

没有人答应！小坡往四下一看，什么也没有，未免心中有点发慌。这就是狼山吧？他想：在国语教科书里念过，“狼形似犬”，而且听人说过狼的厉害；设若出来几只似狼的东西，叫他手无寸铁，可怎么办！

他往前走了几步，找了块大石头，坐下，“嗝拉巴唧也许叫狼叼去了吧？！”正这么想着，由山上的小黄土道中来了一只猴子，骑着一个长角的黑山羊，猴子上身穿着一件白小褂，下身光着，头上扣着个小红帽盔，在羊背上扬扬得意的，神气十足。山羊有时站住，想吃些路旁的青草，猴儿并没拿着鞭子，只由他的尾巴自动的在羊背上一抽，山羊便赶快跑起来。

小坡简直的看出了神。离他还有几丈远，猴儿一扳羊角，好象驶汽车的收闸一样，山羊便纹丝不动的站住了。猴儿一手遮在眼上，身子往前弯着些，看了一会儿，高声的叫：

“是小坡不是呀？”

猴儿怎么认识我呢？小坡惊异极了！莫非这是植物园？不是呀！或者是植物园的猴子跑到这儿来了？他正这么乱猜，猴子又说了：“你是小坡不是呀？怎么不言语呀！哑巴了是怎着？！”

“我是小坡，你怎么知道呢？”小坡往前走了几步。

猴儿也拉着山羊迎上来，说：“难道你听不出我的语声来？我是张秃子！”

“张秃子？”小坡有点不信任自己的耳朵，“张秃子？”

这时候，猴子已经离小坡很近，把山羊放在草地上，向小坡脱帽鞠躬，然后说：“你不信哪？我真是张秃子！”

小坡看了看猴子头上，确是头发很少，和张秃子一样。

“坐下，坐下！咱们说会儿话！”张秃子变成猴子，似乎比从前规矩多了。

两个坐在大石头上，小坡还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“小坡，你干什么装傻呀？”张秃子的猴嘴张开一些，似乎是笑呢。“你莫非把我忘了？”

小坡只能摇了摇头。

“你听我告诉你吧！”

“呕！”小坡还是惊疑不定，想不起说什么好。

张秃子把小红帽子扣在头上，在大石头上，半蹲半坐的，说：

“有一天我到植物园去，正赶上猴王的生日。我给他些个香蕉什么的，他喜欢的了不得。一边吃，一边问我愿意加入猴儿国不愿意。我一想：在学校里，动不动就招先生说一顿。在家里，父亲的大手时常敲在咱的头上，打得咱越来越来头发越少。这样当人，还不如当猴儿呢！可是对猴王说：我不能当普通的猴子，至少也得来个猴王作作。你猜怎么着，猴王说：正好吗，你到狼山作王去吧。那里的猴王是我的弟弟，——小坡，我告诉你，敢情猴王们都是亲戚，不是弟兄，便是叔侄。——前两天他和狼山的狼王拜了盟兄弟。狼王请他去吃饭，那知狼王是个老狡猾鬼，假装喝醉了，把我兄弟的耳朵咬下一个来，当酒菜吃了。然后他假装发酒疯儿，跟小猴们说：‘咱们假装把猴王杀了好不好？’小猴们七手八脚的便把我兄弟给杀了！”

“好不公道！不体面！狼崽子们！”小坡这时候听

入了神，已经慢慢忘了张秃子变猴儿的惊异了。

“自然是不公道哇！小坡，你看，咱们在操场后面打架多么公平！是不是？”

“自然是！”小坡好象已把学校忘了，听张秃子一提，非常的高兴。

“猴王落了许多的泪，说他兄弟死得太冤枉！”

“他不会找到狼山，去给他兄弟报仇吗？”小坡问。

“不行啊，猴王不晓得影儿国在那里呀！他没看过电影。”

“你一定看过电影，张秃子？”

“自然哪，常由电影园的后墙爬进去，也不用买票！”张秃子的嘴又张得很大，似乎是笑呢。

“别笑啦，笑得那个难看！往下接着说吧。”此时小坡又恢复了平日和张秃子谈话的态度。

“猴王问他的兄弟亲戚，谁愿到狼山作王，大家都挤咕着眼儿一声不出。后来他说，你们既都不敢去，我可要请这位先生去了！他虽不是我的亲戚，可是如果他敢去，我便认他作干兄弟。于是猴王和我很亲热的拉了拉手，决定请我去作狼山的猴王。我自己呢，当然是愿意去；我父亲常这么说：秃子将来不是当王，就作总统，至少也来个大元帅！”

“大元帅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大元帅？谁知道呢！”

“不知道吗，你说？”

“说，一定就得知道哇？反正父亲这么说，结了，完了！”

“好啦，往下说吧！”

“我答应了猴王，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。”

“他还写信？”小坡问。

张秃子往小坡这边凑了凑，挨着小坡的耳朵根儿说：“他们当王的都不会写字，可是他们装出多知多懂的样儿来，好叫小猴子们恭敬他们。他只在纸上画了三个圈儿，画得一点也不圆。他对我说：你拿着这封信到狼山去，给那里的官员人等看。他们就知道你是他们的新王了。”张秃子抓了抓脖子底下，真和猴子一样。

小坡笑开了。

“你是笑我哪？”张秃子似乎是生气了：“你要晓得，我现在可是作了王。你顶好谨慎着一点！”

“得了，张秃子！你要不服我，咱们就打打看！你当是作了猴王，我就怕你呢！”

张秃子没言语，依旧东抓西挠的，猴气很深。

小坡心里说：作王的人们全仗着吹气瞪眼儿充能干，你要知道他们的老底儿，也是照样一脑袋顶他们一溜跟头！然后他对张秃子说：

“得了，咱们别吵架！你作了王，我好象得恭敬你一点。可是你也别假装能干，成心小看我！得了，说你的吧。”

张秃子自从作王以后，确是大方多了，一想小坡说得有理，就吹了一口，把怒气全吹出去了。“没人看着咱们，你爱怎样便怎样；当着小猴儿们，你可得恭敬着一点；不然，我还怎叫他们怕我呢？好，我往下说呀：拿着猴王的信，我就跑影儿国来了。”

“打那儿进来的？”

“从点心铺的后门进来的。”

“喝了街上的牛奶没有？”小坡很想显显他的经验。

“当然，喝了六杯牛奶，吃了一打点心！”

“肚子也没疼？”小坡似乎很关心猴王的健康。

“疼了一会儿就好了。”

“好，接着说。”

“你要老这么插嘴，我多咱才能说完哪？”

“反正你们当王的一天没事，随便说吧。”

“没事？没事？”张秃子挤着眼说：“你没作过王，自然不知道哇。没事？一天到晚全不能闲着。看那个猴子力气大一些，好淘气捣乱，咱赶紧和他认亲戚，套交情，送礼物；等冷不防的，好咬下他一个耳朵来，把他打倒！对那些好说话的猴儿呢，便见面打几个耳

光，好叫他们看见我就打哆嗦！事情多了！没事？你太小看作王的了！”

“呕！”小坡没说别的，心中有些看不起猴王的人格。

张秃子看小坡没说什么，以为是小坡佩服他了，很得意的说：

“到了狼山，我便立在山顶上喊：猴儿国的国民听者：新王来到，出来瞧，出来看！这一喊不要紧哪，喝！山上东西南北全呕呕的叫起来，一群跟着一群，一群跟着一群，男女老少，老太太小妞儿，全来了！我心中未免有点害怕，他们真要是给我个一拥而上，那还了得！我心里直念道：张秃子！张秃子！挺起胸脯来干呀！我于是打开那封信，高声的喊：这是你们死去猴王的哥哥给我的信，请我作你们的王！喝！他们一看纸上的圈儿，全跪下磕起头来。”

“磕了几个？”小坡问。

“无数！无数！叫他们磕吧，把头磕晕，岂不是不能和我打架了吗？等他们磕了半天，我就又喊：拿王冠来！有几个年老白胡子的猴儿，噙了一声，就爬到椰子树上，摘下这顶红小帽来。”张秃子指了指他头上的红盔儿。

“很象新加坡的阿拉伯人戴的小红盔儿！”小坡说。

“阿拉伯人全是当腻了王，才到新加坡去作买卖！”

“呕！”小坡这时候颇佩服张秃子知道这么多事情。

“我戴上王冠，又喊：拉战马来！”

“什么是战马呀？”

“你没到二马路听过评书呀？张飞大战孔明的时候，就这么喊：拉战马来！”

“孔明？”

“你赶明儿回新加坡的时候，到二马路听听去，就明白了。站着听，不用花钱。”

“呕！”小坡有点后悔：在学校里，他总看不起张秃子，不大和他来往，那知道他心中有这么些玩艺儿呢！

“我一喊，他们便给这个拉来了。”张秃子指着长角山羊说：“我本来是穿着件白小褂来的，所以没跟他们要衣裳。我就戴着王冠，骑上战马，在山坡上来回跑了三次。他们都吓得大气不出，一劲儿磕头。我一看，他们都有尾巴，我没有，怎么办呢？我就折了一根棕树叶，把对片扯去，光留叶梗，用根麻绳拴在背后，看着又硬又长。他们一看我有这么好的尾巴，更恭敬我了。这几天居然有把真尾巴砍下去，为是安上棕叶梗，讨我的喜欢。你说可笑不可笑？这两天我

正和他们开会商量怎么和狼王干一干。”

“你们会议也和学校里校长和先生的开会一样吧？”

“差不多，不过我们会议，只许我说话，不许别人出声！”张秃子说，摇着头非常得意。

“你要和狼王打起来，干得过他吗？”

“其实我们是白天出来，狼们是夜间出来，谁也遇不见谁，不会打起来。不过，我得好歹跟他们闹一回；要不然，猴子们可就看不起我啦！作王的就是有这个难处，非打仗，人们不佩服你！”

“你要真和狼王开仗的时候，我可以帮助你！”小坡很亲热的说。

“那末，你没事吗？”

“哟！”小坡机灵的一下子，跳起来了，忽然想起啃拉巴唧：“有事！差点忘了！我说，你看见啃拉巴唧没有？”

“看见了，在山洞睡觉呢。”

“这个糊涂鬼！把找老虎的事儿忘了！”

“干什么找老虎呀？”张秃子抓着胸脯，问。

“老虎把钩钩背去啦！”

张秃子呕呕的笑起来。

“你笑什么呢？”小坡看了看自己的身上，找不出可笑的地方来。

“他找老虎去？他叫老虎把钩钩背走的！”

“我不信！他一提钩钩便掉眼泪！再说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你不信？因为你还不晓得影儿国人们的脾气。他们一天没事儿作，所以非故意捣乱不可。他叫老虎把钩钩背去，好再去找老虎不答应。可是有一样，老虎也许一高兴，忘了这是嚼拉巴唧闹着玩呢，硬拉住钩钩不放手。”

“我真盼着老虎变了卦，好帮着嚼拉巴唧痛痛快快地打一回！”小坡搓着手说。

“那么好啦，你跟我去看他吧。”张秃子骑上山羊，叫小坡骑在他后面，好似两人骑的自行车。走着走着，张秃子忽然问：

“小坡，看见小英没有？”

“干什么呀？”

“很想把她接作王妹，哎呀，王的妹妹该叫作什么呢？王的媳妇叫皇后，王的儿子叫太子，妹妹呢？”

小坡也想不起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小英恨你！”

“恨我？我作了猴王，她还能恨我？”

小坡没说什么。

走了半天，路上遇见许多猴子，全必恭必敬的，立在路旁，向他们行举手礼。张秃子睬也不睬的，仰着头，一手扶着羊角，一手抓着脖子。小坡一手扶着

羊背，一手遮着嘴笑。

过了一个山环，树木更密了。穿过树林，有一片空场，有几队小猴正在操演；全把长尾巴围在腰间当皮带，上面挂着短刺刀。

过了空场，又是个山坡，上面有两排猴儿兵把着个洞门。洞门上有面大纸旗，写着两个大黑字：“秃子”。

“到了！”张秃子说。

## 十五 狼猴大战

猴子们本来住在树林里，用不着盖什么房屋，找什么山洞的。张秃子虽变成猴子，但还一时住不惯树林，所以他把那个山洞收拾了一下，暂作为王宫。

洞真不小：一进门有三间大厅，厅里并没有桌椅，只在墙的中腰掏了些形似佛龕的小洞，猴王接客的时候，便一人坐在一个小洞里，看着很象一群小老佛爷。穿过大厅，还有两列房子。一列是只有四壁，并没有屋顶，坐在屋里，便可以直接看天；这是猴王的诸大臣的卧室；因为他们住惯了树林，一旦闷在屋里，有些不痛快；而且下雨的时候，不淋得精湿，也不舒服；出门入户的也觉得太麻烦；所以猴王下命，拆去屋顶，以示优遇。对面的一列是猴王住着的，确有屋顶，但是一连十几间，全没有隔断；因为猴王张秃子睡觉好打“把式”，既没有隔断，他便可以自由的从这头滚到那头。吃饭的时候，爱嚼着东西翻几个跟头呢，也全没有阻挡，而且可以把汤放在这头，把菜放在那头，来回跑着吃，也颇有趣。这列房

的房顶上有许多小猴，一手拿着喇叭，一手遮在眉上往远处望着；若是有狼国人来行刺，或有别的野兽来偷东西，他们好吹喇叭警告山洞四围的卫兵。——张秃子自作了猴王以后，一点也不象先前那样胆粗气壮了！

这两列房后面有个花园，园里并没有花草，只在园门上张秃子用粉笔写了“花园”二字。张秃子游园的时候，随意指点着说：“玫瑰很香很美呀！”随着他的人们，便赶快跑到他所指的地方细看一回，一齐说：“真好！真好！”他们要不这样说，张秃子一生气，便把他们种在那里当花草儿。

张秃子领着小坡在洞内看了一遭，诸大臣都很恭敬的在后面随着。到花园里，小坡问：“花草在那里呢？”诸大臣全替他握着一把儿汗。可是张秃子假装没听见，回过头来向大臣们说：“谁叫你们跟着我呢？去！”诸大臣全弯着腰，夹着尾巴，慌忙跑去。

张秃子把小坡领回到大厅里。他自己坐在最大的一个龕里，正对着屋门。小坡坐在猴王的右手。门外来来往往的小猴们全偷着眼看小坡，不知他是猴王的什么人。张秃子板着脸，不肯多说话；怕小坡乱问，叫小猴们听见，不大好。正这么僵板的坐着，忽然进来一个猴兵，慌慌张张的，跑在大厅中间，说：“报告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张秃子伸着脸，高声的问。

“不好了，大王！狼王派了八十万大军，打我们来了！”猴兵抹着眼泪说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张秃子问。

“我们捉住一个狼侦探，他说的！”

“他在那儿呢？”

“在外面睡觉呢！”

“他睡觉吗，你怎会知道他们有八十万人马，啊？糊涂！不要脸！”张秃子扯着脖子喊，为是叫门外的小猴们全听得见。

猴兵抓着大腿，颤着说：“大王！他要是不睡着，我们那能拿得住他呢。我们捉住他，把他推醒，他就说：八十万人马！就又睡去了。”

“把他拿进来！”

“不行呀，大王！一动他就咬手哇！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张秃子低声的问小坡。

“咱们出去看看，好不好？”

“那不失身分吗？我是猴王啊，你要记清楚了！”

“你这些猴兵没有用，有什么法儿呢！”

“好吧，咱们出去看看。”张秃子说，然后很勇敢的问那个猴兵：“把他捆好了没有呢？”

“捆好了，大王！”

“那么，捆他的时候，为什么不咬手呢？”

“大概他愿意叫人家捆起来，不喜欢叫人家挪动他；狼们都有些怪脾气呀，大王！”

“不要多说！”张秃子由墙上跳下来。

小坡遮着嘴笑了一阵。

随着猴兵，他们走出洞口，一队卫兵赶快跟在后面。到了空场，一群猴兵正交头接耳的嘀咕，见猴王到了，登时排好，把手贴在眉旁行礼。

“狼侦探在那里呢？”张秃子问，态度还很严重，可是脸上有点发白。

队长赶快跑过来，用手一指，原来狼侦探在一块大石头上睡得正香呢。一根麻绳在狼身上放着，因为猴兵不敢过去捆他，只远远的把麻绳扔过去。张秃子打算啣猴兵的头几下，惩罚他报告不真，可是往四下一找，猴兵早已跑得没影儿了。

张秃子看着那群兵，那群兵瞧着张秃子，似乎没有人愿意去推醒狼侦探。

小坡看得不耐烦了，扯开大步，走到大石头前面，高声的喊：

“别睡了，醒醒！”

张秃子和兵们也慢慢的跟过来。

狼侦探张了张嘴，露出几个尖利的白牙。兵们又往后退了几步。

“起来！起来！”小坡说。

狼侦探打了个呵欠，伸了伸腰儿，歇松的说：“刚作个好梦，又把我吵醒了，不得人心！”

“你要是瞎说，我可打你！快起来！”

众猴兵一听小坡这样强硬，全向前走了两步，可是队长赶快叫了个：“立——正！”于是大家全很勇敢的远远站住。

“你是那里来的？”小坡问。

狼侦探不慌不忙的坐起来，从军衣中掏出个小纸本来，又从耳朵上拿下半根铅笔。他看了看小坡，又看了看大家。然后伸出长舌头来，把铅笔沾湿，没说什么，开始在小本上写字，写得很快。

“我问你的话，没听见是怎么着？”小坡有点生气了！

“等等，不忙！等我写完报告，再说。”狼侦探很不郑重的说，一边写，一边念道：“有一块空场，场里有猴兵四十万。还有一小人，模样与猴兵略有不同，问我从那里来的。此人之肉，或比猴兵的更好吃。好了！”狼侦探把小本放回去，铅笔插在耳上，向小坡说：“你问我从那儿来的？我是狼王特派的侦探！你似乎得给我行个礼才对！”

“胡说！”小坡又往前凑了一步：“我问你，听着！你们有多少兵？”

“八百万大军！”

张秃子往前走了一步，立在小坡身后，说：“八十万，还是八百万？”

“八十万和八百万有什么分别？反正都有个八字！”狼侦探笑了，笑得一点也不正当。

“你们什么时候发的兵？”小坡问。

“前天夜里狼王下的令，我们在山下找了一夜，没有看见一个猴兵。”

“怪不得前天夜里我听见狼嚎！”张秃子和小坡嘀咕。

“昨天白日我们依旧在山上找你们，走错了道儿，所以没遇见你们。昨日夜里还在山上绕，又没遇见你们。今天大家都走乏了，在山坡下睡觉呢。我作着梦走到这里，叫你们给吵醒了，不得人心！”

“你回去告诉他们，我们这里有——”小坡低声的问张秃子：“说有多少兵？四八四十八万，行不行？”

张秃子接过来，高声喊道：“回去告诉你的王，我们这里有四十八万人马，专等你们来，好打你们个唏里哗拉！你们要知道好歹，顶好回家睡觉去，省得挨打！听明白了没有？”

狼侦探恶意的吐了吐舌头，又把小本掏出来，写了几个字。写完了，也没给张秃子行礼，立起来，抖了抖毛儿，便得意扬扬的走下去。

张秃子楞了一会儿，看狼侦探已走远，高声的

喊：“吹号齐集人马！”然后指着一个小队长说：“去请各位大臣到这里会议，快！”

号声紧跟着响了：嘀嗒——嘀嗒——嘀——！喝！四面八方，猴兵一队跟着一队，一营跟着一营，全跑向前来。前面的掌旗官都打着一大枝香蕉，香蕉的多少，便是军营的数目：有五个香蕉的，便是第五营，有十九个香蕉的，便是第十九营。军队陆续前来，路上黄尘滚滚，把四面的青山都遮住，看不见了。每营的人数不齐，有的五个，有的五百，有的兵都告假，只有掌旗官，打着枝香蕉，慌忙跑来。兵们有的打着枪，有的抱着个小猴，有的拿着本《国语教科书》。马兵全骑着山羊，比步兵走得还慢，因为——快跑，兵便从羊背上噗咚噗咚的摔下来。

人马到齐，张秃子骑上长角山羊，跳动着，左右前后的，穿营过队的，检阅了一番。猴兵全直溜溜的站着，把手放在眉旁行礼。掌旗官们把香蕉枝子举得笔直，工夫太大了，手有点发酸，于是把枝上的香蕉摘下几个来，吃着，以减轻重量；这样一来，军营的次数也乱了，好在也没人过问。这时候诸大臣全慢条斯礼的来到，向张秃子深深的鞠躬。张秃子下了战马，坐在石头上，对他们说：

“现在开会，大家不要出声，听我一个人说！现在狼王故意——”他想不起说什么好。诸大臣都弯着

腰，低着头说：“故意——”张秃子忽然想起来：“故意和我们捣乱，我们非痛打他们一回不可！你们带一营人去看守王宫，好好用心看着，听见没有？”

诸大臣连连点头。内中有一个聋子，什么也没听见，但也连连点头。他们又深深鞠躬，然后带了一营人马，回宫去看守。

张秃子又喊：“各营营长！”

营长都慌忙走上前来，有的因为指挥刀太长，绊得一溜一溜的摔跟头，摔得满脸是黄土。

张秃子问他们：“那边狼兵最多？是东边？”

众营长一齐拔出指挥刀，向东边指着。张秃子说：“还是西边？”大家的刀往西指。“还是南边？”大家的刀往南指。“还是北边？”大家的刀往北指。“这样看，四面都有狼兵了？”大家的刀在空中抡了个圈儿。

小坡双手遮着嘴笑开了。

“你们三营到东边去，守住东山坡！”张秃子指着东边说。

三个营长行了礼，跑回去，领着三营兵往西边去了。

“你们三营往西边去，守住西山口！”张秃子指着西边说。

三个营长行了礼，跑回去，领着三营兵往东边去

了。

小坡低声问：“你叫他们往东，他们偏往西，叫他们往西，他们偏往东，是怎么回事呀？”

“一打起仗来，军官就不好管了，随他们的便吧！好在一边三营，到那边去也是一样。你要一叫真儿，他们便不去打仗，回来把王杀了；然后迎接狼王作他们的皇帝，随他们的便吧！”

张秃子把人马派出去，带着卫队和四五营马兵，到山顶上去观望。

“我说，我乘着狼们还睡觉，去给他们个冷不防，打他们一阵，好不好？”小坡问猴王。

“你先等等吧！狼们是真睡了不是，简直的不敢保准！”张秃子很精细的样子说。

“那么，应当派几个侦探去看看哪！”小坡说。

“对呀！哼，一慌，把派侦探也忘了！”张秃子说着指定两个卫兵：“你们到东山去看看，狼们是睡觉呢，还是醒着呢！”

“他们一定是睡呢，大王！不必去看。”两个兵含着泪说。

“我叫你们去！”

“大王，我们的脚有点毛病，跑不快啊！请派两个马兵吧！”

“没用的东西！”张秃子说：“过来两个马兵！”

马兵一听，全慌忙跳下马来，一齐说：“我们情愿改当步兵呀，大王！”

“营长，把他们带到空场去，一人打五个耳瓜子！”张秃子下令。

“大王呀，饶恕这回吧！”营长央求：“平日我们都喜欢当侦探玩，但是一到真打仗啊，当侦探玩真有危险呀！顶好大王爬到树上去，拿个望远镜往远处看一看，也可以了！”

张秃子没有言语。

小坡本想先给营长两拳，可是一见猴王不发作，也就没伸手。

过了一会儿，张秃子说：“那里有望远镜呢？”

大家都彼此对问：“那里有望远镜呢？”

有一个卫兵看见小坡脑后的眼镜，赶紧往前迈了一步：“报告！大王旁边这位先生有望远镜！”

小坡忽然想起来：“我说，嚼拉巴唧呢？这是他的眼镜。”

“他在洞里睡觉呢，你刚才没看见吗？”张秃子说。

“没有！你不告诉我，他在那间屋子里，我怎能知道呢！”

“先不用管他，把镜子借给我吧！”

“这是眼镜！有什么用”小坡说。

“大王！眼镜也可假装作望远镜呀！”一个营长这样说。

小坡赌气子把眼镜递给张秃子。

张秃子戴上镜子，往一棵椰树上爬。爬到尖上，不敢往下瞧，因为眼晕；只好往天上看：“不好了，黑云真厚，要下大雨了！营长！快到宫里取我的雨伞来！”

“影儿国的雨是干的，不用打伞！”小坡说。

“我打伞不为挡雨，是为挡着雷！”

喝！天上黑云果然很厚，一团一团，来回乱挤。远处的已联成一片灰色，越远越白，白亮亮的在远山上横着。忽然一阵凉风，黑云跑得更快了，山上的椰树，叶子歪在一边，刷刷的在雾气中响。远处忽然一个白闪，把白亮亮的雨云打开几道长而颤动的缝子。跟着咯嚓一个雷，雨点斜着下来，在山上横着溅起一溜白烟。又一个闪，在可怕的黑云上开了个大红三角。咯嚓！咕隆，咕隆，雷声由近处往远处走，好象追着什么东西！看不出雨点来了，只是一片灰色！里面卷着些乱动的树影。

咯嚓！张秃子一缩脖，由树上掉下来。

雨确是干的，打到身上一点也不湿，可是猴儿们（胆子大的）开始东搓西挠的似乎是洗澡呢，洗得很痛快。有的居然拿出胰子来往头上搓。胆儿小的猴子

们全闭上了眼，双手堵住耳朵，不住的叫：“老天爷，不要霹我呀，我是好人哪！”

小坡坐在大石头上，仰着头看，打一个大闪，他叫一声“好！”

过了一会儿，雨声小一点了。黑云带着雷电慢慢往远处滚。远处的山尖上，忽然在灰云边上露出一缕阳光，把椰树照得绿玻璃似的。

张秃子听着雷声小了，叹了一口气。忽然由山下跑来一个猴儿兵，跑得满头是汗，喝喝带喘。见了张秃子，张了几次嘴，才说出话来：

“大，大，大王！不好了！东山的兵们一打雷全吓傻了，叫狼兵把他们生擒活捉全拿去了！”

“你怎么能跑回来呢？”张秃子问。

“我吓晕了，倒在地上，狼兵以为我死了，所以没拿去！”

张秃子回头喊：“三营马兵赶快到东山，救回他们！快！”

三个营长上了马，带着队伍往西去了。一边走一边说：“西边比较的平安一些！”

又跑来个猴兵，也跑得惊鸡似的，跪在猴王面前：“报告！北边的军队全投了狼王，带着狼兵快杀到王宫了！”

张秃子的颜色转了，低声的问小坡，“咱们也跑

吧？”

“非打一回不可！”小坡很坚决的说。

说话之间，又跑来一个小猴，说：

“大王，不好了！狼兵已打进王宫！那个喲拉巴唧原来是狼王变的，他已经把大王的香蕉全吃净了！”

张秃子吓得手足失措，正想不起主意来，只见西南北三路，猴兵全败下来，有的往树上逃命，有的往绿棵子乱藏，有的坐在石头上遮着脸等死，只有南路的兵还好一些，且战且走，没完全溃散。

小坡由猴兵手里抢过一条木棍，对张秃子说：“走啊，帮助南路的兵去啊！”

张秃子上了战马，带着卫队和一些马兵，随着小坡往南杀。一会儿就和他们自己的兵合在一块，小坡手抡木棍，冲上前去，众猴兵齐声呐喊，跟着往前杀。狼兵是一声不出，死往上攻。小坡的木棒东抡西打，梆，梆，梆！在狼头上乱敲。狼们一点不怕，钩钩着眼睛，张着大嘴，往前叼猴儿的腿。

猴兵退了三次，进了三次，双方谁也不肯放松一步。

小坡正打得高兴，忽然背后大乱，回头一看，可了不得啦！北方的狼也攻上来，把他们夹在中间，跟着，东西两面的狼兵也上来了，把猴兵团团围住，没

法逃生。小坡闭上眼睛，双手抡木棍，只听见梆，梆，梆，梆乱响，不知到底打着谁了。张秃子也真急了，把王冠也扔了，一手拿着一枝木棍乱抡。抡了一会儿，哼！跨下的山羊被狼叼了去；幸而跳得快，还没倒在地上。小坡呢，抡着抡着，手中的木棍碎了！睁眼一看，四面全是狼，全红着眼睛向他奔。小坡也有点心慌了，东遮西挡的不叫狼咬着。“张秃子！咱们怎么办呢？！”

张秃子还抡着木棍，喊：

“换片子啦！”

这样一喊，忽然狼也没有了，山也没有了，树也没有了，张秃子也不是猴儿了，依然是张秃子。

远远的嚼拉巴唧一瘸一拐的来了。

## 十六 求 救

小坡和张秃子坐在地上，张着嘴喘气，谁也说不出来。嚼拉巴唧跑过来，坐下，也一声不发；只由张秃子脸上把眼镜摘下来，他自己戴上。三人这样坐了好久，每人出了几身透汗，张秃子说了：

“嚼拉巴唧！你还算个好人？好好的款待你，你反倒变成狼王，抢我的王宫！”

嚼拉巴唧的眼珠转得很快，带出很惊讶的样儿，说：“我什么时候变狼来着？你怎么知道我一定变狼？就是我爱变着玩吧，什么不可以变，单单的变狼？嘍！”

“大概是狼王变成嚼拉巴唧，诈进了王宫，嚼拉巴唧并不知道。”小坡给他们调解：“现在咱们已经换了片子，就不用再提那些事了！”

张秃子慢慢的站起来，瞪了嚼拉巴唧一眼，说：“小坡，再见吧！我还是回狼山去！”

“你？一个人去打狼？”

“非报仇不可！非夺回王宫不可！”张秃子晃着秃

脑袋，似乎有作王的瘾头儿。

“你打得过他们吗？”小坡还没有忘记狼兵的厉害。

“我自有办法！我也会变成啮拉巴唧，去和狼王交朋友，乘冷不防咬下他一个耳朵来！”

小坡虽然以为张秃子的计划不甚光明正大，可是很佩服他有这样的胆量。

啮拉巴唧委委屈屈的叨唠：“你也变啮拉巴唧，他也变啮拉巴唧，谁也不来帮助帮助啮拉巴唧！”他捶了胸口两下，捶出许多怨气。

小坡看他怪可怜的，赶紧说：“我帮助你，啮拉巴唧！不要发愁啊，愁病了又得吃药，多么苦哇！”

啮拉巴唧听了这片好话，更觉得委屈了，落下好多大颗的眼泪来，摘下草帽来接着，省得落在衣服上。

小坡看他哭了，自己也好似有点难过，也红了眼圈。

“再见，小坡！”张秃子挺着胸脯儿就走，也没招呼啮拉巴唧一声儿。

“我说，张秃子，咱们学校里见啦！”小坡说。

“不用再提学校！作了猴王还上学？”

“先生要问你呢？要给你记过呢？”

“给我记过？带些猴兵把学校拆了！”

“你敢！”小坡也立起来。

“你看我敢不敢！”张秃子一边说一边走。

“好啦，等着你的！看先生不拿教鞭抽你一顿好的才怪！”

“不怕！不怕！”张秃子回头向小坡吐了吐舌头。

“爱怕不怕！破秃子，坏秃子，猴秃子！”小坡希望张秃子回来，和他打一场儿；可是张秃子一直走下去，好象很有打胜狼王的把握。

小坡看张秃子走远啦，问啮拉巴唧：“你刚才上那儿了？叫我各处找你！”

“我上那儿了？你上那儿啦？我问你！”啮拉巴唧撅着乖乖说。

“我上狼山找你去啦！”

“我上虎山找钩钩去啦！”

“找着了她没有呢？”

“找着她，我正在这儿干什么，糊涂！”

“老虎把她留下了？”小坡忍着气问。

“钩钩自己不愿意回来！”啮拉巴唧把草帽一歪，倒出一汪儿眼泪，然后又接好，从新落比花生米还大的泪珠儿。

“这么说，不是老虎的错儿了？”

“那还能是钩钩的错儿吗？”

小坡有点发糊涂，没说什么，看着自己的手。两

手，因和狼们打了半天，很不干净，拿起草帽用眼泪洗了洗。嚼拉巴唧的眼泪很滑溜，好象加了香胰子似的，洗完了，在裤子上擦了擦，然后剔着指甲，叨唠：“到底是谁的错儿呢？我的？你的？他的？我们的？你们的？他们的？张秃子的？南星的？三多家里糟老头子的？”

“正是他！”嚼拉巴唧忽然站起来说：“要不是他给老虎出主意，老虎那能留住钩钩！”

“你刚才不是说，钩钩自己不愿意回来吗？”小坡问。

“你要是这么来回绕圈儿问我，我可要疯了！”嚼拉巴唧急扯白脸的说。

“你要是这么绕着圈儿回答我，我可也要疯了！”小坡笑着说：“我要是疯了，要变成一钉点的一个小蚊子，专叮你的鼻子尖，看你怎么办！”

“不要变吧，我好好告诉你！”嚼拉巴唧似乎很怕蚊子，赶紧用手遮住鼻子说：“钩钩自从到虎山上，就想回来找我，老虎也有意把她送回来。可是那个糟老头子给老虎出了主意，叫他留住钩钩，给山上的小老虎们作衣裳，洗袜子什么的。于是老虎就变了卦，天天假意的带着她逛山，给她拿树叶作了件花袍子，又给了她许多玩艺儿。可是钩钩还想回家，老虎就又和糟老头子要主意，糟老头子就偷偷的给钩钩一碗迷

魂药儿喝。”

“什么是迷魂药呀？”小坡问。

“就是龙井茶里对点冰吉凌！喝了这个，她就把家也忘了，把我也忘了，把什么都忘了，一心愿住在山上！你说怎么好？！”

“可怜的钩钩！喝龙井冰吉凌！”小坡低声儿说。

“怎么办呢？”嚼拉巴唧没有注意小坡说什么。

“咱们走哇，打倒老虎去！”

“不行啊！干不过他呀！”

“咱们不会向他捏鼻子吗？他最怕那个，是不是？”小坡问。

“捏鼻子也没用了！糟老头子给他出了主意：叫老虎向我捏鼻子！你不知道，老虎捏鼻子比什么也可怕！”嚼拉巴唧说着，直打冷战。

“糟老头子是老虎什么人呢？他为什么不在三多家里，去到虎山呢？”

“他是老虎的老师，白天他教三多，晚上作梦的时候就来教老虎。老虎不怕别人，就是怕他，糟老头子！”

“那么现在咱们是作梦哪？”

“可不是！生命是梦的材料作成的，莎士比亚这么说。你知道莎士比亚？”嚼拉巴唧点头咂嘴的说。

“知道！我喝过‘莎士’汽水！”

“呕！”啮拉巴唧颇有点佩服小坡的知识丰富。待了半天，他说：“小坡，你得想法子多多的找人去打老虎啊！”

“一定！”小坡想了半天，忽然想起来：“这么办吧，你在这里等着我，我去找南星他们。南星会驶火车，也坐过火车。还有两个马来小姑娘也很有‘杜撰儿’。妹妹仙坡也会出主意。”

“人越多越好呀！你去，我在这儿等着你！”

“这儿到底是什么地方呢？”小坡问。

“那张地图呢？”啮拉巴唧想起来。

“哟！哟！”小坡的脸红得象个老茄子似的：“在狼山打仗，丢了！”

“好啦！以后只有狼们知道地名了，地图一定被他们捡去了！这么办吧，你一直往东去，到了新加坡，再一直的回来，直来直去，还不容易吗？”

“不用拐湾儿行吗？”

“行！小孩儿们都应当走直道儿！”

“那么，我就走吧？”

“快去快回来！要是等我把钩钩忘了，你回来可也没用了！”啮拉巴唧本想和小坡握手，无心中打了小坡一个耳瓜子。小坡也跳起来，给啮拉巴唧一掌。两人分了手。

小坡踢着块砖头儿，踢一下，往前赶几步；又踢

一下，又往前赶几步，这样，不大一会儿，就到了新加坡的大马路。正是半夜里，街道两旁的灯光很亮，可是除了几个巡警，和看门的老印度，只看见些关着门的铺户，一点儿也不象白天里那么花哨好看。小坡心里说：我要是赶明儿开个铺子呀，一定要黑天白日老开着；关上门多么不好看！

房脊上有些小猫，喵喵的叫着，大概是练习唱歌呢。小坡不由的叫出来：“二喜！二喜！你也在这儿唱歌哪？”等了会儿，小猫们全跑开了，他说：“二喜大概和妹妹一块睡觉呢，赶紧走吧！”

走到了家，街门已经关好，小坡用头轻轻一碰，门就软乎乎的开开了。他轻手蹑脚的去找仙坡，仙坡正睡得很香，小鼻子翘儿一松一紧的有些响声，嚇呼，嚇呼，嚇呼，小坡推了她一下，低声的说：“妹妹，仙！起来，到虎山去救钩钩，快！”

仙坡坐起来点了点头，并没睁眼。小坡把小褂给她披上。她一声没出，拉着小坡便往外走。

出了门，本想先找南星去，没想到走了不远，正遇上他。不只南星一个，两个小印度，（印度小姑娘可是没在那儿。）两个马来小姑娘，三多和妹妹，全在那块学猫叫呢。

小坡喵了一声。

大家看见小坡，全扭过头去，给他个脑瓢儿看。

小坡很纳闷，为什么大家这样对待他。

“不用理他！不跟他玩！”南星细声细气学着猫的腔调，这样故意的卖嚷嚷。

“过生日，不告诉我们一声儿，一个人把好东西都吃了！”两个小印度帮着腔儿。

仙坡睁开一只眼，过去问两个马来小妞：“是不是二喜告诉你们的？”

两个小妞彼此看了一眼，一齐说：“要不是二喜来告诉我们，今天是小坡的生日，我们还想起学猫叫呢。”好象过生日和学猫叫大有关系似的。

“赶明儿糟老头子过生日，我又得给他磕头！”三多哭丧着脸说。

“顶好乘磕头的时候，爬过去，咬他脚面两口！”南星说，看着小坡。

“我现在就敢去打糟老头子，你们谁有胆子跟我一块儿去？！”小坡问。

大家听了，登时都向小坡伸出大拇指，似乎忘了不满意他的过生日没通知他们了。

“凡是你敢去的地方，我就敢去！”南星嚷着说，一高兴也忘了细声的学猫叫了。

“糟老头子没在家，你们去也是白去。”三多说。

“我自然知道他在那里呢！”小坡说。

“他许又上虎山啦吧？”三多的妹妹问她哥哥。

三多点了点头，然后伸着头看了看天上的星星，说：“哼，现在他正教小老虎们算术呢！”

“可惜张秃子没来，他最会和算术先生捣乱！七七是两个七什么的。”小坡自言自语的说。

“你们说的都是那儿的话呀？一点不懂！不懂！”南星很着急的说。

“大家站成个圆圈，听我告诉你们。”小坡说。

大家站成个圆圈，都手拉着手儿，听小坡说，他一五一十的把嚼拉巴唧和钩钩的事儿告诉了他们一遍。

南星听得真高兴，跳起来喊：“咱们走呀！打呀！反正糟老头子在虎山，不能还带着大烟袋；只要没大烟袋，咱一点也不怕他！走呀！”

“没有大烟袋，可是有老虎呢！”两个马来小妞慢慢的说。

“我准知道老虎比大烟袋厉害！”一个小印度补了这么一句。

“那里要是有四眼虎，我可不敢去！”仙坡拉着马来小妞的手说。

“你们不去，就回家睡觉去，我一个人去，看老虎把我怎样得了！”南星拍着胸脯，大有看不起他们的神气。

“去是一定要去的，可是咱们得先商量个办法。”

小坡说。

“得先商量个办法!”大家,除了南星,一齐这么答腔儿。

大家全仰着头想主意。天上的星星都向他们挤眼,他们也向星星们挤眼,谁也想不出高明招儿来。

“你们知道老虎的事儿,说话呀!”小坡对两个小印度说。

“知道老虎,可是没和老虎打过仗,对不起呀!”两个小印度很客气的回答。

“你们呢?”小坡问两个马来小姑娘。

“我们哪?”她们彼此看了一眼,慢慢的说:“有主意,就是不告诉你们!”

“不告诉我们,从此再不背着你们上学了!”南星吓嚇她们。

她们又彼此看了一眼,“那末,咱们告诉他们吧?”两个同时点了点头,一齐对仙坡说,好象不屑于跟男孩儿们说话似的:“咱们都变成小老虎,偷偷混进虎山去,和小老虎们一同学算术。然后咱们跟糟老头子捣乱。小老虎们也一定学我们的样子。老头子一生气,必定打他们;把他们打急了,他们还不咬老头子?把老头子咬坏,大老虎就没有帮手了。这样,我们不是可以救出钩钩来吗?”

大家听了,一齐鼓掌。马来小妞们仰头看着天,

态度非常的傲慢。

南星慌忙跪在地上，摇晃着脑袋，不住的叫“变！变！”

“知道老虎是什么样儿吗？就变？”马来小姑娘撇着嘴说。

“父亲说过：照猫画虎。咱们先变成猫，大概就离虎不远了！”小坡提议。

“来！变！”南星真变成一只大黑猫。

“再变大一点！再加上点黄毛儿！”两个小印度给南星出主意。

一展眼的工夫，大家全变成大猫。

三多变得很好，可惜只有一只眼睛，因为他是按着家中老猫的样子变的。

## 十七 往虎山去

大家变成猫，高兴的了不得，一齐喵了一声。这一叫不要紧哪，喝！四面八方，房脊上，树枝上，墙上，地上，全喵起来了，大概新加坡所有的猫，老的，少的，丑的，俊的，黑白花的，通身白的，一个没剩，全来了！这群猫全撅着尾巴往前走，不大一会儿，就把小坡们给围在中间，里三层，外三层，围得水泄不通。围好之后，他们全双腿儿坐下，把一个前腿举到耳旁，一齐说：“推举代表！”说完，把前腿放下去，大家开始你挤我，我推你，彼此乱推。推了半天，把前面的一只瘦而无力的老猫给推出去了。大家又一齐喊：“代表推出来了，去，跟他们交涉！”

南星看着这样推举代表有点可笑，赶紧给他们鼓掌，可惜手已变成猫掌，软乎乎的怎么也拍不响；于是他又高声的喵了两声。

“不要吵！不许出声！”那个瘦猫代表瞪着南星说。然后，慢条厮礼的走过来，闻了闻小坡们的鼻子，说：“你们的代表是谁？”说话的时候，几根稀胡子撅

撅着，耳朵轻轻的动弹，神气非常的傲慢。

“我们都是代表！”小坡们一齐说。

“都是代表？”老猫往四围看了一眼，似乎是没了主意。

“都是代表就省得推了！”一个狐狸皮的猫说。

老猫点了点头，喉中咕噜了半天，说：“你们好大胆子呀！没有得我们的允许，就敢变成猫，还外带着变成很大的猫！冒充大猫，应当何罪！啊！”老猫似乎越说越生气，两眼瞪得滴溜儿圆，好象两个绿珠子。

四外的猫们听了，非常得意，嗓子里全咕噜咕噜响起来。

“跟他们打呀！”南星向小坡嘀咕。

“他们人太多呀！”小坡低声的说，然后问两个马来小妞：“你们有主意没有？”

“咱们先洗脸吧，一边洗一边想好主意；也许他们一看咱们会洗脸，就以为咱们是真猫了。”她们揪着小坡的尾巴说。

“洗脸哪！”小坡下了命令。

大家全抬起前掌来，沾了点唾沫，从耳后滑到鼻梁，又从鼻梁绕到耳后，洗得颇有趣味；一边儿洗一边想逃走的主意。

南星想不起主意，一着急，把两条前腿全抬来，

按着在家中洗脸的样儿，两手齐用，东一把西一把的洗起来。

“看哪！”老猫向四围笑了笑，说：“可有两手一齐洗脸的猫？！我们怎么办？还是咬下他们的耳朵呢，还是咬下尾巴，叫他们当秃猫呢？”

仙坡忙着把尾巴藏在身底下，双手遮住耳朵，低声的向小坡说：“二哥！快想主意呀！他们要咬耳朵呢！”

小坡不慌不忙的抬头看了看树上，又看了看房顶，忽然喊了一声：“老鼠！”

四围的猫登时把耳朵全竖起来，腰儿躬着，眼睛往四外膘。

“树上一个！房上三个！”小坡指点着说。

猫们也没等代表下命令，全争着往树上房上蹿。

南星过去给猫代表一个嘴巴，扯起三多就跑。三多只有一只眼睛看不清道路，一溜歪斜的直摔跟头。

大家拚命的跑。乍变成猫，两眼离地太近，都有点发晕。于是大家全闭上眼睛，瞎跑。

“二哥，”仙坡闭着眼，喘吁吁的问：“跑到那儿啦？”

“睁开眼看哪！”小坡向大家说。

大家全站住了，睁开眼一看，面前是一座高山。山上满安着电灯，把山道照得清清楚楚的，路旁的绿

树在灯光下摆动，好象一片绿云彩似的。路上隔不远儿，就有只长角的大梅花鹿，角上挂着指挥刀，大概是此地的巡警。

“这就是虎山吧？咱们找糟老头子去呀！”南星非常的高兴。

“等我问问巡警去。”小坡说。

“我也去！”南星说。

他们俩走上前去，向梅花鹿点了点头。

“请问这是虎山不是的呀？”小坡很客气的问。

梅花鹿咩了一声。

“老虎学校在那儿呀？”

鹿用大犄角向山左边指了指，又咩了一声。

“学校里的教员是个糟老头子不是？”南星问。

鹿又咩了一声。

“老鹿你真有意思，我骑你一会儿行不行呀？”南星说着就要往起蹿。

老鹿瞪了南星一眼，摇了摇头。

“南星！好好的！”小坡说。

老鹿很客气的向小坡咩了一声。

小坡向老鹿行了个举手礼，就回走，南星在后面跟着，很不满意小坡拦住他骑鹿。

“这儿是虎山不是呀？”仙坡问。

“是虎山，老虎学校就离这儿不远，”小坡说。

“要是离老虎学校不远的话呀，”三多想起糟老头子的可怕：“我顶好回家去睡会儿觉。”

“你要爱睡觉哇，早就不该来！”两个小印度一块儿说。

三多不言语了，用那只瞎眼瞪了他们一下。

“你们还麻烦什么呢，不快快的去打糟老头子！”南星很着急的说。

“不行呀，咱们得先找嚙拉巴唧去，没有他，咱们怎认识大老虎和钩钩呢？”小坡说。

“那末就找他去吧！”南星说。

“可是，他在那儿呢？”小坡因为瞎跑了一阵，忘了嚙拉巴唧在什么地方了。

“谁知道呢！”两个马来小姑娘酸酸的一笑。

“还得问巡警去，我看。”小坡说，脸上有点发红。大家没说什么，一齐上山道中找巡警。

见了挂刀的梅花鹿，大家一齐问：

“嚙拉巴唧在那儿呢？”

老鹿向他咩了一声，不住的摇头。

“得！老鹿也不知道！”南星说。

“老鹿怎就该知道呢！”两个马来小妞低声的说。

“我们找他去吧！”小坡说。

“来，坐火车去，我开车！”南星跟着“门！”了一声，把梅花鹿吓得直往起跳。

“又是你开车！要命也不坐火车！”两个马来小妞说。

“不坐，拉倒！我一个人开，更快！”南星说着就往山下跑，嘴中七咚七咚的响。

“南星！回来！你知道往那边去吗？”小坡喊。

“我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”南星回着头儿嚷。

小坡没有话可说。

“反正大家都不知道，就跟着南星跑吧，也许半道儿上遇见啮拉巴唧！”两个小印度说着赶上前去，拉住南星的尾巴。

别人也没有高明主意，只好全赶上去，拉着尾巴，一串儿往前跑。

“大家可往左右看着点呀，看见戴草帽的就是啮拉巴唧！”小坡在后面嚷。

大家往左一扭头，往右一扭头，不顾得再看前面。跑着跑着，南星的脑门正撞在一棵老树上，幸而大家都变成猫，手脚灵利，除了南星倒在树根上，大家全七手八脚的上了树。

南星脑门上碰了个大包，一边用手摸，一边叨唠：“乱出主意！开火车不往前看着！那有的事！那有的事！”

大家由树上跳下来，争着用猫手给南星按摸脑门上的大包。急于给他的包儿按平了，大家未免用力

过猛了些，咕哧一声，把脑门上的包按到脑杓儿上去。“好了！好了！”大家一齐说。

南星摸了摸脑门，果然平了，也就不去管脑后是肿着还是平着，又预备好开车的架势。

“别开车了，这样一辈子也找不着嚼拉巴唧。”小坡向大家说。

“怎么办呢？”大家一齐问。

“咱们坐在这儿等他好啦，反正他得到虎山来，是不是？”小坡蹲在一块石头上说。

“也好，”两个马来小妞说，她们是最不喜欢坐火车的。

大家都背靠背儿坐在大石头上，石头有点儿凉，于是全把尾巴垫在身底下。

坐了一会儿，凉风儿吹来，大家全有点发困。南星是头一个，把头低下去，闭上眼睛。待了会儿，他又慢慢的卧下去，把嘴藏在胸前的厚毛上，稳稳当当的睡去。大家也照着他的样儿，全卧下去睡。

仙坡没有十分睡熟，听见地上噗咚噗咚的轻轻的响。她慢慢睁开眼，偷偷的往外看。可不得了，有四五个小老虎，（长得和猫差不多，可是“个子”大，脖子粗，眼睛象小电灯似的发光。）全背着书包，戴着童子军帽，向他们走来，仙坡连一根毛也不敢动弹，只是偷偷的看着：小虎们走到他们前面便站住

了。仙坡赶紧闭上眼，不敢再看，听着小虎们说话：

“这些小孩是干什么的呢？”

“也是学生吧？”

“不能，没有书包呀！”

“也许不是虎，看他们的身量多小啊！”

“还有个瞎子！看！”

仙坡偷偷的睁开一只眼看，所以小老虎以为她是瞎子呢。她赶紧把眼闭上，听着：

“问问他们是干什么的，好不好？”

“先把他们围好，别叫他们跑了！”

小虎们把他们围好，一齐嚷：“别睡哩！你们是干什么的？说！”

大家全醒过来，愣眼巴唧的看着小虎们。

“说话呀！”小虎们说。

“你问我们哪？”南星说：“我们问谁呢？”

小老虎们全摘了帽，抓了抓头，似乎不大明白南星的话。

“我们是小老虎！”小坡说。

“你们的书呢？”小虎中的一个问小坡。

“书？在学校里呢。”

小虎们嘀咕了半天，有一个由书包里掏出一本黄皮书来，掀了几篇，问小坡：“你们的第七课是什么？”

“第七课？”小坡想了半天：“你们的第七课是什么？”

“我就始终没念到第七课！”南星插嘴说。

“听着！”小虎瞪了南星一眼，然后有腔有调的念：“第七课：人，猫，狗，都好吃！捉住一个吃一个，捉住两个吃一双。吃完了，肚儿圆，嘴儿光！”小虎念完，把书放在地上，抿着嘴笑了一阵。

仙坡吓得心里真哆嗦。两个马来小妞挤在一块，不敢出声。

“我们的第七课不是这样！”小坡高声的说：“你们听着！第七课：糟老头子，真好吃！捉住一个吃一个，捉住——有两个没有呢？”他回头问南星。

“三多知道！”南星说。

“有一个就够受的了，还要两个？”三多颤着声儿说。

“捉住一个吃一个，捉住两个，捉不着两个，因为只有一个！捉不着，吹，拉倒，唏里花拉一大堆！”小坡说完，吹了对面小虎的鼻梁儿一下。

小老虎们听了这课书，大家又嘀咕起来。老虎的脖子粗，气儿壮，虽然是嘀咕，声儿可还不小：

“他们敢吃糟老头子！”

“敢吃糟老头子！！”

“胆量不小！”

“可佩服!”

“叫他们跟咱们一块儿玩吧?”

“一定!请他们教给咱们怎么吃糟老头子?”

“沾点酱油醋什么的,也许不难吃?”

“顶好加点咖哩,辣辣的!”南星答了腔。

“他们愿意跟咱们玩吗?”一个老虎小姑娘说。

“当然愿意!”小坡很客气的说。

“那末,就请吧,请到我们山洞里,玩一玩去!”

“请!请!”小坡们说。

## 十八 醒 了

小老虎们看着虽然个子很大，可是岁数都很小，说话行事有些“傻拉光鸡”的。南星是多么糊涂啊，可是跟小虎们一块儿玩，他居然显出很聪明鬼道的样儿来。至于小坡，那更不用说了，他出口气儿，都好似，在小虎们看，有顶大的价值和作用。仙坡和两个马来小妞也十分叫好，小虎们争着管她们叫姐姐。三多的妹妹向来是大气不出的老实头，也居然敢叫小虎们称呼她作姑姑！

他们在山洞里玩了半天“摸老瞎”，——三多老作瞎子。因为他只有一只眼，又跑得慢，始终捉不到别人。把“摸老瞎”玩腻了，小虎们请小坡画图，于是他得意非常的画了一山洞的小兔儿。

“到你们的学校去看看，好不好？”南星看小坡画兔，已经看厌烦了，这样问。

“不用吧！好容易刚出来，再叫糟老头子给捉进去，可不是玩的！”小虎们说。

“不要紧哪，咱们跳在墙头上看一看，不用进去

呀！”南星是急于找着糟老头子，看看他怎样教老虎们念书。

“你们去吧，我在这里等着。”三多的心里怕糟老头子。

“不必害怕，三多，有我呢！”小坡说。

三多挤咕着瞎眼睛，低声儿说：“你们一定叫我去，就去吧！”

大家出了山洞，顺着出路走，路上的鹿巡警已经全卧在路旁打盹儿。南星看出便宜来，跳上鹿背骑了一会儿，老鹿也没言语。

老虎学校是在一个山环里，门口悬着一块大木匾，上面写着校训（是糟老头子的笔迹，三多认识）：“不念就打！”他们跳上墙去往里看：校门里有一块空地，好象是运动场，可是没有足球门，篮球筐子什么的，只有几排比胳膊还粗的木桩子，上面还拴着几条小虎。他们都落着泪，在桩子四围乱转。

“老头子又生气了！”墙上的小虎们低声的说：“看，他们还在这儿拴着呢，大概是没有算上算学题目来，不准回家吃饭！”

这片空场后面，是一个小树林，树上正开着些白花。小坡往四外看了半天，找不到讲堂，他问小虎们：“讲堂呢？”

“这就是呀！”小虎们指着那块空地说：“那些木

桩便是我们的座位，一进学校门，老头子就把我们拴上，多咱背上书来，多咱放开。”

“呕！”小坡心中也有点害怕。

“小坡！小坡！”从墙根下发出这个声音。

“谁呀？”小坡轻轻的问。

“我！”好象啃拉巴啞的声儿。

小坡探着头儿看，可不是，啃拉巴啞在靠墙根的一根木桩上拴着呢。

“你怎么叫人家给捉住啦？”小坡问。

“先把我放开再说吧！”啃拉巴啞委委屈屈的说。

“谁带着刀子呢？去把他的绳子刺断了！”小坡问。大家一齐摇头。

“你们戴着童子军帽儿，怎么不带刀子呢？”小坡问小虎们。

“我们的牙比刀子还快，干什么还带刀子？”小虎们很得意的说，说完，全张开大嘴，露出白牙来。

“快一点呀！”啃拉巴啞在底下央求。

“你们下去咬断他的绳子呀！”南星向小虎们说。

“万一叫糟老头子看见呢！”他们这样推辞。

三多听见他们说糟老头子，打了一个冷战，整个的“毛朝下”由墙头掉下去了，正掉在啃拉巴啞的脊梁上。啃拉巴啞拉住三多说：“你要是没带刀子呀，咱们俩就一齐往起活动这个木桩，把木桩拔起来，我也

就可以跑啦。”

“就是拔起木桩，绳子不是还在你脖子上拴着吗？”三多问。

“那你就不用管啦！”嚼拉巴唧很着急的说。

三多没再说什么，同嚼拉巴唧一齐用力摇动木桩子。

小坡和南星的胆子大，也跳下去帮着他们。人多好办事，不大的工夫，木桩已有些活动气儿了。大家继续用力摇，小坡低声喊着，左！右！左！右！好叫大伙儿一齐向同一方向用力。南星不大辨得清左右，于是他接过来叫：瞎子！嚼拉巴唧！瞎子！嚼拉巴唧！因为三多是站在左边，嚼拉巴唧站在右边。

一来二去，他们把桩子拔出来了。小坡们先跳上墙去，嚼拉巴唧把木桩往起一扔，他们在上面接住，然后大家象提汲水的罐子一样，把他给拉上来。他喘了一口气，转了一回眼珠，赶紧的说：“快跑哇！老头子一会儿就回来！”

大家跳下墙去，撒腿就跑。嚼拉巴唧叫木桩和大麻绳给赘住，一迈步便摔了个大跟头。

“你们得背着我呀！”他躺在地上求救。

“你那么大个儿，谁背得动听！”大家一齐说。

“顶好放风筝吧！”两个马来小妞出了主意。

“对！”南星首先赞成。

大家拿起木桩，跑出几步，把绳子拉直，一齐喊：“起！”喝！真有趣！眼看着啃拉巴唧起在空中，双手平伸，腿儿撇着一点，真象个大风筝。大家非常高兴，越跑越快，绳子也越放得直。跑着跑着，只听“哎哟”一声，大家忙回头看：啃拉巴唧的两腿骑在一个大树枝上，脑袋顶着一对睡觉的乌鸦！大家忙往回跑，松开绳子，七手八脚的爬上树去，把他给救下来。

啃拉巴唧飞了半天，头有点发晕，挣扎着说：“别跑了！别跑了！先歇一会吧！”

大家围着他坐下。南星和三多们以前都没见过他，仔细的端详，一边看还一边批评：

“眼珠儿转得真灵动！”“摔跟头也真脆！”“当风筝也不坏！”……

“别胡说啦！”小坡恐怕啃拉巴唧挑眼，喝住他们，然后问他：“啃拉巴唧，你怎么叫老头子把你拴起来了？”

“我等你，你老不回来，一着急，我一个人来了。正赶上老头子教数学，我就偷偷的坐在墙根底下了。那知道，又被他看见了，他问我：一个苹果两人吃，一人该吃多少？”

“自然是一个人吃一半！”大家一齐显聪明。

“怎会是一半？我说的是：谁能抢，谁多吃一口，不一定！”

“有理呀！”大家以为这个答案非常的高明。

“有理！”他含着泪说：“老头子可炸了呢！没容分说，三下两下把我拴在木桩上了；外带着拴得真结实，把手指头磨破了，也解不开扣儿！”

“现在他在那儿呢？”小坡问。

“他又给钩钩迷魂药喝去了！可怜的钩钩！”

“可怜的钩钩！”大家一齐说。

“咱们找她去，好不好？”小坡问。

“万一遇见了老头子，他硬掐额脖的灌咱们迷魂药儿，怎么好呢？”嚼拉巴唧说，落下一整串眼泪。

“那倒不要紧，”小虎们说：“咱们找些东西蒙上嘴，就灌不下去了！”

大家一齐立起来，不约而同的把嚼拉巴唧的褂子脱下来，一人由褂里上撕下一条布来，把嘴严严的蒙好。

“走呀！”南星用力喊，因为嘴蒙得很紧，说话有些不方便。

嚼拉巴唧认识路，在前面走，大家在后边跟着，扛着他的木桩和大绳子，免得叫他跌倒。

过树林，爬小路，走了半天，到了一个小山洞。洞里灯光还亮着，里边出来些歌声，听着很清亮悦耳。洞外的小树全好似低着头儿听唱，已经听入了神，叶儿连动也不动。

“钩钩唱呢!” 嚼拉巴唧回头告诉他们。

大家都挤在洞口往里看，果然有个一朵花似的大姑娘，伸着又白又长又香软的脖儿唱呢。她身上披着件用半红的树叶作成的衫子，头上戴着个各色野花组成的花冠，脚儿光着，踩着一块很花哨的豹皮。

“钩钩! 钩钩!” 嚼拉巴唧低声的叫。

钩钩忽然不唱了，说：“又是你呀？三番五次的来找我，讨厌不讨厌啦?!”

“她又喝了迷魂药!” 嚼拉巴唧对大家说。

“你过去亲亲她的脑门，迷魂药就解了!” 小老虎们出了主意。

嚼拉巴唧轻轻的进去，抱住钩钩，在她脑门上吻了一下。果然，钩钩醒过来，拉着他的手说：“呕! 嚼拉巴唧! 这是什么地方呀?”

“山洞!” 大家一齐回答。

“呕! 咱们快回家吧! 我不愿意住山洞! 我的鞋呢?” 她看着自己的白脚，一个劲儿问：“我的鞋呢?”

大家全低着头找，并找不到她的鞋。

“找些树叶包上好啦!” 小坡说。

“顶好是香蕉叶子，要是椰子叶儿可有点刺闹的慌!” 仙坡说。

正在这个当儿，他们忽然听见有人咳嗽了一声，跟着，有人高声的说话。他们全闭着气听：

“我问他两个人分一个苹果，一人该分多少。你猜他说什么？不一定！不一定？好！拴上！永远不放！”

“就得这样惩治他们，这群小孩子们！一天到晚乱吵，不爱念书！拴上！永远不放！”

“坏了！糟老头子！”三多听出语声来，吓得直往洞里退。

“坏了！父亲来了！”小老虎们低声的说，说完就往树后边跑。

“打呀！”南星擦拳磨掌的说。

“不能打呀！干不过他们哪！”啮拉巴唧说。

当！当！当！

“老头子在石头上磕烟袋呢！”三多的妹妹说。

“跑哇！”南星听见大烟袋响，也着了慌。

钩钩也不顾得找鞋了，光着脚就往外跑，拉着啮拉巴唧。

“放风筝啊！”两个马来小妞说：“啮拉巴唧，快跑！”

啮拉巴唧和钩钩往前跑，小坡们骑上木桩，“起”！起在半空中。

小坡耳旁忽忽的直响，在空中左一歪，右一闪，飘飘摇摇，飘飘摇摇，心中似乎是明白，又似乎有点发糊涂。绳儿忽然弯下去，他落下许多来，脚指头擦着树梢儿。绳子忽然拉直了，他又飞上去，一抬手就

可以摸着星星。落，落，落，心中有点发虚。起，起，起，脑袋有些发胀。往左一歪，往右一闪，又有些发晕。有时候，一直的往下落，好象一片树叶，无依无靠的往下飘，手脚也没了劲，随着风儿飘，越落下面越深，怎么也看不见地。哎呀，哎呀，又高起来了；刚一喘气，忽——又头朝下落下来了！

飞着飞着，嚼拉巴唧不见了，只有那根绳儿在空中飘着。小坡想抓住绳子，哼！东捞一把，西抓一下，怎么也够不着。

“仙！仙！南星！”他用力的叫。

没有人答应！

哎呀！下面敢情是大海！黑咕咙的大海！怎么办！

身子一直往下落，眼看着就擦着水皮了！登时出了一身热汗，要喊也喊不出来。

“坏了！”好容易由胸口挤出这么两个字。气舒了一些，用力一挺身，往平了一蹬脚，醒了！

呕！原来是作梦呢！

小坡坐起来，揉了揉眼睛，想了会儿，赶紧拿起枕头来：还好！那块红绸子宝贝还在那儿！

“记得把红绸子扔了，扔在了那儿呢？想不起来了！真有趣！什么时候再过生日呢？过生日作梦都特别有意思！张秃子也不是到底又作了猴王没有？……”

“仙！仙！”他叫了两声。

仙坡还睡得怪香的呢。

“别叫了，叫她好好睡吧！仙，你睡吧，我不吵你！”

小坡真是爱妹妹的！